

鍾文江

集士署



2-8 10-12

輯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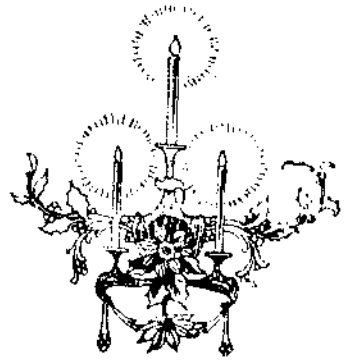
本 期 內 容

書	雜	詩	散	翻	創	翻	文
評	文	歌	文	譯	作	譯	學
				作	小	論	論
				品	說	文	文



一	四	四	七	九	六	二	七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版出日十月二十年八十二



內容：

- 論聖誕
- 假使原祖不犯命耶穌是否降生
- 三王來朝論
- 往馬棚裏去吧
- 聖誕節前介紹一種讀物
- 聖誕節前夕(愛爾文作)
- 聖誕節
- 靜靜的夜
- 一晚
- 贈禮
- 前夕
- 夜
- 聖誕
- 聖誕夜景
- SWEET HOME
- 聖誕詩
- 聖誕節的詩聲
- 聖誕

輔仁文苑

聖誕節增刊

準於二十日出版

森 丁 迪 諦 斐 理 斯 王 潤 林 檉 譯 張 秀 亞 林 榕 張 真 趙 宗 濂 凌 音 圓 泰 勞 霽 常 青 潮 兒 旬 宜 張 純 潔 猷

沙漠圖報

高尙！ 趣味！ 給你欣歡與愉快！！

凜烈的寒風裏「沙漠」是爐旁最好的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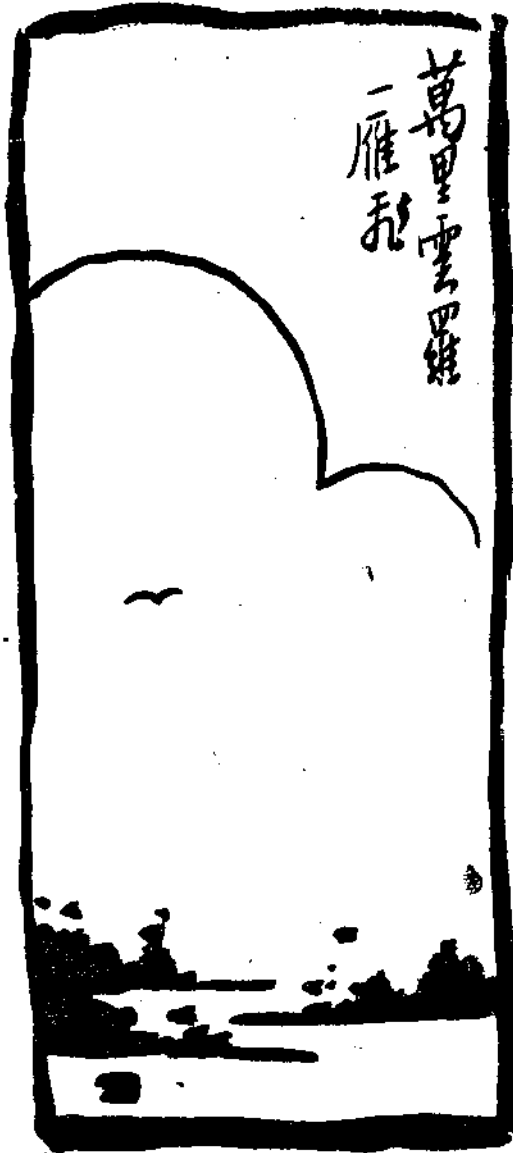
每星期六出版，零售每期三角。

歡迎直接訂閱，請函北京郵局第三十號信箱，當專差送呈。

天
810.5
435

輔仁文苑

•• 純文藝季刊 ••



萬里雲羅
一雁飛

徐飛作

第 二 輯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

追悼馬相伯先生

斐理斯

丹徒馬相伯先生，公教信徒，昭事虔誠，而又熱心教育，有功學界，譽滿華洋，名聞中外。乃忽於本年十一月四日，壽終安南之諒山；百齡人瑞，一旦謝世，噩耗傳來，舉國同悲，誠吾華學界之不幸，亦教育前途之不幸也。本校文苑社同人囑余為誌哀辭以示追悼，余因忝在公教，情誼攸關，既奉囑託，義不容辭；爰不揣鄙陋，聊進數語以鑒閱者。余生也晚，對於先生一生事跡，偉業豐功，茫然失聞，無從知悉；惟於十餘年前，得見先生所譯之「新史合編直講」，及「靈心小史」二書耳。二書雖皆未題譯者姓名，然觀其譯筆簡老，文詞淵雅，確知為先生手筆。前一書係教宗必約第九之叔費來第主教所編，考定次序，詳據事實，貫串羣書，錯鑄四史，却能原原本本，有條不紊，平正通達，勿背師傳。自先生以妙筆譯出，刊印發行，公教人士，獲益不少；他日若能流傳教外，料將因是而獲睹真光，崇奉聖教者，當不乏人。後一書係聖女小德助撒自傳心史，經先生譯出之後，聖女之名，遂得廣揚中國，使公教同胞，皆知修德傳教之法，及家庭教育之方。余曾將譯本與原文對勘，覺其語語真實，句句穩愜，悉合聖女自傳口吻。聖女為教士傳教之主保，先生又為聖女自傳之宗徒，得親先生手澤者，即無盡耳聞聖女心傳，是則先生力功甚偉，而名可以不朽矣，緬維前賢，不勝景慕；謹源俚語，代表追思。詞曰：

丹徒積氣，磅礴嶙峋；塵運而出，命世奇英。駉維先生，卓絕人寰；博通今古，著並馬班。才識超絕，著作等身；名馳中外，學邁羣倫。當今碩彥，一代宿耆；域中大老，海內宗師。育才興學，嘉惠士林；普我造化，核樸作人。公教大學，公造其因；南有震旦，北有輔仁。年逾九秩，壽滿百齡；後生小子，共仰典型。方瞳玉面，鬚眉如銀；汾陽壽考，豁國精神。蟠蟠人瑞，國家所尊；名流俊彥，多出其門。忽聞噩耗，全國震驚；世萎明哲，星隕長庚。天胡不弔，喪我元良；老成凋謝，大雅云亡。棟崩樑折，木壞山頽；賢良共悼，學子同哀。杜鵑啼血，落花飛紅；晨暉殘露，夜冷松風。愁雲黯淡，白日晦暝；凌風怒吼，苦雨飄零。雲山渺渺，海水盈盈；素車白馬，無路將迎。芳型不遠，遺德猶馨；勉追懿表，以慰英靈。

【按】在靈心報紙的人，「馬相伯」對他們當不是個生疏的名字。他是近來中國文化界一位著名的老人，他是公教裏偉大的人物。按先生名良，江蘇丹陽人，幼年出洋留學，歸國後從事教育，先辦兩江師範，又在上海設澄衷學堂，後來復旦震旦輔仁大學之建，先生都曾盡力，又做了兩年多北京大學校長，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老人了。他的精神不因年老而稍懈。五六年來，他曾奔走各地演講，有言論集行世，他年過九旬，仍精神矍鑠，今年十一月四日以百齡高壽，死在安南諒山，這真是我們一個重大的損失，消息傳來，不勝惋惜，因此特將斐理斯先生一篇悼文刊在前面。

(編者)

X
X
X
X
X
X
X



輔仁文苑

純文藝
季刊

第二輯目錄

封面題字……沈兼士先生
封面木刻……王青芳
封面攝影……劉光華
封底攝影……劉光華
……高里雲羅一雁飛(原畫)……徐飛
……雲樹(木刻)……孫明三
……攝影二幅(後封裏)……王紹楨·劉光華

文學論文

文學是沒用的嗎……郭麟閣(四三)
從創作說起……蕭人(三二)
詞中理想的「郎」和「娘」……劉維扈(三七)
戲劇雜論……試工(一〇三)
阿拉比亞的文學……鞠子譯(六四)
追悼馬相伯先生……斐理斯(一一)

陳亮的先世母系和家況(傳記文學)……鄧恭三(三)

赫貝爾文藝日記摘譯(一)(德 Hebel 作)……楊丙辰譯(七)

「戰爭與和平」導言(英 A. Maude 作)(續完)……李霽野譯(十二)

怎樣看相(一)……袁問樸(三四)

詩及信……林庚(九)

唐絕句抄前記……耘籽·林樞(一二五)

海漚(長篇第一部)……張秀亞(四五)

消寒小集……李道靜(二三)

殯儀……張真(九七)

彩票……趙宗濂(六〇)

王大孀(速寫)……燦生(一一)

琴弦上溜走的故事……林榕(七三)

曉行……南星(二二)

悼(外一章)……李曼茵(三一)

秋谷笛韻……秦佩珩(六七)

回憶……凌音(一〇九)

蜃樓……寒垣(一一五)

雨……楠立(四一)

雨晨……藍玉(六三)

紫竹林集……朱英誕(八六)

二首十四行……吳興華(二二)

縈繞(外一章)……徐知白(一一七)

孤往者……李曼茵(四〇)

復活(戲劇)……英孟昭譯(一〇四)

少校的女兒(長篇小說)……曹式庚譯(三六)

孫百戶先生的宮殿(小說)……法·巴贊作 白啓運譯(二八)

更生(小說)……法·庫里華作 林魁譯(九二)

一個強盜的故事(小說)……法·庫里華作 孫明三譯(一九)

運命(散文)……英·T. Mas 作 吳恩溥譯(一一三)

來!一枝看不見的笛子(詩)……法·雨果作 沈潛庵譯(四一)

孤寂(詩)……法·拉馬爾丁作 王蘭馥譯(一〇二)

人生的哀歌(詩)……蕭季循譯(五九)

魯彥的「野火」……阿茨(一一二)

書評

譯

翻

歌

詩

文

散

說

小

文 藝 雜 誌

國民二十九年元旦日創刊

文藝雜誌是幾個愛好文藝的朋友自
 已創辦的一個純文藝月刊。內容包
 括論文、小說、散文、戲劇、詩歌
 ，書評各方面，取稿精審，篇篇都
 是認真寫出的作品，每月出版一次
 ，約四萬字。用百磅洋宣紙精印，
 裝璜優美，務期內容和外觀上處處
 對得起讀者，成爲一個比較可讀的
 文藝刊物。第一期現已付印，準於
 二十九年元旦日創刊。

第一卷·第一期
篇名及作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詩五首 | 夜坐 | 春 | 冬眠曲 | 雨(六上長詩第一章) | 青燈 | 小說三篇 | 在飯館裏 | 洪水 | 雨的燈 | 論文一篇 | 左右隨筆 | 散文二篇 | 淮行二筆 | 秋果小集 | 翻譯二篇 | 玻璃門裏 | 田園文札 |
| 南星 | 張介人 | 李曼茵 | 羅靜 | 李道靜 | 趙宗濤 | 李曼茵 | 李道靜 | 朱百樂 | 開國新 | 林格 | 方紀生譯 | 南星譯 | | | | | |

每 冊 二 角 · 直 接 預 定 全 年 二 元 · 半 年 一 元 一 角

通 訊 處 : 西 長 安 街 和 記 印 書 館 轉

Printed by "The Desert" Peking
北京沙漠報承印

吳興華編·純文藝半月刊

籬 樹

第四·五期合刊要目

- | | | | | | | | | |
|------|------|----|------|--------|-------|-----|------|----|
| 永日雜記 | 寒窓中作 | 泖水 | 時賢·風 | 亞爾卑斯之寶 | 德之藥後序 | 山行 | 贈人二首 | 有約 |
| 君洛 | 孫以 | 何漫 | 吳無 | 秦佩珩 | 應澹 | 張茵陳 | 吳興華 | 林綠 |

定閱：半年一元，全年二元。

通訊：輔仁文苑社轉。

輔 仁 生 活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是輔仁生活消息的大本營
是輔仁同學寫作的展覽室

每月出版一期

每期五分，全年六角

歡迎投稿，歡迎訂閱

輔 仁 生 活 出 版 社 出 版



陳亮的先世母系和家况

——陳亮傳首章——

代替了全然虛構的小說，在西歐有新的傳記文學的萌興。而在中國，這樣的作品却還少見。近年以來，胡適之先生曾力加提倡，結果是產生了幾本文藝作家的自傳，而對於古代的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藝術家，却還不見有人以新的見地，新的文體去傳述他們。因此，數年前北大特別開了一門傳記文學的課程，專致力於古代偉人行實之探究和述寫，當時有鄧先生所寫的一本「陳亮傳」，胡先生便非常滿意，在他提倡之下，畢竟有了一種珍貴的收穫。

「陳亮傳」共有二十餘章，全部約十五萬字，文字既極生動切至，考核也極精密詳審，聞全書即將付印，今以其中首章稍可獨立，特取來發表於此，予讀者以先觀之快。在很久不見鄧先生的文章之後，我們能得到他這篇富學術價值的作品來充實「輔仁文苑」的篇幅，實覺得不勝欣幸。（編者）

現今浙江省的永康縣，是在距今千餘年前便已設置了的。千餘年時光

在南宋高宗紹興初年，這龍窟山下新遷來了姓陳的一家。這一家的家况並不很好，但稍一推考它的先世，却有過不少次的光榮時代。

屬於兩浙東路的婺州軍治下，是當時台州和處州的接衝之區。在這縣城的東北，約有五十里路光景，迴環綿互着一些山阜，如果以巍峨雄峻作標準，這山嶺是不值得提及的，但正因為它並不高大，却具備了另一種美姿。在人們的眼中，它像是一條蹲伏着的龍。而在當地故老的傳說中，是確曾有條龍光顧並居住過這地方的。因而，這山嶺也便以此得名了，叫龍窟山。又好像要特別證明這傳說的真實性，在山的西旁三數里，另有一處地方叫做龍門坑。

梁上君子的故事，到今還流傳在一般人的口中。演成那故事的主角，是東漢末年潁川許縣的陳寔。他是一位出身很寒微的人，曾被縣吏認作殺人的兇犯而被逮繫，被拷掠過。後來，終生也不會十分榮顯，只作過一次太丘縣的縣令，嗣即因遭逢黨錮而隱居於荊山中了。但在那時候，清高是被社會上認作至上的品德的，遠近的人們都以這位隱君子作為宗師，到他死去的時候，做司空的荀爽，做太僕令的韓野，都跑去穿了



喪服、有如死者的子孫、一時的名流如郭林宗等人，也都從太原趕去。喪葬的行列，有三萬人員參與。

陳寔共有六個兒子，其中以陳紀和陳讓最負盛名。陳紀曾作過平原相，老年又拜大鴻臚，他的兒子陳羣，在曹魏時位至司空，是九品中正制度的創制人。德望雖已漸漸不如前代，而官階却是到了極品。陳讓的名望也很高，只是他死得太早了些；到他的孫子陳佐，官至青州刺史，陳佐的兒子陳準，官至太尉，並受封為廣陵郡公；準的孫子陳遠，正生在西晉的晚年，永嘉亂後，他隨了南遷的晉室，作過丞相掾，太子洗馬等官，後來便出為長城令，因為喜歡那地方山水的秀美，便把自己的家永遠定居在那裏。在內心，這位陳遠先生懷着一個極大的心願，他希望這秀麗的山川靈氣，能鍾於他的子孫。從此他的子孫成了江南吳興長城地方的土著。

從陳遠下傳了十世，是陳霸元的一代。他從南朝蕭氏的手裏，接來了中國東南半壁的江山。作為一個朝代，一個國家去看，這陳姓所建的陳國未免太不像樣，而且在極短暫的期內，北兵渡江南下，陳叔寶帶了妃子一同投身到胭脂井內，演了一幕風流而又滑稽的戲劇，這基業便為隋朝所吞併了，這當然有些太不爭氣；但單從陳氏一家着眼，也畢竟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了，總不能不算做無上的光榮。

以上，是新遷來龍窟山下的這陳姓一家的遠祖。而在永康，且還有陳國皇族的一座墳墓，一般人稱之為后陵或厚陵，埋葬在裏邊的雖然不

知道究竟是哪一位的屍骨，而居於永康的陳姓六族，却認作是他們共同的祖先。

永康陳姓的六族，是以所居地的不同而區分並得名的。這遷移龍窟山下的一家，是屬於前黃陳的一支，原是住在距離后陵七八里路叫做前黃的地方的。這一支，和龍山陳、墓西陳、石牛陳、西門陳各支相比，是遠不及他們的貴顯的，然而却和白巖陳同以富有而甲於鄉閭。自從定居於前黃，到這一家遷來龍窟山下，其間已經有了二百來年的歷史，是自陳通、陳隆，父子以來，才稍稍奮起於田間，造成了衣食自足的小康境況，到陳隆的兒子陳援，便日益富有而成爲一鄉的大戶了。陳援共有三個兒子，長子的一支，始終能保持着這富厚的家業，經過了好幾代而沒有使它凋落。最壞的是他第三子的一支，而我們所要傳述的人，却不幸正生爲這一支的後裔。

陳援的第三子名叫陳賀，在非常年輕的時候便逝世了，只遺留下一位寡妻一個弱息。這時期正是北宋的末葉。

靖康元年的十一月，在接連着幾天不會停止的大風雪之下，金人圍攻開封的一幕終於演出了。

六甲法使用過了，不生效，只白白斷送了幾千條人命，於是國都開封被金人攻破。開封城的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到這時也只好奪門逃命，他帶了少數跟從的人，從新城西壁的開遠門逃出，剛逃到距城不遠的龜

兒寺，便被敵人的追騎趕來殺害了，連同跟從着他的幾位士兵。

在這些被殺害的跟從兵當中，有一個是從江南投入這軍隊中來的，他的名字叫陳知元，而他便是陳賀所遺留下的那個孤兒。

這事情在這陳姓的一家，烙了一道深深的誌印。

這位殉難的士兵所遺留下的，除下寡母和寡妻外，還有兩個兒子，大的叫陳益，小的叫陳持。

當父親在國都中殉難的時候，陳益的年紀已經是二十歲以上了。但他生來是一個粗率豪放的人，任何行業所需要的一份嚴格訓練，在他，是難於接受而也未嘗接受過的。到他想謀取自身的出路時，自然，他只有到處碰壁了。他曾入舍選，等到又參與別項舉業時他便一敗塗地了。和項羽一般，在學書不成之後，他也去而學劍，而在武事當中，他也終沒能找到他的出頭之地。當他灰心於一切而遷移到龍窟山下的時候，最少已經是三十三四歲的年紀了。

太太姓黃，母家也不是闊綽的人家，但她的父親黃璩，當地方寇亂鬧得正厲害的時候，為捍衛鄉里竟不惜犧牲掉自己的生命，而她的一位弟兄叫黃大圭的，也會在疆場上擄獲過敵人的別將，因而在永康也成了個很知名的人家。她的年歲和陳益恰好相同，生辰只相隔半年左右。在遷居的時候，已經有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兒子，叫陳次尹。

到陳次尹將二十歲的時候，他的舅父黃大圭，又將自己的長女許了

他。這女兒，年歲剛剛十三。

除了這些人口外，還有這位家主翁的弟弟陳持和他的太太。陳持在這時正稍有文名，但後來也和他的老兄一樣，屢試屢挫，在功名場中始終是個不得意的人，到晚年僅從恩科得做到江西高安縣的主簿，不久即先他的老兄而下世了。

以上，是龍窟山下這陳姓一家的全部人員。

這位家主翁陳益，一個名利場中被擯棄的人，沒有能博取世人尊敬的条件，甚至也沒有見好於世俗的那副拘謹的態度。不把這失敗者放在眼裡的人們，也不被這失敗者放在眼裏，只有在碰到了投心適意的人時，他才會不論識與不識，投給他自己的青眼，拉住他喝一個痛快。在喝得高興了時，一同狂歌高呼的事也常常有的。邂逅不到這樣有緣的人時，也碍不着獨個兒去喝個爛醉。歲月的大部份，就這樣被他在杯酒間打發了去。

家裏的人手是這樣的不健全，而料理家務的責任又正落在位最不適於做這事情的人身上，這一家的情況，必然而且是無救地日趨於衰落了。

剛剛成年的陳次尹，看來，在事業的前途上，並不具有多少能成就的希望。他的十三歲的新婦，又實在是太年輕了些。而尤其不幸的是，在她出嫁不久，她的父親和母親相繼去世，她前後共有六個弟兄，却一概未能養育成人，所剩的，只有一個尚在需要別人撫養的弱妹。既全然

是無法可施，只好將這妹妹也帶來陳家，交由她的婆母，也即是她的姑母，撫養着。在極不合宜的時候，這許多意外的遭逢，造成了這少婦一副憂鬱寡歡的性情。

由無能為力的死亡，掙扎而終於無效的失敗，所造成的頹喪和哀痛的感覺，侵蝕着這一家裏每個人的心。

緬想着往昔的光榮，經受着當前的困厄，這一家人的希望都審放在不可知的異代人的身上了。

陳賀在未遷居的很遠以前便不幸短命，陳知元殉難以後也未能收回他的屍骨，在遷居於龍窟山下之後，首先是有了兩代寡婦的墳墓。一家人都深信這兩代寡婦的孤墳必能造福於這一家的將來。恰巧，在這兩座孤墳相繼而起的一紀之後，在全家人的迷信，期待的心情之下，那位作爲人妻已嫌年歲太大的女子，在十四歲的一年竟又成了一個嬰兒的母親了。這嬰兒降生是在宋高宗紹興十三年九月初七日，是西曆的一千一百四十三年。

這嬰兒沒降生在一個最幸福的家庭裏，但却降生在一個最合適的時開內了。他使全家人的希望得到了實際的着落，他受到全家人的寵愛，尤其是他的祖父和祖母的。哺乳以外的鞠養和照顧的責任，大部份都由這一對老夫婦擔任着。因爲這嬰兒在降生之後兩眼即能發射出異樣的光芒，他們都斷定這嬰兒的將來必定有異樣的成就。幾世以來在人生戰場上的挫敗，只希望能因這嬰兒的將來而取得報償。白天的遐想，夜間的

幻夢，莫不是縈繞着這一個問題打轉。某一個夜裏，在這位少婦的夢裏居然有狀元出現了，狀元的名字叫童汝能，但他認定這便是二十年後的他的孫子。醒來後，他依然相信這是一個最真切的朕兆。這便等於替這嬰兒舉行了命名式，從此這嬰兒叫作陳汝能了。而爲了說明這陳汝能就是夢中的童汝能，於是又以「同甫」作了這嬰兒的字。

當鄉鄰知道了這名和字的來源時，他們對這位陳先生的癡愚都禁不住發笑，但他是毫不忌這些的，他只等待着由他的孫子的將來，證明真正癡愚的倒是這些發笑鄉黨鄰里。

本章參考資料

- 龍川文集：普明寺置田記，自壽詞垂絲釣，告高會祖文，告祖考文，祭三七叔祖文，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祭妹文，先祖府君墓誌銘，陳性之墓誌銘，陳府君墓誌銘，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 東萊呂太史文集：永康陳迪功墓誌銘。
- 後漢書：陳實傳。
- 三國志：陳羣傳。
- 陳書：高祖本紀
- 宋史：欽宗本紀，劉延慶傳，陳亮傳。
- 永康縣志：古蹟人物各門。

x x x x x

赫貝爾文藝日記摘譯

(Aus Hebbels Pagebacherin)

·德國 Hebbel 作·楊丙辰譯·

至於說大詩人釋勒 (Schiller) 所倡的一派詩藝，繼起無人，未能

像又引回大自然界之上來，並作了一番解釋的。

傳流久遠，這個理由却是非常容易解釋的，這正因為他為使他的詩得以

小說，是人生之聖經。

達到了優良地步，是把他那非常巨大，而整個吸收了全部哲學思想的主

所謂滑稽，所謂可笑，是對於大自然的一種恒定否認。

觀性，全都拿來用上了的，可是後人們，不易有他那海闊天空的哲學觀

一個民族整個的審美意向，絕不會走在了天才家之前，乃永遠是一

念，以為他那一派詩歌底底盤，所以便自然不能追蹤步武了。

編一拐地追隨在天才家之後的。

現在的時代與以前時代最不相同的地方，就在現在只是大眾要生活

情感是直接由內向外發展着魅力的生命，勘定情感、表現情感的能

，而從前只是一位地位較高的個人要生活的。

力，便是造成抒情詩人的事物。

在人生裡，沒有平面，只有深處，沒有深處，只有不測之深淵。

所謂戲劇，便是敘述一個藉行動或忍受，而變成了事實的主要思想

像生理學家，只是因藉解剖動物，纔能得以知曉，人體之構造如何

所謂幽默，所謂雅趣，諧謔，便是對於種種離開正規正則的認識。

的事實一般，這樣心理學家也應當以動物為它研究的開始，而漸次由在

信仰並不是精神上的一種黑暗，乃尤其可以說是至明亮的效力，牠確

動物上所觀察之精神現象，以向上達到人底方面去。

切有把握地牢牢執定存於感官界外的一切類似之事物。

如果要說人類底靈魂與肉體，沒有共同的，而之以為出發的一點

嫉妬心之增進，有若美麗之衰退。

的話，那麼它們怎麼能會共同一起熄滅呢？人們之所稱為魅力的，不是

人類是人類之所思。

世間最普遍的力量麼？

幻想家與富有幻想力的詩人之間的區別，就在前者是把大自然界上

一切藝術之使命，是表現人生，換言之，即係藉一個單個的現象，

真實情形反約現象拿來作了碎塊的，片段的表現，而後者却是把這理

去使那無邊無涯的生命，得以達到了令人可以直接觀感的地步，為使這

一點能得實現。藝術家便把那在一個個人底身上、或在一個個人底一種狀況上有重大關係的一刹那，一瞬間，特特地捉了來，使之成爲表現之對象。

社會生活，在牠那一切的方面之中，並不盡是無底深厚的偶然情形底結體；牠是上百上千年的經驗底製造品，而我們的任務便在把這經驗底正確性拿來作一番理解。

希臘之藝術，立在了近代藝術之上，然而希臘之藝術家，却亦並不因此，而立於近代藝術之上。

「我坐在了海德爾北爵邸 (Heidelberger Schloss) 譯者按：海德爾北，係德國之城名，此處有前代所築之宮堡) 之高台階上，並且閱讀葛德 (Goethe) 所寫之阿希來易斯 (Achilleis) 史詩；這時天氣驟變，陰雲自天邊昇起，並且雷聲隆隆，若斷若續，時起時止，聲勢震赫，有若戰陣之開始，既而狂風吹起，在我眼前那樹木中嗚嗚作響；天上濕雲在較長或較短之間歇裏，向下落着冰冷的，厚重的雨滴；乃可河 (Neckar) 裏的浪頭，一個跟着一個，由下面打了上來；可是我瞧見我面前的一條板凳上，有一個男孩子在那兒睡覺，雷，雨，風，俱皆不能將他震醒，而在遠處萊茵河的各山峯，作着龐大的形態，一一明顯而出」一八三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布類德氏 (Bredt) 書信中的一段。

任何一個人，所有的自覺，不會較比它所有的生命感覺還多的。恐怖並不是一種感覺，這是唯一的一種廢棄了人底本能的狀態。

凡是你之所鄙棄的。不可常常都要信手扔了去的！如果你要是點甚麼時，那麼你的本領，往往和你的缺點是相結合一起的，有如樹木與地土之相結合的一般。無論遺土質多壞不良，爲樹木的原因，總是不能去容忍牠的。

如果你要知道甚麼是「生」，那你就應當問問你自己：甚麼是「死」？

婦女們只認識愛神，不認識其它的神靈，只知道有仇儂之神聖，不知有其它的神聖。

有兩個人，便是有兩個極端，

人類不僅更愛，也是更易給自己建造一個放大的鏡子，比着建造一個縮小的鏡子。

(未完)

論批評

「什麼是我國目下批評的癥結呢？那就是只顧他們自己的利害，而抹殺了真正的批評。所有的批評機關，都是個人或團體的機關，說話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目的。他們的批評，第一就是要達到他們實際的目的，至於心的活動還在其次。當然，他們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心的活動，不過只限於達到他們的實際目的範圍以內。」

——Matthew Arnold「現代批評的職能」。

詩及信

· 林庚 ·

第四輯

一

英誕兒：

「新詩」已見到，某君似終無希望，殊爲

可惜。「冬眠曲及其他」已決定即刻木版，惟

我近來實在太忙，盼爲象賢詩集交涉時，便中

亦爲我打聽打聽，至感。前說之詩已做完，錄

後。

林庚「頓首拜」二六日

風林明月章

在月亮之舞台前森林之耳語吧

而雨曾有過一次落到秋的葉上

風搖在靜靜升起無人回面裡

月白的窗子前落葉之嘆息

二

英誕兒：

「冬眠曲及其他」如青幫忙與店方接洽，

口感甚！現尙有一二首詩未改妥，打算數日內

詞瀋

· 孫蜀丞 ·

漱玉詞

李易安謂以往詞人。無合格者。而又不明其旨趣。故人多疑之。今釋其評語及所撰之詞。亦可粗窺其意也。易安以詞爲侑酒嚙唱之用。故不忌淺俗。然爲文學之一體。故必當善於運用。文人見之。不厭其俗。俗人見之。文誼曉暢。自能雅俗共賞。若徇俗爲貴。失文之質。以雅爲能。不可流行。故易安論曰。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然觀漱玉集中。惟聲聲慢一闕。可以當之而無愧。餘則未能稱是。可知此道之難也。許昂霄極詆其聲聲慢。蓋未知易安之詞旨也。

漱玉詞彙鈔

漱玉詞彙鈔一卷。清汪玢女士所輯校。玢字孟文。錢塘人。是書刊於道光庚子。封面吳蜜香所題也。後有許繡跋。詞據汲古閣本十七首。玢從陽春白雪補一首。樂府雅詞十六首。梅苑六首。詞林萬選三首。歷代詩餘一首。共四十四首。易安詞散見羣書者。近八十首。此輯殊不完備。玢又輯錄詞話。分附各首之後。內引問津館隨筆。擬即玢所著也。評論亦不精瑣。前附錄紀事。僅引清波雜誌。四六談塵。琅嬛記。貴耳錄。各一則。而於易安晚節之傳說。全未言及。蓋玢讀書甚少。既不體爲易安辨正。而又以再錄爲嫌。故置而不論也。

便以付印，一來所寫已轉入另一方向，不得不

作一結束，二來「北平情歌」金字本始終未印

好，似亦無希望印好，打算即以此集精刻送人

，以償前願也。餘尚談、匆匆問

好。 林庚「頓首拜」二十九日

三

英誕兄：

詩集已改好抄清，廢名先生序亦寫來，即

可動手刻了，得空星期四晚盼見面，今日初雪

、十月陽春，別有清趣也。匆匆問

好 林庚「頓首拜」星期日

四

每鱗兄：

前函並一題簽諒均收到，久未得信，念念

！兩文已見明珠，此後尙望努力寫，不可情急

或偷懶也。茲錄近作小詩一首，即祝

學佳。 林庚「頓首拜」二十五日晨

冬之情曲

藍天的路上清早之顏色

陽光又照在紅色的樓前

一路的圍牆行人之侶伴

天涯的一步流水之芳顏

五

英誕兄：

久未見，年中諒好，象賢信原能面轉，今

先寄上，文楷齋書尙未送來，想須過了元宵也

。元旦新春無事，即問

安好

林庚

六

英誕兄：

日前失迎，悵悵，本星期起女院放春假，

星期二不到廢名家。你如有閑，午后可來談也

。象賢亦從青島有信來，得一男，甚可喜，惟

不知是否過平一遊耳。匆匆並祝

安好。

林庚「頓首拜」

七

英誕兄：

久未見，以為或已赴津，頃獲二分郵，方

悉仍居平也。我近况如故。苦雨齋之聚亦仍照

常，惟少見廢公及吾兄耳。今日午后擬視常出

屋先生，明日得暇盼能來一談，當不出門也。

匆匆即問

吟安 林庚「頓首拜」二十三日晨

八

英誕兄：

近日有人勸我每晚臨睡前食青蛤一碗（約

半斤）可以敗火，試之有效，或與你亦甚相宜

，并告。即祝

學佳 林庚「頓首拜」

九

英誕兄：

信收到，匆忙未克即覆，得啓明先生信，

象賢有信寄苦雨齋，得閑可往一取也。在滬時

晤施整存兄，渠不久返雲大任教，戴望舒諸人

均在港，近來亦不作詩人了。近作詩中最得意

者爲一首詩中四行：

樹與樹安排着的行人路上

葉與葉相接着翠綠色的春

山谷裏靜靜的還沒有行人

是陽光之色嗎留不住嚴冬

未窺全豹，或者更多冥想乎？詩壇冷落，獨僕似不識時務，近况如何，念念，不宣。

再一週即返汀。地址爲福建長汀廈門大學

林庚「頓首拜」十月五日

十三

英誕兄：

久不獲消息，正念念間，得廢公書，始悉仍在平也。近况如何，亦仍多詩否耶？自南來後生活屢遷，無以告人。曾數函豈明先生，想兄斷不致不到苦雨齋去，何以無音信，乃疑心或亦他往。近來詩境進益如何，聽兄年來篇什不甚開展，一旦閉門覓句，則又恐易入巧途中，此未人終身病也。象賢如有消息盼告，以僕近况，渠匆忙中當無作書情暇，他生未卜，是以多所眷眷耳。暇中盼信，書不盡言。

林庚「頓首拜」五月二十九日

編者按：「詩及信」是馮文炳，程鶴西，林庚三先生的通信，信之中且富有很美麗的詩。第一和第二輯是鶴西和廢名的信，在四年前發表於「水星」月刊。第三輯是

最近廢名先生寄給朱英誕先生的信，登載

今年八月的新北京報「新文藝」週刊上。

這裏的「第四輯」，是林庚先生給朱英誕

先生的來信。朱先生本來想把四輯一齊發

表，以爲紀念，但本刊因爲篇幅限制，不得已臨時抽出，只刊從未發表的第四輯，希望多加原諒。

x x x x

他提倡了精神分析學的原理

他說文學作品是性昇華作用

佛洛伊特逝世

佛洛伊特 (Sigmund Freud) 於 1856 年五月六日生在奧國摩納維亞省 (Moravia)

的佛賴堡 (Freiburg)，父母都是猶太人，小時住在維也納，研究醫學，而對於精神病的問題，發生了興趣，所以後來研究精神病。後來做了精神病治療家。由於不斷診治病，他發明了精神分析學。

他的主張以爲人的一切願望全由性的衝動所構成；在平日那些願望被壓抑下去到潛意識界，到壓抑作用解除時（如在夢中）願望乃重現於表面上。這就是說下意識在人的行爲動機上極爲重要。所以在文學上他以爲一切文藝的產品都可視爲性之昇華的結果，是間接滿足性的要求的。

不幸佛洛伊特氏因爲父母是猶太人，在德國合併奧國後，他乃被逐出祖國，就寄居在倫敦。就在本年九月二十三日死在那裡，享年八十三歲，真是世界學術界上的一大損失！

(林野)



· 英 · A MAUDE 作 ·

「戰爭與和平」導言 (續完)

· 李霽野譯 ·

國家的大事和變遷，是屬於歷史範圍的——尤其屬於英雄的範圍。向我們顯示過在這種範圍之內，人們怎樣活動之後，藝術家又使我們看這些人在私生活中是什麼樣子；在私生活中他們並不是英雄，却只是人罷了。如同他在有一個地方所寫：『同時生活——對於健康與疾病，勞動和休息，有着基本的興趣，對於科學、詩歌、音樂，戀愛，友誼，憎恨和熱情，有着智力的興趣的實生活，却不管和拿破崙波那巴特在政治上相親或相敵，獨立的繼續進行着。』

在這些話之後，便接着描寫安得路親王到奧特拉諾，第一次和納特莎相見。

在公衆事業的範圍之內，安得路親王和他的父親都是真正的英雄。當他兩次要離開布龍，去加入危急中的軍隊時，素好諷諷的畢里賓却毫無諷諷的意思，兩次稱他爲「英雄」，而且他這樣稱呼是十分正確的。若是我們將安得路親王戰時的想法和行動加以考察，我們找不出一點責難他的藉口。想一想他在司康葛拉班的行爲，沒有人比他更能了解巴革列甸，也只有他見到並且賞識屠新上尉的成績。巴革列甸對於安得路親王的認識很淺，但是柯屠索夫却更爲認識他，在奧司特里司之戰，必須制止人逃跑，領他們前進的時候，他便指望安得路親王。再想想保路了諾之戰，當時安得路親王不願在參謀部，也適逢並不是實際作戰的人，可是他却在砲火下停留許多鐘點。他的靈魂中具有一切人類的感情，但是約束自己的力量他片刻也沒有失去，他並且向一個在地下臥倒的副官叫道：『那是羞辱，先生，那是羞辱，』雖然就在這時候一顆砲彈爆炸，使他受了可怕的傷。正如柯屠索夫對他所說，這樣的路實在是一「榮譽的路」，最嚴格的勇敢和自我犧牲的觀念所要求他們作的事，他們都可以毫無畏縮的去作。

老布爾孔司奇也是同類的人物。看一看在他的愛子起程去作戰時，他對於他的斯巴達式的話別：『記住這話，安得路親王，若是他們殺死你，會使你的老父傷心……但是我若聽說你的行爲不像尼古拉布爾孔司奇的兒子，我會覺得羞愧！』

他的孩子滿有權這樣回答他：『你無須向我說這樣的話，父親。』

這位父親對於人生的興趣，是這樣和俄國的利益密切相關，雖然他極端輕視，可是在他終於明白了拿破崙在嚴重的侵犯俄國，並且到了維提布

司克的時候，一想到全國遭殃，他是受不了的。這像一粒子彈一樣將他打倒了：他中了風，死去了。

這些人是英雄，是使民族和國家強盛的人物。那麼，使他們的英雄行爲足以驚人的一切，爲什麼都被剝除，爲什麼將他們寫作普通的人呢？因爲藝術家替我們所描寫的是他們的全部：他不僅顯示我們在有關責任，榮譽，和民族尊嚴的地方，他們怎樣動作，却也顯示在個人私生活中，他們是什麼樣子。他向我們顯示老布爾孔司奇的家庭生活，他與女兒的變態的關係，他的軟弱，衰老，和他無心中所給與周圍人的苦痛。在安得路親王身上，托爾斯泰描寫出自我思想和野心的發作：他對於妻子的冷淡而妬嫉的態度，他的難與相處的性格，很有許多地方令人想起他的父親。「我怕他」，在他剛要向她求婚之前，納特莎說。

老布爾孔司奇使一切接近他的人起敬。安得路親王使人人不由自主的對他敬重，而且說起話來是很有權威的人，他被柯屠索夫和司皮蘭司奇所寵愛，他的兵士都是崇拜他的。這一切都影響他們周圍的人，但却影響不到我們。我們被藝術家引到這些人的隱秘生活中去，他把他們的情緒和情緒指示給我們。他們人類的弱點，他們和普通的世俗人降到同一水平的時刻，一切人在其中都有同樣感覺，却同樣屬於人類的那些情況和精神的活動——都充分的，清楚的向我們顯示出來了；因此，這些人物的英雄的特色，在許多普通人類的特性中隱沒了。

這種情形對於「戰爭與和平」中的所有人物都可應用，不過可莫要以爲藝術家想貶抑英雄的人物和行爲，或者想將這些寫成是假裝出來的。正是相反，他的目的只是要顯露他們的真相，因此使我們能够在以前忽畧過的處所，看看他們。弱點的存在，不應使我們見不到人類的優點。換句話說，藝術家使我們能够透視現實生活中所隱藏的詩。這種詩被埋在日常生活的無意義的浮華，以及所有頹敗和污穢下面了；我們自己的淡漠，懶惰和專注，使他隱而不現，直到藝術家爲我們將蒙蓋着人類生活的濘泥照透，使我們見到即使在最暗最晦的地方也燃燒着的那神聖的火焰。這種火焰在有些人中鮮明的燃燒着，可是我們的近視眼忽略過去了，他幫助我們了解這些人；因爲我們的情懷和自我專注而顯得難解的行爲，他使我們能够對之同情。

托爾斯泰要描寫出俄國歷史的最英雄的時代，近代俄國的意識的生活從其中發生的時代，應付這種難題，他是得到勝利了。

我們眼前有一幅令人驚佩的全景支持着，描寫了拿破崙的侵犯，並且對他的權利給以致命打擊的俄國。這張畫不僅畫得沒有誇張處，却也將當日的政治，心理，和道德關係中醜惡可憐的地方和深的暗影，都加以描寫了。不過救了俄國的那力量，也被清清楚楚地指示出來。……

成爲托爾斯泰軍事學說的思想是：每個兵士不僅只是一個物質的器械，却和他的精神成比例，而是有力的；一切事情最後都要取決於兵士的那

種精神，牠可以下落到驚恐的地步，也可以上升為英雄的行爲。司令官不僅指揮兵士們的活動和行爲，却也能指揮他們的精神時，他們便是有力的。要想這樣，司令官的精神應當超出全軍的精神——超出一切的意外和不幸——簡單說，應當有力量支持全軍，而且在必要的時候，負擔全民族的命運，是必需的。例如在保路丁諾一戰的老將柯屠索夫，便是這樣的人。他對於俄軍和俄國人民的力量有信心，顯然比每個兵士都要高而且強。他們的勇氣彷彿集於柯屠索夫一人的身上了。這次戰爭的命運，實在決於他對德國人臥爾如儉所說的話，「你什麼也不知道。……敵人被打敗了……」

明天我們便要將他從神聖的俄國土地上驅逐出去。」在這時候，柯屠索夫顯然比臥爾如儉和巴克萊輩高出無量，而且代表着他的民族的偉大。

這次戰爭所以描寫的有力，是因為以前有種種的準備。我們讀到這次戰爭的時候，已經認識了各種的勇敢和懦弱，已經知道從總司令到兵士怎樣或可以怎樣自處。這使著者可以減縮他的記述。我們在這里所有的不只是一個屠新上尉，他是在司康葛拉班一役中被詳細描寫過的，却有千百個這樣的屠新。只從很少的場面——皮爾所站立的小山，安得路親王的軍團，傷兵病院——我們便覺到每個兵士的英勇精神，并且明瞭鼓舞着許多人的那種不可克服的一致的精神。我們見到，有種不可見的綫使柯屠索夫和每個兵士的心連繫着。世間少見這樣的戰爭，將這樣戰爭如此描寫出來，更是空前的事。

這種英雄的生活，他從最崇高的方面，而且不失本色的如此描寫，不過這並沒有窮盡了作者的題材：那是要廣泛得多的。他描寫英雄事業的主要用意，是要顯示這些事業的人的基礎，而且要在英雄身上，向我們表明出人來。他給我們的不是英勇事業和大事件的記述，他所記述的却是參加這些事業和事件的人，託爾斯泰的廣大題材是人。人們顯然使他感興趣，完全不論他們的社會地位怎樣，也不論他們所參加的事件大小。

那麼讓我們看一看託爾斯泰怎樣描寫人。

在戰爭與和平中，人的心靈被無可比擬的真實描寫出來了。所顯示的並不是抽象的生活，却是時地和環境都充分明確的人。例如我們可以見到個人怎樣生長。在第一卷中拿着玩偶跑進客廳的納特莎，和在第九卷中進教堂的納特莎，實在是兩樣年歲的同一的人，並不像我們在小說中常遇到的情形，僅是兩個不同的年歲加之於一人之身。作者也將這種發展的中間各階段指示給我們了。尼古拉羅司託夫也是同樣發展；皮爾從一個年青人變為莫斯科的巨頭；老布爾孔司奇逐漸衰老，等等。

託爾斯泰的人物的精神的特點，是這樣清楚易見，這樣富有個性，在同一血統的人們中，我們可以看出家族的類似來。老布爾孔司奇和安得路親王顯然是相似的天性，雖然一個年老，一個年青。羅司託夫家的人雖然彼此有很大的差別，他們却現出公有的特點，這些特點被藝術家這樣出色

的再現出來，牠們成爲我們只能感覺，却無法描寫的陰影了。例如，就連沒有同情心的維拉，我們也可以覺得她是真正羅司託夫家的人，可是可愛得多的索尼亞的心理狀態，却顯然從不同的根源發生。

書中不是俄國的人物，成爲一種很令人爲難的試驗，因爲託爾斯泰若是將俄國對於其他國家的傳統觀念表示出來就算滿意，我們從英國人的觀點，立刻便會看出這種寫法的不自然。不過我們若拿法國的皮呂安或甚至拿破崙作例；或者拿奧德的將軍瑪克和普夫易爾，或博格作例，（雖然我們現在比託爾斯泰在六十年代對於德國的軍事才能也許更覺敬重，）我們立刻便可以看出法國人的法國性，和德國人的德國性。至於書中的俄國人，不僅每一個都澈底是俄國的，就是他們每人所屬的階級和環境，也是一見就分明。例如司皮蘭斯奇，我們見到他的地方雖少，却從頭到尾是一個神學校的產物。

他們心裏的一切經過，每種感情，熱情，和激動，都是分明而又真實。描寫主要人物總常有一種心境，這種普通的錯誤，託爾斯泰從沒有犯過。試想一想納特莎，她的精神是那樣緊張而充實；在她的靈魂中一切都是熱切的；她的虛榮心，她對於未婚夫的深情，她的歡快，她對於生活的渴望，和她對於親屬的深愛，等等。或者試想一想安得路親王，當他俯視冒煙的礮彈站着的時候。

「這能就是死亡嗎？」安得路親王想，他用純新的羨妬的眼光看着草，看着苦艾，和那從滾動的黑球中發出的一小陣烟。「我不能——也不願——死去；我愛生活，愛這草，這地，這空氣。」……他想看這個，同時記得有人在看着他。」或者拿安得路親王對於庫拉金的仇恨及奇怪的矛盾作例；或者拿瑪麗小姐心裡的感情變遷作例，有時是宗教的，有時是多情的，有時是盡孝的，等等。

在這一切之中，作者的目的是什麼呢？指引着他的是什麼感覺呢？描寫人類心靈的依賴和動搖，描寫牠受自己的特點和周圍一時的環境所左右——作者似乎是貶抑心靈的生命，使牠沒有一致，沒有經久不變的意義似的，人類的感情和願望之虛浮易變和無關重要，似乎是藝術家的主要題旨。不過我們若過分注意他的現實主義的努力，或者忘記了引起這種努力的本源，我們是又會錯誤的。人在理想上的成就無論怎樣的微弱，要將她表現得更光明，更真實，更確定，在表現人類心靈時遵守寫實主義是重要的。在這些爲慾望和環境所擾亂，所壓迫的心靈中，藝術家見到了真正的精神美，和真正的人類尊嚴的痕跡，並且將這保存下來。所以我們若要將本書所處理的問題列出公式，我們必須這樣寫：人的尊嚴何在？從最強最顯要的到最弱最無關重要的人，我們怎樣才可以去了解他們的生活，不至見不到牠的主要的特點——即是我們每個人的心靈呢？

在本書中我們便可以找到這種公式的暗示。討論拿破崙對於保路丁諾之戰的影響何等有限，以及每個兵士的精神佔着何等地位，作者說道：

人的尊嚴告訴我，我們每一個人若不比偉大的拿破侖高出，至少也不下于他。」所以，描寫每個人在怎樣地方可以和任何人平等，在怎樣地方普通的兵士可以等於拿破侖，一個笨人怎樣可以和最聰明的人相平——簡單說，指示我們對于人要敬重的是什麼，我的應認為他有價值的是什麼，是我們的藝術家的廣泛的目的。爲了這種目的，他一方面爲我們描寫大人物和大事件，另一方面描寫貴族義勇兵羅司託夫的經歷；一方面描寫闊人的客廳，另一方面也描寫羅司託夫家的「叔叔」的家常生活；一方面寫出拿破侖，又寫出旅館主人費拉旁多夫作對照。爲了這種原因，他述說簡單微弱的人們的家事，敘述富有天然力量的激烈熱情，並和人類的最大弱點相對照，描寫高貴慷慨性格的暴露。

人的尊嚴所以隱秘不爲我們所見，不是因爲各種的弱點，便是因爲我們把其他特性估價過高，因此只拿聰明、力量、美麗等等去估量人。作者教我們看透他們的表面。什裏館比尼古拉羅司託夫和瑪麗小姐這兩個人物更簡單，更平常，或更馴服呢？他們沒有特色，沒有能力，並不能超出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水平線，可是這樣簡單的人，順着最簡單的人生道路安安靜靜的向前走，却顯然是可佩服的人。這兩個人似乎那樣渺小，但在精神的美上却實在任何人都可以相等，作者用來對待他們的那種無可抵抗的同情，是「戰爭與和平」的妙筆之一。尼古拉羅司託夫顯然是一個能力有限的人，但是正如作者在有一段中所說：「他有那種中庸人的常識，指示他應該作什麼事。」

尼古拉實在做過許多糊塗事，對于人和環境也不見得有很多理解，但是他聰明白應該作什麼，這種無價的智慧保持了她的單純熱誠的天性的純潔。

有談談瑪麗小姐的必要嗎？雖然有一切弱點，這個人物（託爾斯泰未到兩歲便死了母親，這個人物代表他所珍視的母親的影像）却到了這樣純潔和溫和的地步：她似乎有時候都有了聖者的榮光了。

其次託爾斯泰又善于表現在熱情的活動之下，在自私、貪婪，和獸的慾望之下隱藏着的人的心靈。引領皮爾和納特莎走錯路的熱情是很可憐，很無意義的；但是讀者看到在這種熱情後面，這些人都有黃金的心，而且我們毫不懷疑：在需要自我犧牲的時候，在善良和可佩服的事物要人表示無限同情的時候，這些人心會立刻有熱烈的反應。皮爾是一個長大的孩子，身體龐大，耽于酒色，並像孩子一樣不合實際，不講理性，他在一身中具有孩子似的心靈之純潔與溫存，具有單純因而也就崇高的心，并且有一種性格，不備對于不榮譽的事情覺得生疏，甚至還以爲不可解。他像孩子似的沒有恐懼，并且不覺有罪惡的存在。納特莎是這樣充實着精神生活的女子，用皮爾的話說，「她不屑于伶俐」，這就是說，她既沒有時間，也不想將這種生活的充實改變成抽象的思想形式。她的生命的無限充實——這有時使她走進「陶醉」的狀態——引她犯了可怕的錯誤，對于庫拉金發

生了無意義的熱情，以後她用嚴厲的吃苦來贖這種錯誤。皮爾和納特莎這類人，因為他們的天性的關係，勢必犯許多錯誤，遭許多幻滅。彷彿和他們成對照一樣，作者介紹了維拉和博格這一對快樂夫妻——都是不犯錯誤，不遭幻滅，將生活安排得很舒服的人。託爾斯泰在顯示這些心靈的卑賤時，絕沒有被誘惑用嘲笑或氣怒來對待他們——對於這種約束，我們不能不驚異。這才是真正的寫實主義的真理！海蘭和索妮亞也是以同樣的真實描寫出來的；這些沒有人心的人被毫無憐恤的暴露了，但卻沒有鞭責他們的意思。

作者使這樣明靜的日光照在他的畫上，有什麼結果呢？我們眼前既沒有古典的惡漢，也沒有古典的英雄；人類的心靈以各樣的形式顯現，牠的弱點被表明了，牠受熱情和環境支配，不過一般的就主要點說起來，却被純潔的，有價值的企望領導着。在一切人與事的紛雜中，我們覺得有些穩固的，毀壞不了的原則存在，他們的生活是建在這些原則上面的。家庭，社會，和婚姻的義務，是清楚可辨的。善與惡的觀念也清楚穩固。將上流社會和閥人周圍的幕僚的不自然生活顯示給我們之後，託爾斯泰便對照的寫出兩種穩定真實的生活——家庭生活和工作戰的軍隊的生活，便是被清楚的，無可懷疑的原則支配着的，這兩家的人便以為他們的責任，榮譽，尊嚴和滿意，都在實現這些原則。同樣軍隊的生活（託爾斯泰在一處將這比成一羣蜂子）也供給我們一種十分明確的關於責任和人類尊嚴的觀念；所以心地單純的尼古拉有一次寧願留在軍隊裏不回家，因為在家裏他看不清他的行為究竟應當怎樣。

這樣，用清楚明瞭的輪廓顯示給我們的一八一二年的俄國是如此：他們知道人類的尊嚴向他們所要求的是怎樣的事，知道他們對於自己，對於他們的祖國，應當作的是什麼，全部敘述都在顯示這種責任和生活的意外與熱情之間的各種衝突，也顯示這些最可靠，最大部份的俄國人，和那些不自然的，無力償債的上級俄國人之間的爭鬥。一八一二年是下級人佔上風的時候，並且因為他們的堅決，支持了拿破崙的侵犯。這一些都令人驚嘆的可以在安得路親王的行為和思想中看出來，他離開參謀部，加入軍隊，在保路丁諾之戰的前夕和皮爾談話時，他不斷提到他父親被侵犯的消息驚死了。是和安得路親王所懷的類似的感情救了俄國。……「法國人毀了我的家，」安得路親王說，「他們還在前進去毀莫斯科；他們已經侮辱了我，還每秒鐘在侮辱我。他們是我的敵人，而且依我的觀念說也都是罪人。」

在這段話和其他類似的話之後，著者告訴我們說，皮爾「明白了目前就要發生的戰爭的全部意義和重要。」兩國在保路丁諾衝突，一個進攻，一個防守。成為這兩國的動機，使他們居于攻守地位的兩種思想的力量，在這里頂清楚的顯明出來。法國人似乎是大同思想的代表——能够以一般原則的名義，動用侵畧的武力，屠殺別的國家。俄國人似乎是民族思想的代表——對於有機的發展着的獨立生活，愛護的防衛着牠的組織與精神。

這件事在保路丁諾的戰場上打出了結果，俄國人決定是民族思想勝利了。

以上我們彷彿使著者顯得有十分明確的目的和問題，彷彿他要證明或解釋什麼思想或抽象觀念似的。其實這只是一種近似的說法，爲了清楚的關係才採用的。將要說的話用那樣粗枝大葉的形式寫出，只是使牠可以更爲分明罷了。實際上藝術家並不被我們認爲他具有的那些空洞觀念所領導；他的創造力透穿了一切事物的最秘密和崇高的意義，活動更爲寬廣，更爲深刻。

「戰爭與和平」的目的和意義，我們實在可以用好幾種方法來解說。真理是每部真正藝術作品的要質，因此我們哲學的眼光無論高到怎樣地步，我們都可以在「戰爭與和平」中找到供我們深思的材料。關於託爾斯泰的歷史的學說，曾經有過很多討論，他的有些話雖然不免說得誇張，可是意見很不相國的人都同意；若是他不完全對，他離真理也不過一兩步。

我們可以概括他的學說，這樣說：不僅歷史的生活，却連全部人類生活，都不被智力或意志所指導——這就是說，不被成爲清楚有意識的形式或思想或願望所指導——却被所謂「人性」的那種神秘而有力的東西所指導。個人和全民族的生命源泉，比較表面領導人們的那種有意的選擇和有意的反省，要深刻得多，有力得多。這樣一種對於人生的信仰——就是承認人生有比我們理智所能把握的舊廣大的意義——散佈在託爾斯泰的全部著作中，我們甚至於可以說，全書都是爲這個主題寫的。

試取一個小例。到奧特拉諾去過之後，安得路親王決定離開鄉間，到彼得堡去。著者給我們說，「時時刻刻有許多明達邏輯的理由呈現到他眼前，指明到彼得堡去，甚至去從軍，對他都是必要的。現在他不明白，對於積極參加生活的必要，他以前怎樣竟能懷疑；正如一月以前，他不明白離開鄉間的念頭怎麼會進到他腦子裏去一樣。他的生活經驗若不運用到事業上，他若在生活上不採取積極的地位，他的經驗一定要無意義的浪費掉——在他現在看來是明明白白的了。他甚至並不記得，以前根據着同樣不高明的邏輯的辯論，在他也同樣覺得顯然：若是在生活中得了那樣教訓之後，他還讓自己相信可以有，相信有幸福或愛的可能，他會使自己墮落。」

在託爾斯泰的其他人物中，智力也居于同樣附屬的地位，人生到處都表示出牠超出邏輯的觀念。著者也指示出來，牠怎樣離開個人的意見，顯出自己的力量。拿破崙向着一定要毀滅他的東西努力前進；他所見到的俄國軍隊和俄國政府的紊亂却救了俄國，因爲這引他到莫斯科，使俄國人的愛國思想成熟，所以柯羅察夫的委任不可避免，將事件的全部進程改變了。支配着事件的深奧的力量，是超出一切計算而佔着至上的。

就這種意義說，人生的深奧之秘是「戰爭與和平」的主題。

但是我們可以採取其他種對於人生現象的崇高的深思，認為是這部作品所有。例如，我們可以說，著者所達到的最高點是一種宗教的人生觀。安得路親王像他父親一樣，是無宗教的，在他苦痛的經驗到人生的變遷，在他受了重傷，見到他的仇人安託那爾的時候，他突然發現一種新的人生觀向他展開了。

「憐憫，愛和我們是弟兄的人，愛那些愛我們和憎恨我們的人，愛我們的敵人，是呀，上帝在地上所教導，瑪麗小姐曾經教給我，可是以前爲我所不了解的愛——若是我還活下去的話，那是我存留下來的惟一的東西了。」

同樣的對於人生的了解，以不同的程度顯示給「戰爭與和平」中其他許多人物。例如對於受苦很多，很能愛人的瑪麗小姐；對於妻子不忠誠之後的皮爾；對於向未婚夫失信的納特莎，以及對於其他許多人。著者異常清楚有力的指示我們：對於爲生活所苦的靈魂，宗教的觀點是持久避難所，對於爲人生無常所挫折的思想，宗教的觀點是惟一的安息處。

託爾斯泰是有俄國特性的，在有些時候可以去讀他的著作，發現使俄國人和我們截然不同的那些思想和感情的區別；但是更爲特出的是：他對于人的心靈的深透見解，使得我們深信他的俄國人和我們自己是同一天性，相信創造我們的力使得「各民族成爲一個血統」，無論我們表面上可以顯得怎樣不同。

「戰爭與和平」將人類的生活，那個時代的俄國，兩民族的歷史的鬥爭，以及人們認爲偉大和幸福，悲哀和羞辱所繫的事物，爲我們繪了一幅完全的圖畫。他是這樣一部驚人的偉大作品，許多人雖然覺到牠的偉大，可是少有人了解牠是怎樣偉大。託爾斯泰是一個顯示了生與死的秘密的人。歷史的意義，民族的力量，死的神秘，愛與家庭生活之實在性——這是他所寫的題材。這些事情會這樣輕易，一個隨便的讀者可以在閑散的時候拿起書來，便想測其高深嗎？「戰爭與和平」既是試驗牠的批評家的試金石，又成爲許多要評判牠的人們的絆腳石，有什麼奇怪呢？

評判這樣一部作品，我們要慎重從事，不過我們以爲一位俄國的批評家評判得很好，他說，這本書的意義最好用託爾斯泰自己的話總括起來：「沒有單純，善良，和真理，便沒有偉大。」

藝術家的目的是要指示我們他所理解的真偉大，並和他所拒絕的假偉大相對照。他的聲音是擁護單純的和善良的，反對矯揉造作的和弱肉強食的。他不僅拿俄國人和法國人相對照，就連他拿一類俄國人和另一類俄國人和另一類俄國人相對照，都表示出他對於溫良者的同情，對於掠奪者的反對。我們用不着要人承認他總是對，或承認他能在活動的和指揮人的以及服從的和容忍的這兩類人之間，持平衡的見解，才可以認識他對於居新這類人的偉大和

英雄氣所懷的觀念，有怎樣的價值；若沒有這種觀念，要將在最好的俄國人民繪成一張有價值圖畫，是不可能的。

我們也用不着要人承認託爾斯泰對於拿破崙的評判是公平的總結論。拿破崙太普遍的被人認為是一個偉大人物了，託爾斯泰不免懷疑他的性格，而且拿破崙是自私好挑戰的，犧牲人命有如流水，正是託爾斯泰本能憎惡的一類人。（託爾斯泰也憎惡大彼得）。這個我們雖然承認，我們却也看出他對他的控狀寫得極好，其中包涵許多真理。託爾斯泰對於所描寫的歷史的實事極為細心，而且若沒有很好根據，絕不輕將一句話認為是出于一個歷史人物的口。【下畧】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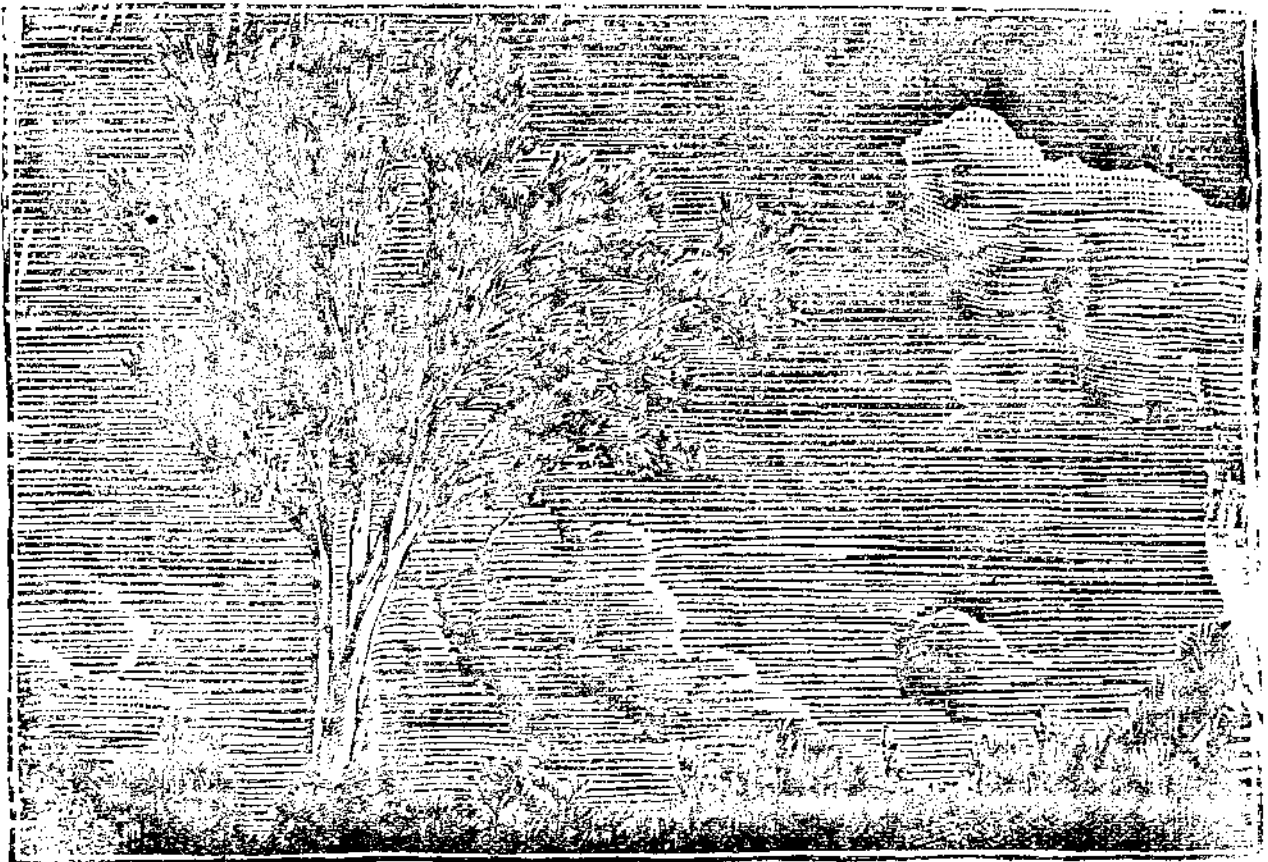
女鬼

· 梅岑 ·

在小說戲曲中，有活捉王魁的敫桂英（焚香記），有活捉藍瑩中的蕙娘（紅梅閣），有活捉張文遠的閻婆媳（水滸記）……這些都是女鬼！女鬼！女子弱也，作鬼何強？這是中世中國的殘酷與險黯釀造出的復讐的精靈！

青春

「剝肉剔骨，還之父母。」於是新的「我」產生了，封神傳的哪叱象徵了不滅的青春。



· 作三明孫 ·

（刻木） 樹 雲

曉行

南星

天空浮動着白色的雲片，薄薄的、隙縫之間露出明淨的淡藍色。遠處和天空相接的一片樹木的上端，仍然是濃綠的，但其中透出一種暗晦的色彩，而且有了深思的靜默。樹幹被遮在重重的房屋之後。近在目前的只有路旁的小樹，都已現出憔悴之狀，樹下有了落葉。街道是廣闊的，兩旁是幾家住戶和場院。沒有市聲，開門設肆的聲音也聽不見。只一個水車的唧唧啞啞地走過去，那聲音並不顯得和早晨不調和，而且不久就隱沒了。警察站立道路中央，兩手下垂着，望着遠處，彷彿有一種特異的寂寞之感。風無聲地吹過來，雖沒有逼人的寒冷，已經有了多量的涼意。

行人極其稀疎。我的步履是遲緩的。迎着早晨的風，很想伸開兩臂呼吸一下，這清涼令人十分舒暢。我覺得安慰，或者可以說對自己的感謝。當我早晨初醒的時候，隔窗望一下樹葉之間的天色，偶然想道，「今天是假日，出去走一走也好吧。」就這樣地走出來了，自己不在外面散步已經有半年之久。

我走過許多條曲折的道路，望見一座高聳的城了。樓城外道旁排列着低矮的房屋，多數是商店，但店中並沒有耀目的顏色。我又走入一條小街，道路不而且極其狹窄，一些小販的攤子都近在身旁。車馬幾乎沒有，正像一個鄉鎮的集市。街道盡處是一個斜坡，那兒的空間意外地擴大開來。斜坡下有一個存水不多的廣闊的池塘

，四周充滿了鄉野景色。

沿着池塘旁的小道，我走到一個低平的土丘上。對面是一片花格的磚牆，圍着一塊長方形的土地。牆內充滿了樹木，松楊夾雜着扁柏，比牆頭略畧高出。那大半是一座墳園。它使我想到了會見過的和讀過的許多墳園的景象。「那死者，在葉叢的沈默中，似乎對後來者低聲致語……」我傾聽着，想走進去看一看碑石，撫摸一下守護着墳墓的樹幹，但終於沒有找出來門在甚麼地方。我轉過身，看見一片農田了，叢叢相接的大豆和高粱一直向南延展下去，隔着大路和一片菜園相對。菜園離得較遠，一片綠的尖葉子幾乎與遠樹相混了。我低頭窺視豆葉和下面的土地，在我眼中都是諳熟的。自己不和它們親近已經許多年了，爲甚麼它們毫沒有變化呢，葉子仍是長圓形，正和從前我摘下來用手打過的一樣。但田際間顯得異常靜謐，沒有虫叫，也沒有蚱蜢突然飛出來，這和我的記憶不甚相符。我覺得心裏畧一顫動，頗有折一段樹枝到豆田中去撿動一回之意。那驚飛的蚱蜢必是綠灰色的，而且很細小，我並不想追捕它，但那小東西一程一程地飛遠了，又有了一種輕微的失意之感。

這幻想在連續的鐘響中消散了。那低沈的聲音彷彿是從西方來的，帶着幾乎是動人的神秘的力量。我凝望着，看見一個高聳的十字形的樓頂。想是那些有信心的人們去做晨禱了。自己是始終過着不安定的生活的，在這清晨的好時光裏，也應當隨着他們去懺悔一下麼？

南星作：

石像辭

(詩集)

二十六年新詩社出版

二首十四行

燕京，一九三八

· 吳興華 ·

(一)

愛人同時被人所愛，在這荒涼的世中——
 當秋風從林裏吹過，掃下片片的枯葉，
 當灰的牆洞裏，灰的路邊，蟋蟀的音樂，
 緩緩昇起如一支笛唱着過去的歡情。
 在這世間我找不到與我同感的眼睛，
 泉水裏的影也不是我的自身——在深夜
 夢中遇見的笑臉是如何的和平、親切，
 為何白晝就都變得冷酷，如塵之墳塋？

當我佇足道旁察視一朵新開的玫瑰，
 聽見頭上第一隻鳥如一隻笛的高喚，
 我覺得那都是得為大地之子的光榮。
 我們俱被生下為人類，
 偶然墮下塵土的地面，
 結果只剩下了名字……人們管這個就叫一生……

(二)

當我想到一生不過是有數的幾十年，
 自己還正走在中途，說不清再有多遠，
 就達到大家共同的目的，那時，向後轉
 看看從前的事准是可悲可笑又可憐。
 同時我又怕我尚未將我的工作趕完，
 我的筆就和我一齊在土中深深收殮，
 那時縱使我想向你，或一切別人，呼喊：
 「聽着，我已明白生命的意義」也是徒然。

常我想到我明曉得在星空的深幽處，
 在花朵的呼吸裏或緩緩震動的雲間，
 都顯示着一個人類可憐狹小的腦子
 所不知的神秘……當我想到也許我偶然
 會觸到牠……那時前瞻茫茫無盡的行路，
 黑暗也吧，光明也吧，「平靜」已克服了「死」……



消寒小集

· 李道靜 ·

××處辦事先生們，每逢冬天禮拜六晚上有一個小小聚會，明為聯絡感情，其實是一些好吃好喝人生方想法提倡起來的尋樂開心辦法。

十一月裏第二個禮拜六，天一早就陰着，到了午後三點多鐘，屋裏就擰亮了燈，聽差從一間寒冷黑暗小屋裡把一塊一塊冰冷生硬的煤提了來放到燒紅了的爐子裏去。

屋裏是溫暖的。溫暖裡散佈着烟草的氣味。辦事先生們斟上了第二次新沏的茶。

緊靠南窗叫作哲夫那一位，這時正放下筆，點上了半截五月華。他在思索當前的事情：

「所謂風雅人物在這個時代裡不知道還有沒有他存在的理由？哼兩句不知打那裏聽來的陳舊的詩，捧捧戲子，就儼然以詩人自命，真使初入社會孩子怵目驚心。為了解決個人饑欲，還會巧立名目，想出許多怪好聽的字眼來。大概原來是詩人，按中國規矩詩酒不分家，且目的在聯歡，更有前人杯酒聯歡古話可引，利用原來極為方便的。奇怪的是既這樣設法使大家感情接近，為什麼暗中還要勾心鬥角，排擠攻擊，這真像中國大家庭一樣，表面還不得不敷衍面子，儼然冠冕堂皇，內容的複雜，却非局外人所能瞭解了。」

想想全是些使人不愉快的事，便懶得再去理它，無聊地舉起筆來練大字玩。

旁邊又有人談起這大城裏著名的小吃，談到後門的灌腸，穆家寨的穆桂英。

坐在桌子那邊的王國良抬起頭來看了哲夫一眼，有一個無可奈何的微笑。

哲夫想起這個老實人昨天跟自己借錢的事。他臉紅而且口吃地申述他借錢的原由，說是真沒有辦法，要不是為應酬，參加明天的消寒會，真不好意思開口。其實據哲夫所知，別人也不見比國良好得了多少。上禮拜五下班時，有一位處員老爺問哲夫明天怎麼樣，哲夫笑笑沒有答他。那個人便笑說，「孩子的書還沒有買，待兩天再買罷。」可見除了一部分另有辦法的風雅人物外，誰也不見比誰強，大概誰個皆抱一種得樂且樂主義，缺少心情對生活作一番永久安排。

哲夫真高興自己有一個美麗而且能幹的妻，這個賢慧女人減少了自己不少負擔。想到這裏他實實不免喜悅而且備傷。妻出外工作是好事，但這樣一來夫婦間快樂就全然斷送了。哲夫和妻結婚已經五年多，這麼長日子裏，夫婦間從沒有吵過一次嘴，即不免偶有臉紅事，覺得理輸那

個人，就忙向對方解釋陪罪，常常是一個甜美的笑和一個熱烈的擁抱結束了這場小小誤會。五年恩愛結果是兩個美麗可愛小寶寶的誕生，最後一個寶寶出世後，且由於米麵及一切應用物品飛騰暴漲，這個小家庭裏便漸漸顯得不似先前的快樂。其間哲夫又經過一次父喪，人也愈趨消沉，而家境也日愈凋落。前些年哲夫曾經寫過文章往各處投寄，由於一點偶然時運，刊物上也曾經好些次發現過哲夫這個名字，現在窮途末路，頗思再走這條下策，但想想實在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寫，所以偶然與刊留下的篇章，也只好供夫婦閒暇時的推敲了。這時真是這個小家庭裏最闊濶的一段日子，哲夫很早下班回來，兩個人悄悄地吃了飯，等到哄了孩子睡着後，夫婦倆便早早熄了燈，悄悄地睡了，夜半醒來，妻想到身邊這個人的勞累焦慮，常常抱着他哭起來。

今年秋天裏，妻無意碰到一位老同學王小姐，這位王小姐正打算請一位家庭教師為弟妹補習國文數學，聽到故人景遇如此淒涼，便決定請妻去擔任這份職務，且說這全然是朋友幫老朋友的忙，是義不容辭的事，請妻無論如何答應下來。妻回來跟哲夫一商量，覺得這實實是不可錯過的機會，便決定妻也出去作事，好在最小的一個寶寶也斷了乳，兩個小寶寶都怪乖怪斯文的，有祖母和一個老女僕照料着，妻可以放心無憂地出去了。聽說妻開始去作事那天，祖母和那老女僕還一直送到大門口，這個好心腸老女僕等到關起大門回到堂屋裏來，還一直誇獎少奶奶真是能幹，老太太愈真是那裏來的這樣好福氣。老太太自然高興聽這個

話，那天兩個小寶寶不但不看見媽沒有哭，並且一天還是笑容可掬的，越發顯得美麗可愛，彷彿她們也懂得媽媽出去作事是應該歡喜的事了。

這時期精神方面苦了的是哲夫這個人。妻原先說連禮拜在內每天午後五至七去教兩個鐘頭書，但因為王小姐和妻感情太好，並且又已多年未見，所以頭一天就被王小姐留在那裡吃了夜飯，談到很晚才打發人雇了車送妻回來。此後兩個多月都是這個樣子，大抵晚飯後不是和王小姐談天看書，就是一塊出去看電影了。老太太笑着說你們真不知道是那一世造下的緣法，這樣起膩，還不如搬到一塊好不好。夫婦倆聽到這話，便只好沉默，也許各人皆有各人的心事，老太太那裏懂得他們的心事呢。從這時候起，哲夫便沾染上一種喝酒的習慣，每天夜晚等老女僕把兩個小寶寶哄了睡着，一切皆入於安息狀態中時，雪梨一枚，二兩清烈的燒酒便開始自斟自酌。他喝酒總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得很慢，有時還會擺開一本書來看，但總以冥想時居多，蓋其意並不在酒，僅藉此打發這一段寂寞時光也。這二兩酒總得聽到妻叫門的聲音，他親自開開門把妻接到房來，看着妻換了衣裳，略事寒暄後，才在妻的溫柔愛撫中把最後一滴酒喝下。妻對於這件事真是勸他也不好，不勸他也不好，彷彿有千萬種委曲只有自己才能够懂得，真不知怎麼表示自己的意思才好了。她有時會眼睛紅紅的彷彿要哭似地說：

「哲夫，你得原諒我，我想你總有一天會懂得我，我現在不告訴你，我的心裏苦極了。」

真個的，哲夫近來發覺妻會那麼憂鬱、神經脆弱到無法再脆弱的地步，好好兒說着話會無原無故哭起來。他除了盡力安慰她外，實實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他覺得自己的心也異常酸酸澀澀地，彷彿是在等機會，一有機會也就要盡情地哭一場。

哲夫又點上一枝烟，仰了頭把烟圈一個一個由嘴裏吐出去，又看它漸漸在空間消滅。他對於這個小小集會的參與本無多大興趣，想到筵罷之後還得回家去受那種淒涼，心裡更覺得索然寡歡。他想要是在過去的日子，微醺之後回家去和妻一塊談天喝茶，那風光必然更爲旖旎的，現在這種幸福的日子，不知什麼時候才可以享受到。

下班時天已經黑了，X X處辦事先生們陸續由溫暖屋裡走到寒冷的街上去。電車路過單牌樓時，燈光、市聲和人影在陰霾的暗夜中抹就一片喧闐。哲夫他們就在那地方下了車，走到一家頗爲精緻的酒樓上去。

辦事先生們一到了酒樓，話就比在辦公室裏多了兩倍，彼此間的客氣隔闕彷彿也在這短時間中暫時消除，透出極親密的樣子來了。因爲這地方離新新極近，幾個人就談起今晚程硯秋唱的新戲「文姬歸漢」，從新新又談到天津的新式戲院，談到戲院裏的女招待。愛走八字腳，被同事間叫作鴨子的那個胖子，便談起他在天津玩女招待的情形來，結論是玩女招待還不如逛X X，女招待比X X還無情。這時年紀最輕的那個小羅開口道：

「我不相信你的話，女招待的地位無論如何比X X高，絕對不能跟

X X相提並論。也許天津那個地方真是特殊情形，在我們這個民風樸實處，女招待却大都是老老實實的，她們有些是良家婦女。」

「我暫且承認她們都是良家婦女，」胖子哈哈地笑着。這時伙計正把兩盤冷葷往棹上端，胖子一眼看見就即刻把一塊白油雞夾了塞到嘴裏去，骨頭兩端在嘴裏直咕嚕，吃得很有滋味。「可是請問你，良家婦女既然走到這個地方，難道她們還能始終維持她們的清白不成。既然做這種事，她就認清自己的身分，凡事委曲，天下間哪有這麼多單爲喝酒的醉翁，這麼多冤大頭。你大概只見過一個兩個，你多去走動幾處看，你就相信我的話了。」

在座人目光皆注視着小羅，看他究竟怎麼來答復。小羅常愛紅的臉這一次却並沒有紅，並且鄙視地望着胖子他們笑着，彷彿覺得中國沒有辦法這些混賬人也得來負一部分責任了。他冷冷地笑道：

「這完全是侮辱女性的話，中國女子職業不發達，女招待到現在還沒有人把它看作一種正當職業，都是你們這些人作下來的孽。我相信大部分女招待都是清白貞潔守身如玉的，這里舉的一個例子可以證明我的話一點皆不虛假，并且這個人曾經受過極好的完全的中等教育，誰說女招待裡都是些不學無術的愚蠢女子。」

於是小羅便提到他某一次「邂逅」，形容那個人的美麗溫柔鑿過他理想中的女神。他特別提到那個人那件樸素的藍布袍子和那條淡茄色長長的毛繩圍巾，說那對於她真是一種再蕭和沒有的裝飾，那淡茄色毛巾

輕輕依偎在她那柔軟的肩膀上，會現出那麼親愛那麼乖的樣子來，所以他說，即使單抽出她那淡茄色的毛巾來，也可以象徵出她的美麗和溫柔。

胖子他們全笑了。哲夫對於小羅的話也聽入了神，且對於那個人發生了興趣，不過他并没哈哈出聲來，僅用一種有趣的微笑代替了它。

「你們聽聽，」胖子笑着，「他說我剛才的話是侮辱女性，玩女招待是看輕她們的人格，可是却不反對他自己去和女招待講戀愛。」

小羅這次的臉真的漸漸紅起來，胖子看風色不好，忙着斟上了兩杯酒：

「得，老弟，我這裏先喝你一杯喜酒，同時再回敬你一杯。」

小羅和在座人也笑了。他真的喜歡了這幾句話，舉起酒杯來咕嘟一聲喝下去。於是一場盛會便盡歡而散。

辦事先生們走到外邊，才知道不知什麼時候天上已經落起雪來，黑暗的天空低低地壓在白天的屋簷上，夜景十分美麗。因為看到了雪，街上行人車輛漸漸稀少，便都打銷遊到那裏走走的意思，即刻雇車回家了。哲夫一人慢慢往東走去，剛走不了幾步，便聽到小羅在後邊囑道：

「哲夫、哲夫，你等一等。」

哲夫便站住了脚。一會小羅走過來笑說：

「哲夫，你對於剛才提到那個人有沒有趣味，假若高興，我領你去看看。」

哲夫想這這個時候還不會回來，便笑着點了點頭，重新跟了小羅往來路走去。

那是一座矮矮的西式平房，這時正有一派幽幽燈光從花紋玻璃窗裡瀉出，映在道旁白白的雪上。小羅手指這個所在笑道：

「你看這所房子，就可相信裏邊有個美麗的人了。」

哲夫不由笑了。小羅今晚興致會這麼高，到了裏邊坐下時，又笑道

：「你看這全然是一種愉快和溫柔的空氣造成的，走到這裏我就好像回到了我的家，我的溫暖快樂的家。」

哲夫承認了小羅的話。真個的，這所房子會現出那麼寧靜可愛的樣子來。其實它並沒有什麼奇特過分匠心之處，它只是舉一種樸素無華的樣子給大家看。那牆壁是用一種淡黃色的灰泥抹上的，屋子中間按適當地方懸着三盞淡黃色紗罩蒙着的燈，淡黃色燈光下有一大片雲彩似的青灰碎錦地氈伸張到每一個屋角隅去，幾把靈巧小圓棹和皮椅子疎散地點綴在這上邊，隨手桌邊花架上有水仙和一些奇異的艷色小植物，花氣爲熱流所薰，屋中各處便有溫暖的芬芳散溢着。但今晚這裡却會那麼清靜，那年輕小夥計到後邊安排吃食去後，這屋中就只剩下小羅和哲夫兩個人了。

「你等一等，」小羅看着哲夫笑道，「她是常常坐在那個櫃台裏的，現在准定到後邊去了，她一會就會出來的。」

哲夫心裏好笑，想說我倒不着急，也許着急的還是你。

「我初次來這裏也是在一個落雪的夜晚，」小羅點上一枝烟，夢幻似地說。「那一晚這裏也非常清靜，一個人也沒有。那一晚我並沒有喝酒，我僅用滾熱的咖啡來驅逐我身上的寒氣。但老實說，一走進這可愛的屋裏我全身就感覺溫暖了。我和她開始一段極親切快樂的談話，談到這大城裏落雪的夜，談到每一個落雪夜裏的故事。那一晚起，那淡茄色毛繩圍巾，就在我記憶裡留下了影子，到了晚上寂寞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到這裏走走。我漸漸感覺這個人全然是一個凜然不可侵犯的孩子，她大方然而端莊，面對着她使人有一種崇高的感覺油然而生。這感覺對於我真是快樂的，這於我已很滿足！……」

小羅的眼睛老瞧着通到後邊去的那道緊緊關着的小門，那是一種神秘，一會那帷幕就將被揭開，把出色的戲劇給大家看。

哲夫很懂得小羅這點淡淡的哀愁，所以他的心也不勝其軟弱了。他也默默地點上一枝烟，默默地吸起來，這屋中在瞬間之間會顯得那麼闊澹！

一陣輕巧高跟鞋聲在人的神經最敏銳部分揉搓着，憂鬱裏溶和着快樂。

哲夫的眼睛突地睜大起來，彷彿驚異發覺一件極新奇的事情，那個披了淡茄色毛繩圍巾有着俏麗身材的人，在推開小門進來時，也突地有一個躊躇，彷彿真的不懂得怎麼去應付今晚這兩位客人，臉不由得紅

了。

「呵，哲夫，你們……？」小羅喘喘着。

「真是想不到的事，」哲夫隨即恢復了原來的平靜，且看着這兩個笑起來。「魏小姐，你還記得我嗎，你還記不得在師範時你那個叫作余哲夫同學？」

魏小姐因為聽到是熟人，彷彿更不勝其難為情了，且由於一點今昔之感，微笑的眼睛裏會透出一派淚光來：

「真是想不到的事！五年多了罷，余先生？聽說你離開學校就去做事情，現在還做事罷？」

「做事！」

魏小姐覺得沒有什麼話說，輕輕嚷着「我到後邊看看咖啡煮得了沒有」，便一扭身走了。剛走不了幾步，便看到她那隻纖長白手從深藍美麗身影裏把一條小小雪白手絹掏出來去擦臉。

「好個情感濃重的孩子！」小羅感慨着。

哲夫沒有話說，又默默地點上一枝烟。

小羅彷彿極了解他這個沈默。他為他設想到那個人原也是舊家出身，受過極完全的中等教育，幼年間也會是嬌生慣養的小姐，現在會落到這個地步，所以他的一顆心也不勝其軟弱了。

侍者送咖啡來時，那位魏小姐却並沒有出來。兩個人心裡皆覺得極不好受，默默地喝一杯苦咖啡喝下肚去，便悻悻地走了。

雪還在靜悄悄地落着。天氣太冷，街上連一個人影子都沒有了。小

羅同了哲夫從一些冷寂黑暗的街道踏着白白的雪慢慢地往城的東邊走去。

他很後悔今晚不該約了哲夫來，不該約了他來使他受這樣刺激，但他

又很高興證明了那個人實實是一個清白的良家女子，所以他心裡現在實

實是悲喜交集了。「哲夫，你爲什麼不說話，我懂得你現在心裏很難過

。」

哲夫愣怔地看着他：

「我爲什麼難過，又不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是爲她想到她的境遇。

聽說她已經結過婚，並且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出來做這種事她的

丈夫怎麼辦？」

「她自然會得到她丈夫的同意的。不得到同意也沒有關係，這原是一

種正當的職業，並且她又是那麼清白貞潔。」

哲夫沉默下去。走了一段路他又說道：

「我相信他的清白，我也相信即使沒有得到同意她的丈夫也能够原

諒她。不過話雖這樣說，我們那真懂得人家當事人心理的痛苦！」

小羅覺得事實也實實是這樣，沒有話說了。轉過一個灣後，他便和

哲夫分開。

現在算只剩下哲夫一個人了。他的淚才開始掉下來。他想起回到家

後怎麼去安慰他的妻——

「呵，哲夫，哲夫，你原諒我呵，原諒我呵，我的身子是清白的，

清白的！」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成。

宋代之物價

最近北方物價騰貴，爲空前所未有，米麵爲尤甚。購麵則須列爲長隊，循序而進，恒有老婦人夜以待旦，守於米麵舖之門前，而無所得者，米則幾無處可購，生計可謂艱矣，然肉菜之屬，尙易購得，非若宋時，一鼠亦值數百金者。茲錄金人圍汴京時之物價於後：

「敵之圍城也，京城外壕壘掘掘畧編，出屍取擲爲馬槽，城內疫死者幾半，物價踴貴，米升至三百，豬肉斤六千，羊八千，驢二千，一鼠亦直數百，道上橫屍，率取以食，間有氣未絕者，亦剝剔以去，雜豬肉食之，蔬菜竭盡，取水藻若之以實，椿槐方芽，採取唯留枯枝，城中貓犬殘盡，游手凍餓死者十五六，遺骸所在枕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讀此則宋時生計之艱可知，慘狀可知，吾人處於今世，亦當知足也。（白峯）

一個強盜的故事

· 法國庫里葉作· 孫明三譯 ·

這是法國十七世紀的一封信，是一八〇七年十一月九日路易庫里葉（一七二一—一八二五）寫給他的姪女加比勒的，信的內容敘述他旅行的一段故事，中間情節異常緊張，結束却輕率而幽默；現在我刪去首尾，將當中精彩的一段節譯在下面。

一天，我到加拉布勒（註）旅行去了。加拉布勒是一些兇人所居住的地方，他們不惟厭惡一切的人們，尤其仇視法國人，他們憎恨我們以至于死，如果落到他們的手裏，其命可想而知了。但是，要對你講這究竟是因為了甚麼，太長了，暫且不提吧。與我同行的是一位年青的小伙子，生着那樣一個面孔，我們在韓西遇見的那位先生，你還記得嗎？他或者更像一點，我並不是說這個爲了引起你的興趣，而是因爲實際上的確是真的。

山裏，全是崎嶇不平的道路，馬走起來非常的困難。我的同伴在前面帶領着路，忽然現出一條小道，他認爲較比近便，我們就轉向那個方面走去，于是由此開始迷路了。這是我自己的錯誤，我應當信任一個二十歲的頭腦嗎？走了許多的叢叢，穿過不少的森林，整整的尋找了一白天，但是越找越迷失。當我們發現一所房子，走近他的時候，天已經漆

黑了，一點沒有猶豫，我們就走進了這所房子；但是，又怎麼辦呢？結果發現族王的一家人正在圍着桌子用飯，看見我們，開口就請我們去一同吃。瞧，我們就這樣吃起來，喝起來了；至少，他——我的同伴是如此，因爲這時候，我正在暗暗的窺察四周的景況和主人的情形。主人確是一個曠工的模樣；但是那間屋子，你能認爲他是一間軍械儲藏室，盡是些大鎗，手鎗，大刀，小刀，以及長的短的各種刀鎗。我覺得一切都有些討厭我，其實我看着也是不大喜歡，我的同伴，他却相反，與他如同一家人似的又說又笑。像這樣的不謹慎，我本應當給他一個暗示，但是，如果他喊出來：他最初說我們是甚麼人，我們是從那裏來，將要到那裏去，他也不想一想，我們是在致死的敵人家裏，並且是單獨而迷路的，離着人類的一切援助如此的遠。遂後他甚至於甚麼也不忽略，告訴主人他很闊，允許付給他們一切的用費，和明天早晨作我們嚮導的人豐富的報酬，最後更說到他的手提箱，極力請求人家代他多多注意，主人給他一個長枕放在床上，他說他不需要。啊！姑娘！姑娘！這樣的年歲是多麼可憐啊！姪女，人家會因此疑心我們帶着許多的珠寶，其實，手提箱裏面使他如此掛慮的，却是他未婚婦的密封信。

晚飯吃過，我們被留住，主人睡在樓下，我們睡在樓上，有一個須用梯子上去高七八尺的掛鋪，我們這睡臥的地方如同鳥巢一樣，進去的時候必須在掛着一年食物的椽木下爬進去，這位年青人首先爬了進去，並且躺下就睡着了，腦袋枕在那寶貴的手提箱上。我，我決定暫且不

睡；將火弄旺，靜靜的坐在旁邊，夜差不多十分安靜的渡過，于是我覺放心。但是。當我覺得東方發白，不久就要天亮的時候，忽然聽見下面主人和他的太太低低的講話，並且爭議起來，于是我將耳朵貼在通到下面的壁爐上，很清楚的聽出那男的說：「好戲！末了，應當我把這兩個全殺死嗎？」女的回答：「是的。」以後再也聽不見甚麼了。

我向你怎麼說呢？當時我的呼吸幾乎停止了，全身冰冷如石：你如果聽見我，會不知道我是已死還是在活着，天主！我在想！……我們只有兩個人，並且沒有一點兵器，對方，他們有十四五個或者更多。我的伙伴疲乏的還在昏昏死睡，叫醒他，必有聲音發生，我不敢；獨自逃走吧，又不能夠；窗戶雖然不高，但是，在下面兩個如狼惡犬不住的狂吠，……你可以想一想，我處的是如何的境遇啊！

一刻鐘過去，我聽見樓梯上有人了，由門的裂縫向外偷窺，看見主人一手端着燈，另一隻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上來了，他的太太跟在後面；我躲在了門後。他推開門，但是沒有進來，把燈放下，由他的太太接了過去；遂後光着腳進來了，女的留在外面，用手遮住燈光低低的說：「慢着慢着。」男的走進梯子，用牙咬着刀，輕輕的爬到床的高處，可憐的年青人正在仰面沉睡呢。他一隻手持着刀，另外一隻手：啊！姪女！捉住一條掛在天花板下的繩，切了一片就如同來的時候一樣退下去了。門關了，燈光漸漸的消失，剩下我一個人呆呆的沉思。

天亮了，主人按着我們昨天晚上囑咐的時間將我們喚醒，並且領我

們去吃午飯，一頓豐富的午餐。我告訴你，兩隻陶罐就是其中的一部份，女主人說：應當吃一隻，帶着一隻，于是我明白了那句可怕的話語：「兩個全都殺死了嗎？」並且我相信，聰明的你，一定也很透澈的明瞭牠的意義了吧！

（註）加拉布勒是意大利南部與西西里相對的一個地方。

搜集材料的方法

法國政界要人賈·勃魯姆（M. Leon. Blum）他有一個怪習慣，喜歡把每一個觀念，都筆記下來：也許是他自己的思想，也許是從別人談話中得到的意見，只要對於他具有新奇意味的，他就要記載下來。如此的觀念，也許在汽車中發生，也許在吃飯時發生，也許在辯論時，在飛機中，只要一發生，他立即取出筆記簿來，很快的記了上去，偷筆記簿子不湊手，就用一張紙片，有時竟寫在報紙角上。他對這些筆記，時時加以整理，並妥為保藏，論文，辯論，幾全從這些筆記中取材。

詹文滂：「歐美透視」



悼

外一章

· 李曼茵 ·

鄰家的孩子因病死了，我感着失了一個小朋友的悲哀。

死者家境的不好，彷彿一盆乾沙要一株水中植物生長起來那樣的不容易。他還是一條小小的嫩芽，便匆遽的枯萎，決絕了未來的惡運，這於孩子是幸福的，但是生者是要負起罪來的，因為他爸爸並沒有盡了為父的義務。我原諒他的貧窮，却不能恕他失了檢點，讓孩子無辜死去，我爲這幼小的靈魂天亡而憤慨了幾天。在日記上爲他寫下這紀念的一段。

「雨後的一夕，你在那映着虹影的窗下捉了一個叩頭虫，你得了個活玩具，如漫畫上貓伯伯捉着一只狡猾的小耗子那樣得意，你要求他跟你叩頭，你不斷的說，叩一個，叩一個！」

玲兒，你記得不，當時我看你很快活，以爲你對於叩頭虫的要求並不太苛，那時它是你的小俘虜，你呢，却正如放大了幾千倍的香煙畫片上那個拿破侖，的確的，你的眼珠子那樣大，黑漆頭髮歪的那樣可愛。隨後我便給你起個外號，叫你「小拿破侖」！你不懂這名字的由來，曾經求我給你解釋，我說你長的像那個古昔的法國英雄，而你却以爲我哄你，說我又欺負你，是呵，我慣於這孩子們笑了而自己却站在一旁哭着，或是你們哭了而我却站在一旁笑着的那種人！

小東西！如今我耳裡仍瀉瀉着，「叩一個，叩一個」的聲音，你呢，你再也不能聽到我叫你小拿破侖了。

我們在兩個世界，我們隔絕了，我如那綠溪行的漁夫，於既

失的桃源感着迷津的悲哀了。

這裏我得告訴你，你的死雖不似拿破侖爲荒島那樣磨折的慘死，但你爸爸你媽貧窮的家境也和荒島差不離了。你是死於肺結核的，你不懂什麼叫肺結核，那是一個人的營養不夠，慢慢的讓肺葉壞了的惡病。這個病若在鴨子頭那個有錢的孩子——原諒我提起你所恨的小敵人，他決不會很快就死去的。從今以後我不再和你所恨那醜鴨子要好了。我將獨自的過我的日子，再也不問一切。

今夕又是雨夕，院子裏除了我一個人之外，還有那躲着叩頭虫的爬山虎層層着黯然的慘綠，灰空正渡着冥冥的黃昏。」

石

爲荒淫而謳歌麼？（你該不是那樣的。）

設想你是自動離開了那山上的第一塊石。有高尚美德的怪石，像廚房裏的抹布，容忍着一切呪咀的髒污，以換來人們的潔白，終而你退藏於暗淡的角落裏？

人慕你孺子的心——懷思着一塊沉吟的蒼石浸潤於青色的澗泉之淵的那人，他曾默對着你想像你是頂喜歡愚公的話，讚美愚公忍耐的品格，而離開了那山的石頭。

祈求你，告訴他們，愚公是怎樣遷移的山，怎樣耗費的時間，怎樣從容如擊蒼海之水以計點滴。

你——石，一切創造的手，你是我們的手，靈魂的手，讓出大地黑暗的手。

附記：「文苑」編者還在一個多月以前和我索稿，漫應之後，却以匆忙無暇執筆，刻該刊出版在即，爰將舊作二章以應之，抱歉抱歉。

八月二十五日

從創作說起

· 蕭人 ·

在文學方面，欣賞已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創作比欣賞更難，加倍的難！

有人說：「在文學的園地裏，我們需要成千成萬的有欣賞能力者，而不需要那麼多的創作家。」這種說法在原則上是對的。實在說起來，十年二十年可以產生三十位五十位文學鑑賞家，批評家，却不一定能够產生一兩位創作家。即令用教育的力量也是枉然。因為教育可以製造鑑賞與批評的人材，但一談到創作，牠就不敢「包票」了！

「筆尖兒橫掃五千人！」「一枝秃筆，勝過十萬毛瑟！」這，固然是文人在那兒「老王賣瓜」，「弄筆頭子」，過甚其詞的誇張，然而依能說文學沒有感力 *Inspiration*？一篇力的文學作品不抵一斤山藥蛋麼？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確乎能把握住多數的讀者，使其生活、思想因以改變，甚至影響社會的安甯，人類的

幸福，這種力量是無形的，却隨時隨地的激動，生發，梁任公會大聲疾呼「因斯披里純」，自有一番見解，世人多不注意，只認定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十年寒窗，一旦青雲」，那有什麼辦法！

一般急於登龍文壇的志在文藝者，因為成名之心太盛，往往尋求捷徑，不擇手段！生活日趨浮躁，文思愈見淺薄。英諺云：「詩人是生來的，並不是造出來的」(A poet is born, not made.)，在他們認為是絕對的真理，推而廣之，凡是文藝底的創作，統歸之於天才，不是人力所能完成的，他們的標語是：「天才高於一切！」他們的口號是：「神來之筆」！是「靈感！靈感！靈感！」世界名著，在他們是不值一顧，中國偉大的著作，他們或者尚未涉獵，把讀書看為艱辛而煩重的的工作，從不肯多下一些功夫。天才，固然不能絕對的無效，

不過我們不要誤會牠是天生的高才，應解作天賦的一種才能，假如有機會努力的把牠發展一下，有如琢璞為玉，可成大器，否則依然是一塊華而不實的廢料。靈感對於創作自然有相當的助力，血和汗是完成創作的根本條件。「不勞而獲」，在生活方面我們尙難表同情，粗製濫造的文藝創作，怎能感動讀者呢？古人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才是從艱苦中得來的經驗，一個避書如避仇的文學幌子，即令偶而即興寫得一兩篇東西，那好像嵌花的玻璃球，嬌巧玲瓏。一覽無餘，終不過為小擺設而已。

小泉八雲曾說過：「普通階級的文學作家，主要地是靠著觀察與不斷底經驗，他們不能希望什麼突然底靈感與驚人底直覺。他們必須是忍耐地去苦尋之後，才能够找到真與美，他們只是賴着多年的研究與苦工，而後能知道如

何地表現他之所感與所見。雖然不能說是絕對的，可是教育對於這樣底人們確是重要極了，我說「不是絕對的」，因為自己訓練也常常可以補足了那種普通教育之所能。」可見志在文藝的青年們，入大學受教育固然是很重要、自己刻苦用功，訓練自己，尤為重要！

因為作者的個性不同，而其趨向亦異。有的作者天性活潑，交遊廣闊，客觀的精神特別旺盛、喜歡作實際的考察，最好從事於動的文學，——如戲劇，小說，雜感文之類；有的作者天性沉默，行同枯僧，喜歡作飄渺的幻想，主觀的精神特別旺盛，最好從事於靜的文學，——如詩、詞，抒情文之類。這裏所謂動的文學與靜的文學，從前多半被稱為客觀的文學和主觀的文學。無論選擇了那一條道路，我們在開始進行的時候，總須抱着吃苦耐勞的精神，視蜀道如康莊，亦步亦趨，按部就班的走向前去，到後來纔會得到一些成績。世界上沒有一個作家僥倖成功的，「一躍成名」在別的事業上難或有之，在文學上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

世界文學史中成名的作家，考察他們的生活的遺跡，不禁令人十分驚訝！他們有的終身不娶，過着僧侶式的生活，有的不畏艱險。時常站在生命線的邊緣上，與命運搏鬥，有的拋棄了父母妻子而浪跡江湖，有的放棄了既得的福利，而埋首痛苦的深淵裏。他們僅有的財產，是一顆赤裸裸的心和一隻飽含着血和淚的筆。就拿歌德來說吧！當歌德放下了自殺刀而握起了筆

寫「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時候，是一幅什麼樣的圖畫呵！當他聽見他的兒子死了，叫道：「越過死綫去，前進呵！」他於是又繼續着他的寫作，轉換着心思去做文章而戰勝苦惱，這是何等的魄力呵！「世界一戰場，人生一惡鬥」，從這戰場中、惡鬥中所帶來的痛苦，當然是深沉而普遍的，然而稍具頭腦的作家，不惟不為那苦痛所征服，反而能利用那苦痛，作為作品的原質，被蒸溜融解，提煉，而變為一種新的「人間苦」的結晶，那結晶在文藝方面也許被稱為偉大的創作！一遇到艱苦就退却下來的，永遠難走入作家之林！你想一位創作家，他

有一顆大公無私的心，銳敏的感覺，高遠的思想，美妙的技巧，假如他沒有耶穌基督擔負人類罪惡的精神行麼？

一篇作品的完成，手續也是煩雜的，如選材，精構，寫出，修改！許多年或許多次的修改然後纔得發表出來，有人把創作比作孕婦生產，那程序是十分相像的，孕婦不經過血肉的消耗，巨烈的陣痛，最大的努力，是產生不出碩健可愛的嬰兒的。一篇偉大的文學作品，不知絞作者幾許腦汁滿帶着幾許痛苦，克服何等的困難，然後才得完成那繁重的工程。一個初走入文藝創作的道路的人，最忌的是浮躁，最要緊的是沉默，能駕御痛苦，用盡了心機，把痛苦移在一種不朽而燦爛的作品裡。小泉八雲告訴一般文藝的愛好者說：「遭遇悲哀與駕御悲哀——特別的是駕御悲哀，是能給人以力的。人們習角力為的是身體強壯，但是人們為精神強壯的時候，一個人必須要練習着與苦難角力。請你們想一想文學中的比喻，都是表示出這同樣的真理——鍛鍊之後才知那個是岩石，

那個是金塊；經過流水的沖打才知那個是泥土那個是真石；要經過多少自然的變遷，我們才能認出「膚淺的」之應該滅亡與分裂呢。」每年文學之類的出版物，排列在書店的「新書」架上的，不知幾百千冊，經過十年的淘汰，能否存留一二冊與讀者變為親熱的朋友，那却成為問題，可見「急就之章」，或為稿費，板稅而粗製濫造的作品，儘管可以蒙蔽，欺騙讀者於一時，終被「時光老人」的巨掌把牠投擲於牠所應到的地方去了，毫不通融，絕難挽回！為一部或一篇創作費了十年或二十年的時間和力量，那算不了什麼，可是你要記着：不能像枯僧苦脩似的動動懸懸的在磨鍊，製作，即使三十年四十年的功夫，依舊是徒然的！所以一個作家，矢志於文學，為完成自己的創作，往往不惜任何犧牲，一旦大作告成，其愉快之情不亞於亞幾米底 Archimedes 發現真理時赤裸裸地從澡盆中跑出來嘴裏喊着「Eureka!」【Eureka】！俗語云：「苦盡甘來」，創作的程序，多半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從事於文學的同志，切不可急於成名，須埋頭苦幹腳踏實地的寫作，將來在文學的園地裡，一定有所建樹的！最後我還引小泉八雲的話作結，並向欲從事於文學創作的青年們作一個忠告：

「當你在困難中不知確是怎樣好了的時候，請你沉靜地坐下，寫出一點東西來！」

怎樣看相

· 袁問撲 ·

我並不是一個相士，我也沒有研究過相術，下面所說的，都是照着我自己做學生和做教員的經驗來的。

我在家鄉小學畢業之後，就進了杭州一個教會大學的附中，裏邊十之七八，都是窮苦的學生。在大學部裏面，窮苦學生的成分，似乎較多一些。該校所定的學膳宿雜等費，每年一共是八十元。可是交全費的學生，還不到十分之二，還有一種是減費生，大概占十分之四五，每年交費四十元。還有一種是自助生，每年交費是十元，每學期只交五元，便包括一切學費膳宿費體育圖書醫藥等一切的費了。

我們在校裡吃飯，每人都有指定的桌位。在我那一桌裏，還三種學生都有。其中有一位是姓陳的，是全校聞名的「美男子」，又是大學三年級生，又加上他那種和藹待人的態度，尤其是他，對你說話時那種溫柔甜蜜，使人心醉的美男子態度，當然要使全桌的人，都愛他敬他了。當時他最使我們佩服的，就是他不和我們搶菜吃。他總是那樣的謙讓，將他所應得的一片肉或一個蛋質下來，讓我們吃。

同桌吃飯的還有一位山東來的大漢某甲，是全校聞名的「大飯桶」（中學一年級生）。非但「美男子」所省下來的一份好東西，都要到他肚子裏去，就是我們自己的一份，也常要被牠掠奪而去的。「大飯桶」老是那樣不改，就是在十手所指十目所視的

道德壓力之下，也不能轉變他的掠奪主義。最後我們只好報告學校當局，不願與他同桌吃飯。

當時最使我不快活的，並不是「大飯桶」，乃是坐在我左邊的「張××」。他長得又瘦又矮，一個像尖頭錐樣的頭皮，配上了一雙尖小近視的妖眼。在狐狸樣的嘴巴裏面，伸出兩個久未洗刷過的門牙來。那副小妖精似的面孔，又加上一層青黃色的油漆，見了他已經使你够受，何況又是坐在我的左邊吃飯。恰好大飯桶就坐在張××的上邊，張××的一份菜當然是先被掠奪，於是張××就侵掠我的一份，有時還要侵掠美男子的一份，不過他總有一副笑顏或幾句甘言相報。

可是坐在我右邊的是美男子，他是我心目中的美人兼英雄，我不願在他面前丟臉，更要表示我的豪俠慷慨，當然我就不願去侵掠他的一份。但是討厭張××的心理，也就一天增加一天了。閑話少說，現在我要特別請諸位注意的，就是在那一桌裏面，至少有三種代表人物。社會上像他們一樣的是很多很多，都可以歸入這三類裡面。

一、謙虛和霧退讓的，如美男子。
二、只顧自己，不顧別人，不怕他人恥笑，不怕社會公論，自驕自滿的，如大飯桶。

三、欺善怕惡，唯利是圖，但手段較為圓滑的，如張××。
我想諸位的朋友親戚裡面，都有這三種代表人物。他們的事業行為，諸位都很知道。大概是同業美男子大飯桶張××三位差不多，或者諸

位可以從他們身上去推測就好了。現在我也不妨將他們三位離校後的小史寫在下面，恐怕與諸位所推測的沒有多大差別。

一、美滿的家庭，太太並不太美，但他是很愛她。他的地位和薪水，還只是科員階級，但他是很滿足。可是他的太太和親友，似乎有點出乎愛心的懷恨——恨他沒有出息。不能進取。

二、別人不願與他同棹吃飯，同房同住，同走同玩，教員對他也沒有同情心。結果不到一年就請他走了，現在在家裏種田，倒是很勤勉努力，但常有衣食不足之憂困，人緣不好，借貸亦很困難。他的太太常對人批評他說「簡直不是個人」。

三、出校做事甚為順利，最初很能得到主管人員說他太「陰」太「貪」太「不大方」而開除了。他已有些積蓄和產業坐着也餓不死。他的太太也很有錢，很美麗，確是配做第一流的交際花。表面上他們是很親愛，實際上是同床異夢。

當然上面三位若是遇到好的機會，也可以作很大的事情。我們不能說這三種的人只配作這種小事情的。不過就是讓他們去作大的事情，他們也決不會作出轟轟烈烈的事情來的。譬如說第一位罷，最多也不過是個「守成」的曹參。譬如說第二位罷，最多也不過是一毛不拔家藏百萬的守財奴。譬如說第三位罷，是多也不過是易牙開方之流罷了。凡是要做偉

• 本文作者速寫像。



大事業的人，決不是這樣的。在這三種人之中，第一種還可以說是「中相」其餘就不足道了。古人說：

一、「謙受益」——只是受益罷了，却沒有大的出息。

二、「滿招損」——最易毀壞了自己的聲譽事業和幸福。

三、「欺人者人必欺之」——雖一時勝利，但終必失敗，都免不了

「食小失大」的危險。

除了這一回深刻印着的經驗之外，我還有一回同樣深刻的經驗，可以作相人的根據。華北有一個著名的私立大學，牠的圖書館裡面有許多研究室和一間閱報室。我的研究室和閱報室最近，給我一個絕好的機會去觀察研究那個報室裏進去出來的人。

最初引我注意的是兩位不算太瘦中等身材年已不惑（現已五十多了）而尚未留鬍子的朋友。他們常是一同進來，一同出去，看見了我們，總是笑咪咪的點頭，一點也沒有架子，態度之好不下於上面所說的美男子。他們來看報的時候總是在閱報室裏沒有人的時候。倘使來的人多，他們總是那樣謙和的讓給別人去看，「我已看過了，你不必客氣了」，他們會對你說。有時他們會立在你的背後再看幾分鐘，有時就走出去，過了幾個鐘頭再進來看，我覺得這二位高級的老書記，實在不錯，我就開始打聽這二位的姓名。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該校理學院裏二位大名鼎鼎的「元老」教授，他們的薪水都是破例的增加到該校所定的最高額以上。這還不算什麼，最使人羨慕的就是獨掌政權的該校「老校長」，

隔一些時候，就在一間三等戲園買兩張定價二角錢的戲票親自奉送給這二位元老叫他們不要太用功讀書，也得出去消遣消遣。此時「老校長」還請他們到家裡去吃一頓老校長的愛妻親手入廚所做出來的北方炸醬麵。可是這二位元老，仍是毫無驕氣。他們雖然是學術界的權威，可是他們至今還不敢發表一篇文章，或作一次公開演講，或做一回的某某學會會長。

與這二位元老一樣有名的，就是一位青年有為，好出風頭，得有「先斬後奏」職權的「重臣」。他曾得到過老校長所特賜的前排梅蘭芳戲票一張，嘗過老校長所賜食的新疆哈密瓜一片，可是老校長的愛妻親手入廚所做出來的炸醬麵，他還沒有資格去嘗一嘗。

他看起報來，作風又不同了。乘着沒人注意的時候手脚很快的將他所要看的報摘下來，拿到他的公事房裡去看。有時就命令工友將報先送到他的公事房去。有時走到閱報室裏，看到許多人都擠在那邊注意一段新聞的時候，他會笑咪咪的向他們說，「密斯德張，密斯李啊，有沒有什麼特別消息呢」。乘着張李二位指給他看那新聞题目的時候，他就一擠而進，帶着笑容說，「了不得！真是大消息！對不起得很！不要走開哦！一同看吧！」我在一次擠出的時候，就自己想到，「了不得！豈有此理！」不過我接着又想，「這樣的人不能久居天津的，不久就要到南京去的」。

（未完）

詞中理想的「郎」和「娘」

·劉維扈·

「詞」本是一種抒情的筆墨，尤其是宜於男女情情的描寫，像岳武穆的滿江紅：「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這樣的詞句，卻

子佳人來做這詞中的理想的「郎」和「娘」，如今我們先從「郎」的方面來說罷：

究竟是屬於少數呢，便是蘇東坡的詞，素稱宜于關西大漢，鋼琶鐵板，高唱大江東去的念奴嬌，還有著：「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這樣的句子呢。

詞中「郎」的理想人物，大概不外乎什麼王傑，周公瑾，潘安，衛玠，沈約，庾信，劉晨，阮肇，杜牧之，韋皋這類的人物，但詞中却很少寫出了他們的完全姓名，雖然偶一有之，如：

所以「詞」在中國的文學裏，最是一種纏綿悱惻的文字，當然他所描寫的方面，是無外乎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描寫的人物，是無外乎什麼檀郎，玉郎，如：

姜夔的琵琶仙：「三生杜牧，前事休說」，
蘇東坡的念奴嬌：「遙想公瑾當年」，

顧夔的真美人：「玉郎還是不歸家，教人魂夢逐楊花」，
韋莊的天仙子：「玉郎薄倖去無蹤」，

而大多數呢，總是稱爲什麼王郎，周郎，潘郎，沈郎，衛郎，庾郎，劉郎，阮郎，杜郎，韋郎等等，如今且就詞中常見的句子，略爲舉例如後：

南唐後主的一斛珠：「綉床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
和凝的山花子：「伴弄紅絲綉拂子，打檀郎」，
和小娘佳人之類，如：

王郎：

陳策摸魚兒：「憑高試問，問舊日王郎，依劉有地」，

周郎：

羅椅柳梢青：「子野聞歌，周郎顧曲，會惱夫君」，

李彭老路莎行：「周郎先自足風流」，

潘郎：

韋莊江城子：「綬擗綉衾抽皓腕，彩鳳枕，枕潘郎」，

史邦卿夜行船：「白髮潘郎寬沈帶，怕看山，憶他眉黛」，

溫飛卿的河傳：「雪梅香，柳帶長，小娘，轉令人惆悵」，
溫飛卿的荷葉盃：「小娘紅粉對寒浪，惆悵正思想」，
柳耆卿八聲甘州：「想佳人，妝樓長望」，
蘇東坡江城子：「携手佳人和淚拆殘紅」，
但有時他們卻不願意用這些名稱，于是找了些古代的風流人物，才

衛郎：

潘希祖大有：「十分衛郎清瘦」，

沈郎：

南唐中主浣溪沙：「沈郎多病不勝衣」，

庾郎：

姜夔齊天樂：「庾郎先自吟愁賦」，

張惠言六醜：「庾郎正瘦，愁來無處著」，

劉郎：

皇甫松天仙子：「劉郎此日別天仙，登綺席，淚珠滴，

十二晚峯青歷歷」，

蘇昭蘊浣溪沙：「不為遠山凝翠黛，只應凝恨對斜陽，

碧桃花樹憶劉郎」，

阮郎：

溫飛卿思帝卿：「唯有阮郎春盡不歸家」，

毛文錫訴衷情：「劉郎去，阮郎行，惟有恨難平」，

杜郎：

姜夔揚州慢：「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

李彭老賜莎行：「嘆而今，杜郎還見，應賦春悲」，

韋郎：

姜夔長亭怨慢：「韋郎去也，怎忘得，玉環吩咐」。

以上這幾個人，差不多都是詞中常見的，而我所舉出來的，不過纔是百分之一罷了，其中尤以劉郎見得最多，記得詞中關於劉郎的警句，如：

周晉一枝春：「縱聞華，怎感劉郎風度」，

黃鍾秋蕊香令：「秋在劉郎綠鬢」，

都是很可令人玩味的句子。

此外還有什麼陶郎，便是陶靖節先生，但陶先生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高人，雖也是文采風流，但似乎和潘安衛郎的風流，不大一樣，所以在詞中，我只記得：

翁元龍綠都春（詠菊）：「恨他清淡陶郎，舊綠尚淺」，

是偶而被人提及，此外似乎很少見呢。

還有蕭郎，在詞中倒是迭見不鮮，如：

劉仙給江神子：「憔悴蕭郎，贏得帶圍寬」，

趙聞禮魚遊春水：「不寄蕭郎書一紙」，

但在我個人的記憶中，卻想不起蕭郎是誰來，但記得：

全唐詩話中：「崔郊有婢，端麗善音律，既貧鬻婢于蓮帥，郊思慕

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于柳陰馬上，漣泣誓若河

山，崔贈之以詩曰：「候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公睹詩，令召崔生，及見郊，遂命婢同歸」。

是有著這樣的一段故事，也許蕭郎就是因為：「從此蕭郎是路人」

這句詩而產生，而並沒有有一個指定的人呢。

如今說到「娘」的方面：

古代的女子，多數是以姓傳，不以名傳，所以除掉極少數的，如什麼蘭盼盼，蘇小小，薛濤等有名有姓的女子以外，大多數都是叫着「某娘」，當然詞中也不能例外，而其尤其著名，在詞中最多見的，便是什麼謝娘、蕭娘、秋娘，秦娘等等：

謝娘：

章莊荷葉盃：「記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識謝娘時，水堂西面畫簾

垂，携手暗相期」，

顧夔浣溪沙：「惆悵經年別謝娘，月窗花院好風光」，

蕭娘：

孫光憲更漏子：「半夜蕭郎深院，扇綉戶，下珠簾」，

孫光憲玉蝴蝶：「無語對蕭郎，舞衫沉麝香」，

秋娘，秦娘：

歐陽修一剪梅：「秋娘容與秦娘嬌」，

此外翁元龍的絳都春：「秋娘羞占東籬畔，待說與深宮幽院」，是以菊花假託秋娘，並不是真正的秋娘。

其中謝娘在詞中見得最多，尤其是在五代人的詞裏，記得僅僅在一部花間集中，就會經見到十四五次，至于謝娘是何時代的人，記得在明人的筆記中，會有著一篇考證，可惜我現在不能記起了，同時也有人

說謝娘即是秋娘，大概是因為秋娘是姓謝的關係，在

樂府雜錄上：「望江南曲，始自朱崖，李大尉鎮浙西日，爲姬謝秋

娘所製」，

秦娘是見于：

劉禹錫秦娘歌引：「秦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尚書薨于東京，爲衛州刺史張懸所得，懸謫武陵郡卒，秦娘無所歸，日抱樂器而哭，繼客聞之，而歌其事」。

蕭娘見得很早：

南史王宏傳：「不畏蕭娘與呂總，但畏合肥有章虎」，已經提到，

至于再求詳盡，則須另待考證了。

詞中理想的「郎」和「娘」，大概也差不多盡于此矣，假若還有佚漏的話，只好另俟機緣，再爲補正了。

月和燈

夏虫裡我詠過流螢和知了，
到秋天只剩下墻角的幽鳴；
失掉了月色還掛念些甚麼，
偏夢見黑影搖曳掙亮了燈。

(林野)

孤往者

孤往者見寒潮落自冷谷

漂浮着木葉

黃與黑的氣味

冬之季

成白骨的疏林

此乃繁夏之陳跡

(深閨誰還有夢裏人呢)

下弦月彳亍殘堞上

有婦人披髮獨泣

弓拾起荒堡上的骷髏

晚風撕亂她的頭髮

破衣幫她滾開了地上的沙石

(她要挖一個埋屍之坑)

堆一堆黃土

爲無名的歷史

垂一個永久的譏嘲

• 李曼茵 •

來！……一枝看不

見的笛子

(Viensl.....unrefule inuisible)

雨果 (Hugo) 作

沈潛庵譯

來！……一枝看不見的笛子
在菓樹園裏呻吟。

最靜穆的歌

是牧童們的歌聲。

在綠橡樹下風吹皺了

河水的幽暗的鏡子。

最喜悅的歌

是鳥兒們的樂曲。

願任何憂慮不困擾你。

我們相愛吧！相愛永久！

最可愛的歌

是愛情的節奏。

雨

· 楠立 ·

「芬在家嗎？」

「沒有，出去了。」

「你知道她什麼時候出去的吗？」……

窗外樹葉響，像耗子啃頂棚的聲音；天空

濃雲湧上來，像要下雨；初秋的雨無定，我只

好匆匆忙忙的寫了這幾個字，預備趕快走。

「芬！打電話給你，說你不在學校，我不

信，一直跑了來果然不見你的影子，真覺得喪

氣，想等你又怕遇雨回不去了；擅自拿了幾本

書，請原諒，有功夫去找我玩吧！楠 即日」

剛寫完，邁出門檻，地上有豆大的水點很

均勻的散佈着，海棠的葉子響，原來是被雨水

敲打着，刷刷的又夾着細風；如果在家裏，小

姑娘們一定要喊着說：

「老太太擲骰子，大點兒啊！」

我走在廊子上，徘徊躊躇，看看天陰沉沉

的。

「也許不會下大雨！可是，如果真下起來

怎麼辦？淋濕了怪討厭的。」

于是，又走進屋子，翻翻書看不見字，真

不知該怎麼辦？

隨着我這點猶疑，雨聲更大了，樹枝搖曳

着，海棠掛在枝上，從屋簷直傾瀉下雨水來，

打在磚地上，石階上，滿天昏灰，剛才那東南

角的一片蔚藍也不見了，天沒有晴的樣子，把

我截在這幾乎沒有聲的庭院中。

屋子裡只剩了我一個人，剛才和我說了幾

句話的姑娘也在不知覺間走出去，院子裏積着

雨水，雨聲仍淅瀝的響，伴着寂寞，落葉飄浮

在水面，焦黃枯萎，無目的地流蕩，一棵幼小

的樹在風雨中顛抖，偶而聽到低聲的耳語，也

不知何處有人。

寂寞包圍了我，看着磚隙中的野草，似乎

很榮幸的接受雨水的潤澤；而我，走頭無路，

只有等待着，等待什麼呢？是希望雨快些停，

還是希望芬快些回來？

望着積滿灰塵的窗格，花瓶中插着一枝已

乾掃了的槐花，玲瓏的瓶口破了半邊；牆的低

處有一隻死錢串子，牆上幾個墨塗的人影。

房頂的琉璃瓦閃着綠光，牆頭有茅草，彩飾的屋簷，朱紅的圓柱，相映成色。

雨聲漸漸低了，却更綿綿，廊子上灑着雨，雨點滴在磚上，滲透了，立刻又消滅，天空仍是灰色，但是，很奇怪的，我幾日集起來的煩悶却被這雨中的寂寞解除了。

東邊一片淡淡的藍色，還飄着柔和的白雲，但是雨聲急急緩緩的，我不知該怎樣。想起一個死去的朋友，他病中曾說過：秋天最淒涼，風吹動了樹葉，令人不自覺的愁悶起來，覺得冷冷清清的。如今，那個人已經愁死了。

忽然，走過兩個掃髮的姑娘，屋門閉着，因此我便看見有一個認識我。

「她沒在家？」

「喂！」

「什麼時候來的？」

「沒下雨時來的，被鎖在這兒了？」

「你看我們……」

「哦！都淋濕了！」

「可不是，一會兒來我屋玩！」

「好吧！」

這幾句簡短的話，給寂寞中的我不少安慰，但又想擾亂了我寂寞中的幻想。

雨聲小了，只滴滴答答的落在積水上，水造成一片漣漪，是一幅新穎美麗的圖案；雨聲又大了，滿地灑着水花，打着水泡，像一個個的小鋼盔，忽隱忽顯的，也隨這方隆隆的雷聲消失了。

又不知從那裡傳來響亮汽車的喇叭聲。

像陷入絕望中，然而我却怪高興似的，單調的聽着單調的雨聲。

站在屋門口看着這無定性的雨，雷聲亂響一陣，像在威脅人，恐嚇人。

聽見遙遠的地方傳來變聲悠悠的晚鐘，不知是我的錯覺還是雨聲淹沒了遠處的聲響而聽不清楚；想借一把傘踏着水走出，却又想多逗留一會兒，不知是盼望着什麼。

高空中兩隻燕子飛，雷聲又起，我覺得遠山後又騰起灰黑的濃烟隨着雷聲湧起而復消散

沉入幻想中了，忘却了自己是雨天中走頭

無路的造訪人，看着西方層雲中模糊的光亮；雷鳴，又一次驚醒我，芬仍沒有回來。

雨過天晴的時候，人的心也晴朗了一般，並且，我在雨水中洗去了鬱積的煩惱。

一隻烏鴉從屋頂飛過。

街道上的水淹沒了半個車輪，漫過膝蓋，孩子們嬉笑着捲起褲腿，赤着足在泥水裡溜，水像瀑布一般沖到較低窪的地方去，街心只剩了淅水聲，騎車的老人跌了，皺起眉頭，有些人帶着笑臉。

天空一無鮮明的彩虹，映着藍天和流雲，雲彩染成火紅的，灰藍的，淡白的顏色。

我想起芬給我講的「虹與金」的故事。

X X X X X X



文學是無用的嗎？

· 郭麟閣 ·

我們曉得人類活動是有兩方面的：一是功利唯物方面，一是超功利唯美方面。這兩種活動並行發展，交互影響，構成了人類的燦爛文化。

但是，有時候、偶因外在的原因，它們失了調和，則社會文化上必起了畸形的發展而呈恍惚現象。現在中國尚有不少的人，認為文學是為養尊處優者、茶餘酒後的消遣品，對於國計民生是無大補益的。這是多末錯誤的思想！老實說，這種人根本不了解人生的意義和生活的藝術，他們認為物質條件美滿時，生活自然寫意了。換句話說，只要有魏錢樓房，電閃般的汽車；衣錦繡、食嘉餚；優哉游哉就可以了此一生。王爾德說過一句有名的話：『所謂生活，是在這世上稀有的事，一般的人是生存着；然而祇是生存便了。』這話恰好鍼砭這般人。誠然，這些人是在人生道上蠕動着，生存着的；然而祇是這樣的生存着，本能地生存着而已；與鳥獸草木活法，大體是相同的。沒有覺到所謂活這事情的意義，而享受所謂活這事情的快樂，不能說是正當的生活。這便是王爾德所謂是生存而不是生活。

區別生存和生活、決不是機械唯物觀者所能辨；生活要藝術化，理想化，更不是一般紙醉金迷沉湎酒色者所了解。一個人要想過着真正有

意義的生活，固然有種種方法；但文藝却是最好的一個。因為文藝徹頭徹尾是人生的表現，而能慰藉人生，批評人生，創造人生。文學家又是人間味的大通人（厨川白村的話），感受性較普通人要銳敏；他非但能從現實中描寫人生的真相；而且能由現像創造較現實更美麗的世界；將我們醜惡、污濁的世界洗滌淨化；從凌亂蕪雜的生活裏，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從蜿蜒崎嶇，滿鋪荆棘的人生道上，找出一個坦途來。關於這一點，王爾德又說一句有名的話：『不是人生創造了藝術，而是藝術創造了人生。』這話是很值得玩味的。

不揣鄙陋，更具體的來談談文藝兩種最重要的使命：第一，消極的來安慰人生；第二，積極的來推動人類文化的進展。

我們知道現實生活很難如人意的，特別是現代科學萬能，物質機械主義支配世界的事情，把自己個性消磨淨盡，變成一架活機器，把一生寶貴光陰虛度了，我在里昂的時候認識一位法國朋友名阿利賓（Alibain）他開一造紙工廠，身任經理，耐勞吃苦，所以生意興旺；在里昂總算是小有名氣的資本家。他居常物質生活，非常奢華，在別人看來，一定是很寬意的。但是他老先生總是不滿意。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實

在忙的要死，早晨八點起床，洗漱後，匆忙地吃了一杯咖啡，便得跑到我工廠辦公處；十二點才回家進午膳；下午兩點還得趕到工廠，六點才能回來；晚飯後，始有餘裕享受點家庭的樂趣。因為白天事務忙碌，夜間往往失眠。像我這樣生活有什麼意義呢？要不是晚飯後，能讀點小說、遊記，和平日酷愛古玩藝術，我早就死了。」不知足的阿先生！世界上除了中國有閑階級，過着安逸的生活外，那國的人不是同樣地終日勞碌辛苦呢？這是宿命注定，人力不可挽回的；這也就是我們人類不能完善的個鐵證。那末，怎麼辦呢？像釋迦摩尼看破紅塵出家罷？或者像中國的隱士們，匿跡山林，過着隱逸的生活罷？不過這樣的生活方式，我們是不敢贊同的。因為既生為人，就有作人的義務；逃避現實，是懦夫的行爲，是頹唐的表現，不是我們青年應該採取的態度。這樣說來，豈不是叫我們在黑暗如地獄的生活中來了却一生嗎？我們不要失望，我們還可以從「人工逃避現實法」中，得到片刻安慰的。這人工逃避現實法說來很簡單：就是親炙文藝作品，在崇高優美的作品中，可以暫時把塵念忘掉，人世煩劇擺脫，在那里，你將遇到更美更絢爛的世界：論人物則有婀娜曼妙的麗人；義膽俠骨的騎士；還有那些仁人賢士宣講道義。論風景則有潺潺的小溪，綠綠的芳草；還有林壑泉石，巉岩嶙峋。這一切都蒙上一層理想的輕紗，渲染着悅目的彩色。在這幽玄朦朧境界里，你可以任意遨遊，恣意徜徉，暫時忘却了人生的痛苦。這不是人工逃避現實嗎？

文藝不僅能慰藉人生，還能左右社會政治的變遷，因而推動文化的進展。凡讀過法國歷史的，必能知道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吧？自然當時社會經濟崩潰，民生凋敝，是主要原因；但孟德斯鳩、服爾德、盧梭等人的作品，是有巨大影響的。他們揭穿社會的病態，攻擊政治制度的失當；很早就法國人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種子。所以革命成功後，革命黨人，把他們當偶像看待。小泉八雲在他的「文學入門」論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一章裏說：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英國人想像中的俄國人，簡直不是真正的人類。他們當時所知道一些關於俄國的風俗與政治，不足以矯正敵視的感情。後來，文學家果戈里，普式庚，陀斯退益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先後翻譯介紹到西歐後，英國人才知道俄國人與他們一樣，一向之卑視是錯誤的；因而一般人對俄人的輿論也就轉好了。

由上述，可知文學消極能慰藉人生，積極能推動文化，其功用決不在科學以下。現在中國倘有人提倡文學無用論；或對文學抱着輕視的態度；平心而論，是不是應當？

中西藝術

西洋藝術的精神，好像是較為肉體的，較為含熱情，更較為充盈於藝術家的自我意識的。而中國藝術的精神則較為清雅，較為謹飭，又較為與自然相調和。

林語堂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海 濶

(長篇)

第一 部

· 張秀亞 ·

海上的浪花，

正是一切美麗，榮耀的象徵，

開了，落了，光色閃動，

生滅只在於一瞬：

——只是引人歌讚與悼惜——

初夏的時候，有一日我在走廊前徘徊，偶而見到階前青草，已經長得尺餘高了，以前，它微小的芽蘗，我就未曾理會過。

這株細草，使我悟到一種力量，一種默默無言，暗中滋長的生

命力，我感到沈默的偉大，我服膺這株草，我覺得它比我，比人類

高大！

我想，我應該着手一種新穎的工作——在無言中，建築起智慧與力，這一座高塔。

我寫了這篇小說，在形式上，或許有違自我緘默的禁律，於是，我盡可能約，謝絕一切人間喧嘩的場面，來到紙上宛如一些人，喜歡探尋幽谷，窺望波心，在紙上，我企圖描寫人生最深遠的一面

我有意避免一些日常習聞的對語，即或那能反映現實，却未足表現心靈的真實。內心的動靜，較之現實，更需要一面明鏡！

我提取出人類精神上的痼疾，世人往往自命健康，實際上，每個人，在精神方面，都不免幾分病態，美麗的裙袍下，藏着一個氣息欲絕的靈魂！

這故事中的的人物，完全是利用想像，透視，尋求來的。較之人，他們是更像一些微笑、低泣的靈魂。

其中一些對話，說是一些人物的對話，不如說是心的微語，一個人間人，或可以堅不承認，他向人吐露過那語句，然而，他暗暗的會覺得那麼耳熟，因為，他的心靈低訴過，不只千百次了！

小說，戲劇，詩，……文藝上諸種體製，各自有其模樣，也如同人，各有它們的天性。在這篇裡，對這幾種形式，我有意兼取並，採用以來表現靈魂的交響曲，非是標奇立異，或來紛亂讀者的耳目，我只在作一個試驗，冒險的創新。因為，光芒，往往在暗中摸索時出現，寫作，也一樣需要到大海，冰川上探險。

蕭伯納以為：一切的美麗、榮耀，不用在世間，而只生於幻想，現於紙上。我希望黎明海上飛來的鳥雀，歌唱着駁斥這一個謊！

一，海的女兒

秋天來的時候，在淨藍天空之下，一隻輕小的白艇，載着一個女孩子，到了大海的另一邊。掌船的水手，是美麗的幻想——

如果一生的時光，像一隻白色的海燕，鼓翼在一塊綠色的海島上飛過。這該是一首奇美的詩。那島上，只有不知名花草開落，陌生的鳥雀築巢，在我偏愛的，草長葉密，綠影可及小船的地方，一個人悄悄的唱歌，波動的大海，和美麗的雲霞，暗示我，人生最寶貴的使命，半在捕捉那最透明，最美好的影子——。

有時候，海上風起，一片藍色的波在舞蹈，船帆斜欹，白雲起飛。天空浮雲，大海，合演壯麗的戲劇。風雨之後，眼前却是一片柔情的海，安靜的海，至於無一隻白色的海鳥，低低飛過。海，有的是激情，與溫柔，英雄，而又女性的性格。棄絕了一切歸依，我願做海洋的女兒！

一日，我在海邊走過，看日影怎樣裝飾大海。六個月過去，春天又來了，岸上林木，小草，應着日月，星辰的指示變化，幾日來，竟飄過了海水。一隻潔白如月光的小鳥，在海邊岩石上自唱自答，悲和樂，只在自己的心裏。我忽然覺得，離開世界，爲它遺忘，是一種愉悅。

遠遠的，有一點微光在閃，這是遠處一隻船，給無邊的海上，加了一點生動的綴飾。我想這或許是多餘的，海面，有她奇偉的美，小巧細膩的飾物，只是用來裝點，掩飾平凡的。

日影偏照到青色岩石上，遠處的山峯，似一朵亮雲，海上起了透明的霧，船已到了海灣的藍水上轉瞬泊岸。幾個人，匆匆的走向島上的我寄住的白色旅舍去了。我只看到一個女孩子的側影，白紗掩住半面。像雲影掩住月光，我忽想到美神是出生在水上的。海上如果有什麼故事，奇蹟，該在今天開始。

晚上，我又到海邊，採了一束白色的花。無意中，我看水上飄來一個動人的影子，一回首，一個人影，隱約在林樹間。一個背影——着一件古羅馬式的白色長衣裙，同時，我耳邊聽到一種歌聲，好像天河上流送衆星的音樂。那聲息，宛如秋日海上的微風，清冷，却舒爽，溫美，快人心意。

她偶然一回首，那潔白美好的面容，閃爍着明月的清輝，沒有一點塵，能飛染上。智慧，與純潔的光，本是不可遮隱的。她一出現，叫人想，此時，天上明月是僭位，真正中空的華美寶座，得讓與她，她才是光明，美麗，衆星的女王！

她雙目視我，宛如陽光，消去了我心上的暗霧，雲影。樂愁，那幻異的眼睛，活潑，明亮，它在動，在閃，如星，更像海。又如兩隻不知倦的鳥兒，依依相伴飛，呼喚永無止棲。這是一雙，能微語，歌唱，的眼。

我依稀記住她的聲音，以及用神情，讚美，嘆息合奏的音樂：
「海上的浪花，是我的愛寵，它開了，落了，銀光一閃，隨即一個

美麗的夭亡。光色閃動，生滅只在一瞬。只容你讚美與悼惜，不給你餘裕，再生別種情感。」

只容讚美與惜惜的浪花，只容讚美與悼惜的女兒！——我靜靜的目送她遠去。樹影迷了她的身影。

次日清晨，海還未在黎明裏醒來，陽光，樹影，却滿了窗子。我隔窗外望，見一隻白鳥飛過，那純白的羽毛，輕盈的雙翼，直似海濱過到那個女孩子的化身。我仰目上望，却見她正在迎面樓上，披散着如波的髮，向藍空晨星招手作別。

今日，她換了一件黑衫。點綴着白色的頸飾，是夜與白晝的交映，悲哀與喜悅的諧合，神秘的情感圖畫。

我却好奇的願知她的名字，我想，她或者是一個遠方的公主，偶而旅行到這一座綠島，或許是一個天真的女兒，把最純潔的感情，交付給波動的大海，然而，最好，却莫如定義她為一個女神，什麼比這一個解釋再美麗呢？

並且，神與人的距離，也許只有毫末之差，一個人，如果要到海上尋詩、海底夢，從事一種永無終結、完成的藝術性工作，日日向美麗，波動，渺茫的境界走去，也無意中，會與神的意旨契合。或者，與神相過於無間。

我漸漸熟習了一個女神的微笑。

兩個月過去，我為世界遺忘，却為陽光，大海所喜悅，天真的花草

所親近禽鳥所繫念，得到這一個地位，也足以自豪。我緊緊的掌握住那些新獲得的，却永久的友誼。晚上閉目，是一片綠的樹，一片更綠的海，而那海邊的人影，和月光一同閃爍在我夢的邊緣。那比一切的歌唱，呼喚，更能引起靈魂的應答。

一連幾夜月明中，見了幾次風光明麗的海，我有了一個更深的領會，我覺得，海的女兒，得是那一箇如海上明月的神人。

有一夜，月光的銀波，在海上起伏，墨藍的浪花，繞着海邊岩石，輝明如露的星光，使得寂寞碧空，甜美如同天上的花園。

遠處，有一片銀色的小羽片在閃，我想，是一隻海鳥遺忘在風中的羽毛，而那樣皎明，婉美，叫人疑是新生明月，感謝海風，把那影子吹得近了，近了，我認出那是海的女兒，我曾經在心上，給過她這麼一個尊貴的封號。

我見她頭上，像有明月的光在流閃，我試着冒險的問她：

「你喜歡不喜歡海的女兒？」

「好一個動人的名字！你想，海的女兒該是什麼樣子？」伴着聲音來的，是一個輕柔的微笑。

我但指着那一片月光的海，那微笑，輕呼，低唱的銀色的海。海在波動，月光閃耀，那是情感的溶合，達到高峯的依戀，月光和海，歌唱着思慕和懷念。

「月光時時懷念着海，海也以無邊的愛悅，來向月光微笑，明月也

許是海的女兒。」我們無意中，在同一種激動的情緒中，透露出同一的言語。我更用微笑來訴說我的思想：

「如月的人，也正同樣愛海，她該是海更偏愛的女兒！」

從此，我更呼她作海的女兒，雖然，她好像也有一個平淡的人間的名字。不過，我正想讀一點玄妙，曲折的神話。還固執的認為她是旅行人間的女神。白晝的明月，海洋的女兒。

轉眼又是秋天，天色深藍如海，白雲輕盈，在天邊舒捲，淡黃的秋花，島上的木葉，如五月雲霞。這裏，有的是艷紅，是光彩，但是海的女兒，却從不曾打開窗子探望。但站到風多的平台上定睛遠望。

那裡，是一片閃白光的河水，繞着青色的山岩，樹木寥落，難得有小鳥展翅飛過。她却時而低語，時而微笑。

我不知道她望到些什麼：

「海的女兒！那山石多不美，我們還是去後園採楓葉。」

她輕輕的搖頭：

「海是我的母親，山却是我的戀人！你以為那石頭縫裏，沒有一朵花，一株草，我在哪裏看見的，却是別人看不見的。我看見那壁立的岩石，那人足不能到的，千丈深的幽谷，多麼深遠，渺茫，難以量度！人間的色彩。美麗，叫別人去寶貴吧，我抱歉，不肯領略它。你說那山石無趣，却比葉，比百花都美，它集納了一切幻象，諸種美德。」

風定了，樹葉都靜止，好像都在聽她的低語：

「爲甚麼叫我在黎明以前知道了光，在得到弦琴以前，知道了妙樂？這都不是我的幸福，却是我的災厄！」她聲音低咽，面目却更蒼白，一片憂愁的暗影，在她的額上浮動。露珠，在她眼中閃爍。

傍晚我在廊前，教我的殺鷓鴣唱一支簡單的歌：

「一隻快活，快活的小山羊，

跳躍在

活潑的春泉旁。」

數了幾遍，牠仍然不會，忽然，這隻鳥兒，看見白衣海的女兒，從屋內出來，牠忽然拍拍翅子，乖乖的說：

「爲什麼，在黎明以前，知道了光！」

海的女兒笑了，她說，這鳥兒太聰明。笑完了，她又轉到樹蔭裏去，從那葉底，我聽到一聲輕風似的嘆息。

月亮上來，滿園皎白，枝枝葉葉，都像飛上雪花。面貌皎白的海的女兒，坐在雪白的石階上，白裙掩了近邊的草花，我說：

「今晚有兩個明月，世界格外美麗。」

「如果不獨和月光一樣皎白，而再像月亮一樣高，一樣冷，那就好了。」

我摸她的手，我說：

「你指尖冰冷，只有手心溫暖。」

我見她不言語，面上有暗雲，眼中有雨露。便隨意和她談話：

「今晚月光太好了，但我覺得，月明之後，必有陰天，風雨。風雨之中，往往產生奇蹟！」

她說道：「世界上，已經五光十色，事情够多，預言家再不要多所解說！」

說完了，她情不自禁的微笑。但她的面容，此刻如同陰晴不定時光的風景，一會兒陽光，一會兒雲影，陽光之後，便代之以霧，這霧散開來，時而淺薄，時而濃重，令人分辨不出，她眉目間是歡笑還是憂愁。我未回答她，她也不再言語，只凝眸沉思，又折一枝帶露的蘆葦，在地上畫來畫去，淺淺的細砂上，出現了一個側面人影，却又用手指塗了去。

這時那鸚鵡又在唱：

「爲甚麼叫我在黎明前想到光？」

二，海上詩人

中夜，果然星月幽隱，風暴之後，來了大雨，枝葉在跳躍戲笑。海的女兒，遲遲未睡，穿了一件銀色的睡衣，把髮編成兩條蓬鬆髮辮，她在向我說一個風雨的故事，她向我描畫了幾個風雨似的人物，末了，她說：

「在風雨中來臨，在風雨中消隱，這是異人。他們使得我們的世界，格外的生動，可愛，也可怕。」

第二日，樓下多了兩個的聲音。

我說，這必是昨夜風雨中來臨的。

從侍役的口中，我們知道了這兩個，一個是來海島上養病的人，面色蒼白，透明，像一點星光，一滴冷露，他不喜歡那陽光，好像那光彩，損傷了他的高傲。

他曾向那僕役說：

「這屋子，陽光強烈，照得人心神不寧，眼睛眩花。明天換暗黑窗帘，屋中，糊青色碧紙，燈也要光暗，拿綠綢做罩子。」

那侍役說，這是一個怪人，他在那空冷的屋角，貼了幾張圖畫，色調幽暗，背景凌亂。不能看清是山影，人影，還是湖海，池沼。

另外一個，則是伴他來的一個好友，是一個醫生。

回到屋中，她問我：

「你讚美不讚美那樣一個人？」

「我不讚美，一千個不讚美！」

「爲甚麼？」

「他面目灰白，性情冰冷，我怕這樣的人！這風雨中的暗雲！」

「面目灰白，性情冰冷？……性情像露裏的一塊青石，眼睛像一片波湧的黑海，——沒有陽光的岩石，沒有暖流的黑海，……不惹人喜歡，自然不足爲奇！」

她輕輕的嘆息，好像她已經領悟到什麼。

我轉身出來，而我却聽得她在望着鏡子低語：

「月亮，你皎白的月亮能代替陽光嗎？——月亮有光，却是清冷的光，清泉，沒有熱，只有一絲溫暖……。」她隨即輕聲的笑了，却比透過蘆葦的羊鈴，更幽悄，響亮。

我不懂得那意思，却記得那言語。屋外的陽光，鳥聲，在招喚我，我抱了那隻大白貓，想到後邊園中去採菊花，那貓却一直溜進荒草叢生的月亭門，別一個院子，我爲了追趕白貓，就只好隨了進去：

那細細的幾枝柳條下，正有一個削瘦的人，一件薄薄的白絨睡衣，拖一雙纏編的鞋子。他正在輕輕呼喚，那溫柔的聲音，該是一個可愛的名字。我悄悄的張望，却是空空的庭院，只是他和他的影子對話。

夜裏，我和海的女兒在清風微雨中緩步，和露珠一同在後園山坡上滑下來，對面，更可以望見大海，在無星無月的夜，隔着樹木，海只餘一片綠影，而樹那邊，却像有人低語：

「晴明的日子，更覺得難堪，這麼一個陰天，一天暗雲，樹木在低泣，雨點落在屋上，冰涼的落到我的心上，倒更適合我一些。我愛這日子，這不更像我心理上的氣候嗎？人都不喜歡我，怕我，躲我，我對一些人，也無情感附着，這倒是一個合理的報復，我不怨嗟。」

另外一個聲音：

「朋友，好不好別這樣憤激？人間的趣味，生命中的一點光，就是那無偏無頗的愛心。你如果冷淡的把這情感都排除，把心靈鎖閉，花園也成地獄，生活與死亡一樣冷寂了。你明白這一點嗎？」

樹上的雨，不知什麼時候已然停止，唯有葉底有滴答的微響，和疏落如雨の虫聲相應答。白色的蟲蛾，輕輕旋飛，翅翼微亮，像點點小流星。

隔着枝葉下，我們却見了兩點光，也許是閃爍的日光和淚光。來代替暗夜的星光。

「不是，待我想……我想，我有愛，却附一個影子上，她在風中，雲裏，海上，谷中。但最好的生地，還該說是我的心上。她清新如露，芳香，如一朶永生的小玫瑰花，除此之外，再沒什麼美好的影子，更能動我的心！但我只能在希望，與想像中見到她，這渺茫，使我悲哀。但我的喜悅，也寄寓在這上邊。」

什麼再比暗夜，聽一個人講幻想的影子，更奇麗動聽，然而，一個聲音却止住了它：

「我可愛的的朋友，不要發那些怪論，好好的仰頭看看，天也許出了星星，天晴了，雨停了，你的議論，也該隨着暗雲飄走。」
我們不禁也仰臉上望，兩株松樹的枝葉間，一片微藍的天，閃動着一顆淡綠的大星。光芒溫柔，叫人記起一隻深情的眼睛！」

他說：

「呵！這是一顆星，它不是名叫愛蒂嗎？」
一個人笑了，
「什麼愛蒂，你又信口亂說，惹我發笑。天上何時又出現了一顆呀

愛蒂的星？除非天文家眼睛發花，天文臺出了毛病！」

「愛蒂！爲甚麼不能成爲星的名字？凡是我所愛好的，都可以冠以這個名字。愛蒂，是光與美，天神、愛情的配號，它無往不在！」

「呵，我想，這也許是你愛人的名字，一個可人的，可愛的名字。

但是奇怪，我和你在海外四年，却從不曾見過一個美髮白面的女人向你微笑。……且不提這些，我要知道這個愛蒂的模樣，你告訴我聽！

看到白雲，你沒想到那雲後女神？看到水仙，你沒想到那四月的女郎？那思想一萌生，那形像就存在了！愛蒂，是神人採擷了我衷心的讚美而生的。這是一個神話似的人物。我向藍空歌唱她的純潔，祝福她的青春。……這幻影裏的人物，像海風吹起浪花，引起我的不安，愛悅；

我不能離開她，如同花草離不開日光，空氣！她是我靈魂上的星座！（他的聲音美妙，和晚風諧合，輕輕的，吹送到枝枝葉葉，夜鶯止住唱，像這一支深情的歌。）……你問她的模樣，她比任何女人，都要離女神近一些。如果舞，飛，這些生動的字和流雲，飛鳥，面對了她的姿態，將都成了癡呆的。星月的光，都在她面前停止閃動，歸於消隱，一切不都在智慧的光裡，失了影子？……我這一雙眼睛也不能看到她，而只有我不疲倦的靈魂，却能追及她。」

聽的人應該變得聰明了，他明白了這一點幽邃，但是面前，深黑的夜，閃爍的星，海的暗影，水上一點白色燈光，却使他迷濛在那言語

裏。

那幻想者又接着說下去：

「……我的聰明，機智，在說她的面影時，却立即降格爲低能了，我且試着說說，我讚美水紋，她就有了波動的柔髮，我愛那月下的百合花，她有了那皎白的面容，要聽她的微語時，我可去尋那淙淙流水……來描繪她，是無終結的藝術，我只有拿幾張圖畫來，給你一點邊線。」

一個人走進屋子，拿了一捲紙又出來，我們的眼睛，也悄悄的跟蹤着他。時候已近中夜，雨後，却滿天月明，枝上禽鳥疑是月亮，驚起拍翅，水蓮在月光的薄紗裏，散放淡香在風中，水上。

我們隔着枝葉，看不清那圖畫，只能憑聲音，領畧那輪廓姿態。

只聽得一個人說：

「這是一張黑紙，非洲的夜，什麼圖畫！好難懂的神秘圖畫！」

應答的，是一個不悅的聲音：

「這是那個人的眼睛，你覺着是黑夜一般難懂，可是，你遠遠看，海是一片黑，天也是一片黑，美，莊嚴，都含在那裡面，愛蒂的眼睛，也是如此。你看見紙上一點金光了嗎？那是她眼中的火星，這火星，永不明亮，沒有才能的天文家，是看不見的。」他聲音裏，帶有傲意的冷笑，秋日冷雨一樣寒人，可以吹落那些不知季節的花，葉。

她又說：

「你看見過沒有？——中夜，雪白的月亮，出現在峭黑的岩石上，那光景，叫夢中的人都要驚異。那便是愛蒂，皎白的圓臉，披一襲黑紗出現的時候——呵！我的女神——她耳邊那一朵白色的是什麼？是未曾落地的雪花嗎？是一點銀亮的太白星嗎？」

美好的月光，輕輕的移上樹後的山石，世界只餘光與影，沒有什麼春，冬的色彩。

我們聽了那一個人在竊笑：

「呵！你說，她也許來了，化作一個神或妖，那邊，樹影不在擺弄吧？她挪步前來了，我你這人間的知音！」

「一個太高貴的影子，在一般的眼光，言語裏，永遠是神或妖——你不要笑！你永遠沒有福份追及，看見她！」

那人却還在輕笑：

「什麼時候，畫了這怪畫，我的目光不中用，我只看見紙上一片黑，留一點白色的空隙，於是，美麗，火星，都出現了！」

另一個人却並不憤慨，言語變得更活潑了。

「精華只遺留於想像，實際只是糟粕，蒙太紗麗那一點微笑，滅絕在達文西指尖——美麗，又豈是一隻毛刷，幾種粗糙的人間顏色畫得出來的？用這紙，已近於褻瀆我那女神了，你還無情的用言語來毀滅她！」

海的女兒拍我的肩，她說，「這一個維護美神的英雄，這必是那個

風雨之夜前來的人，另一個，自然是那個外科醫生，那能領略這深遠的道理？這些平凡人，原還不配縊死在她的髮上。」

枝葉一陣輕響，欣賞一個女神的美？却不能抖落那如水的月光，兩個人影，喃喃的去遠了，輕風吹送來他們的言語：

「夜深了，你該快去安寢，這樣古怪的思想，對你的身體無益！」這是該醫生的聲音，可憐的人，他的命令，豈能約束一個詩人的幻想！

「你想用唐突言詞，得罪我的神嗎？我沒明咒你，至少，我相信，這比那紅葯水於我的心靈有益！」

海的女兒說，只有詩人，保存了這麼多的幻想，那間白色的房子，是可祝福的，我們該叫它作幻想的屋子，居住着的，該是心靈最透明，美麗的詩人。

秋天去後，冬日接踵而至，一連落了幾天雪，窗外青山都封起來。掩藏了微笑的山花，青綠的松枝。樹上時時落如雲的白雪，碎在睡去的黃草上，溶成透明的小珠。

冬日來了，寒冷使我們遠離了海，只能在陽光最好的時辰，從窗望出去，雪白的峯頂，在看碧空沉思，世界改變了作風，秀美的山山，綠茂森林，青春鮮麗的色彩，都和林鳥的歌聲一同消隱了。

天氣太寒，我們縫了絨窗幃，把人影與風聲，都摒絕了。

一日我們偶然在院後空林走過，事情偏偏奇巧，風起了，吹落了我們頭上絲巾，像一片雲似的飄去了。海的女兒不去追那片巾，却說：

「喂，奇蹟出現了，那樹下有一朵白花！」

冬日會有一朵冒寒出生的花，這奇蹟需要欣賞，我無知的跑了去，却只是一朵白雪，覆着一個耐寒頑皮的小青菌。我說：

「什麼白花，只是你眼睛發花。」

我們方併肩回來，在雪上尋找來時的足跡，已飛上黃葉松枝，她說也許是風的多事。

忽然前面來了兩個人，正是那風雨式的詩人，和那個只能領略木石、藥草的醫生。

那個詩人，披了一件深色的氈衣，水雲似的向前奔馳。醫生在後邊追，這事件，在冬日雪上看來，便格外生動有趣。醫生高呼：

「凍死人的季節，你又要到什麼冰山上去！」

「冰山是企鵝的家，它自然要到那兒去，別人怕冷，我偏愛冷，逼着荊棘的雪山，看來多可愛！」

「你又愛荊棘了，你的愛蒂，難道說又到了荊棘叢中了嗎？」醫生說着皺眉，又大笑。

「愛蒂！那影子在我心上，根本叫我悲憂，不幸，並不純然給我怡樂。歡樂說來，過於庸俗平淡，我有意避免它。也許，如你所說，愛蒂是生在荊棘上，說她本身就是刺人的，也隨你的意，沒有什麼不妥！」

他逕自跑去了，雪後松林遮住他的影子。醫生向我們苦笑，事情好像有幾分堪憂，黃昏日落，禽鳥都沒有踪影，山上雪深三尺，空林一盡

紅色小小路燈，並不能告人歸路。

雪花在風中飛揚，回去時，海的女兒，却比風吹雪花旋轉得更快。我不去追趕她，只覺得紅霞，白雪的世界，有幾分新鮮的意味。

新奇的事，奇妙過天時的變化，一件件接踵而至，那松樹根下，徘徊了兩點鐘，回她房，而她並沒有回來，我想念她——

「什麼風，把你吹到仙島上去了？」我也隨意的猜，猜到那仙島或許就在近邊，我或許能熟識上面的花朵草木，但我猶豫不願斷定，因為猜度，往往和事實相左。人間的錯誤，每每在這裏面出生。

晚上交過九點，我見她屋中燈光輝明，她好像才回來，她原來未曾在雪的世界誇眩她的美，我才見她自面上擦去一片神秘的黑紗。在那溫柔的燈光下，她那純美的形像，好似雕刻家傑作。夜寒使她大理石般的面容，格外蒼白，大而黑的眼睛，有着幻夢在閃。白色的雪珠，在她黑絨衣上消溶，滴落。而她的耳邊，是一朵微笑的白花。

她微笑，又嘆息，人的憂愁，每每化裝出現在無可奈何的笑容裡，喜悅，有時激起感喟，我不能辨別她的感情季節，來推斷她的旅行，甚而或可說是冒險。……

……一隻皎白的手拉上那窗幃了。燈影閃滅在一聲低語裏：

「海的心，何以不冰結呢？我但願有一顆冰的心，冰的心！」

第二日在院中經過，海的女兒在屈指預想樹木什麼時候可以發青，變綠。燕雀是否不會忘了這海島？

有人隱在這園子的那一角讀他心靈上的詩，我們不會去尋這聲音，聲音自己却來尋我們。又是風的頑皮工作嗎？

「我的靈魂中，吹動着一陣風，這也許是無礙的，如果不是揚着塵沙的熱風。……我覺得，我又看見你的影子了，那美麗的黑絨衣一閃，在雪白的岩石上不見了，你，在那峯頂上一現，真是一顆奇異的流星，那一瞥，已經是供人吟味永生的詩了。我豈能希望再多的呢？鏡子裏的眼睛呵，我真能相信你嗎？你沒有舛誤嗎？……可是，錯覺每每也是無礙的，人還不是憑了錯覺生活嗎？」後來，又聽到一種較為清越，喜樂的聲音，好像在向一個人告訴：

「我告訴你，我已經看見那個影子了，那美麗深黑色的絨衣，在冰結的山岩石上一閃，便不見了，那峰頂，為雲朵一吻，宇宙的靈奇呵！我在幻想中見過你，却又在雪山上見到你，你出現於幻想，和黃昏，我知道了！」

每日黃昏碎石鋪徑的小園中散步的，只餘我一個人，海的女兒對這荒冷的園子，缺少趣味了。但黃昏星月對她，却有摺喚的能力，每晚，她和衆星一同出來，每日，同樣的衣裝，永不忘掉那一朵潔白照人的花！

有一日，那醫生見我在小徑獨來獨往，他問我：

「小姐，你那伴侶呢？」

我只能說她去到戶外看月亮。他微笑的提到：「影子……」但這話

語，在我心上却光影子似的一閃，照見了一朵白花。他又接着說：

「有一個人告訴我，距此三里的山上，每日黃昏有一個影子出現，只一瞥便不見了。那個與影子相遇的人，快慰，也苦惱。……小姐，你也許能告訴我，那影子是否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我說：「影子只是影子，談不到什麼近遠。」

他說：「你知道，明白這支配一個人心靈的影子，也許不是你這藝術學生的責任，却是我作醫生的責任。」他見我不答，快快去了。這一個善心的醫生，却每每是美神的敵人！

一種飄渺的幻想，無望的盼望，在清明的月光下，或迷濛的山霧中，也許都是絕妙的詩歌，但却只是一般人有意躲避的，世界上，畢竟是詩人少，而愛慕平靜安逸的人多一些！

聰明的海的女兒，桌上常常放了半首詩稿，幾日來，她想寫完了她，却無力執筆了，她冷落了那朵白花，疏遠了一切景色，風，雪。

山上失去了一個常客，天上失去了那一閃流星的影子。

同時我聽到了一段對話：

「那想像的影子，我每日一見的影子，雖只分秒之間，一閃便不見了，但那令我心上快慰，如同見到春天的影子，……可是，這一連三日，都不見了。和天邊的白雲，一同飛去了！」

「什麼影子，想不到你精神病更深了！那只是一個女人，喬裝你的理想出現了。這是一個人，而且，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那分明是我的想像塑造的影子，你的荒謬的話，不要觸着她！那是我的完美幻想，也許只配心靈感受，不爲感官偵知。這幾日來，靈感消失，所以不能看見了！我的眼前消失了那影子，生命，也消失了光色……。」

晨間的時候，那醫生來訪我們。他帶了冬日少見的花朵和一個更罕見的祈禱。

初見他，聰明的海的女兒，就知道他有所請求，有所希冀：

「先生，你來做甚麼？這個屋子，門窗封閉，沒有陽光，空氣裡，沒有希望。」

醫生說：

「小姐，我想我來，是一種本分，甚而是一種天職。你忍使一個病人頹喪悲哀下去嗎？……一個給了人希望的人，爲什麼又要換成失望？給了春天又給了冬天？」

她默默無語，但眉目間，却有一種不安，憤激的神情。送去了那醫生，她向我說：

「天下偏偏這麼多自以爲聰明的人，他偏偏要用技巧，刺破美好的幻想。這比什麼都可悲……但是，我却可代他作一回靈魂的醫生。」

當晚她尋出一本劇，叫人交給醫生。附了一個紙條：

「這篇劇，也許會給迷路人一些啓示，但是，却不一定有把握，因爲，只有人的精神，是最紛擾不安，好像海水。溫柔的月光，只能給波

面一些銀色罷了，並不能染了海的心。一個印象，却由各種不同的心接受，呈了快樂，或悲哀，面目不同的情感！

這男主角，該派定你那病人，其他的角色，由我擔當分配。但是，你要隱秘這些演員的名字！這是一件要緊的事！」

選好了排演的地方，就是屋前的大海邊上。那兒背山，臨水，風景清佳，可以減少舞台裝飾，却可激增演員的情緒！

三，海濱尋夢者

我依稀記得那篇劇。

一開幕，是一個年輕的孩子——尋夢者向一個白髮的先知請示。

尋夢者：聰明的先知，你能透露一點生活中的光或影給我嗎？

先知：人的命運，都是性格注定的。而你的生地，又造就了你的性情。

你的故鄉是無邊的海，遊艇是你的搖籃，海的歌唱，是你兒時的催眠曲。當初，海的第一個女兒出生，海送給她美麗，聰明，而將絕

高的智慧，無邊的幻想，留給了一個男孩子。

你愛好天然，純真，一切能象徵大海的東西，你是護衛這諸種美德

的忠心騎士，唐突人間的習俗。

叫你來到這世間，實在是命運的錯誤！你如果生是一隻潔白的海鳥

，一株自由生長的棕樹，我相信，你會更幸福一些！

你的心上，只有深情的愛，與深刻的恨，崇拜，和厭棄，好像只有

白晝，黑夜，沒有黎明，黃昏的離奇世界。這是一個輝煌，可愛的

性格，然而，你的不幸就寄生在上面了：

你的愛情，太高渺了，你的憎惡，太強烈了。愛情使你飛入藍空，憎惡把你推到地球的邊緣。可憐的聰明的孩子，你有的，正是一般天才的命運，世界雖大，可是沒有你駐足的寸地！於是，你造了幻想來幽居了。

這一點虛無鄉的消息，現在由我來道破。你要記住，你的唯一的伴侶，只能是幻想——夢，不要再想其他。時辰已到，夢的製造者呵！妳來和這孩子為伴吧！

（此刻，先知退去。幕幃撤去，透出後面一片波動的藍海，幾點白帆，在晚風中飄浮。一個紫紗衣裳的女神，徐步上舞台。長髮鬆散，仿希臘女神裝束，用一簡單的絲結繫住。頭上，有一顆金色的星。）

夢的製造者：我是夢的製造者，我的給人安慰，雖然只是短促的，但如果遇到能保持夢的人，未始不可以像長青樹似的永生。對年輕的孩子，我是有極多的禮物遺贈的，如同春天的花朵，天上的星星，神妙的天國音樂……。而對於白髮的老人，我就無能無力了。他們但靜靜的思念那昨日的夢，已經不再歡迎我。但對你，年輕的孩子，大地與海的孩童呵！我的珍奇贈物，會更多了一些——

尋夢者：我求你，叫好夢環繞着我吧！美與愛在我面前出生吧！大地，對我越冰冷越好，因為我對她只有冷淡，夢却要有光，熱，因為，

我對她有愛心！我失望於大地的，我向她尋補償！

夢的製造者：你且閉上眼睛三分鐘，不許有一絲縫隙，看見地上的景物。不然，夢，便要碎在上面。你知道，比起一切來，夢是最脆弱，易碎的。

尋夢者：（低頭，緊閉雙目。）閉上了，在我眼中，地上的山川，草木，人物……都不留一迹了。

（夢的製造者，脫去外邊寬鬆的淺紫裙袍，露出薄輕的淡青衣衫，淡青的紗半掩皎白的面孔，隱入舞台一角，台上重新佈景，幕上叢茂樹林，芳香花朵，隱約有小鳥的鳴聲，和牧女的歌聲。）

尋夢者：（睜開眼睛。）呵！這美麗的仙境，這是甚麼地方啊？這不是朝夕想望，而不能去的地方嗎？

（舞台後有聲音：「這叫夢之國，多幻想的年輕人，這不是你自己幻想的樂園嗎？還是你自己空靈的想像造成的，這裏的花朵，你都會呼出它的名字。而這裏的空氣，都是你每日眠中，溫馨的呼吸。」）

「……」這時，青衣的女郎，自台角繞一個半圓，輕步入台中央。）

尋夢者：呵，美麗的姑娘，你是誰？

美夢：我有一個超絕的姿容，却有一個平凡常見的名字，我叫美夢！

尋夢者：你是月光星光化身嗎？在你的面前，一切都格外的美麗，皎潔了！

美夢：我的母親是恬美的夜，月光，是我的姊妹，星星，是引我行路的

小燈。在白晝世間的庸俗美麗，息滅無形時，我才現身。

尋夢者：（小聲自語）這美的姿態呵，美妙的聲音呵！我覺她的頭紗，她的面孔，只覺一片美麗的藍雲，輕輕吻着月光了。……我的靈魂在爲她唱讚詩了，……我的心，海一樣的波動！

（他向前走三步，美夢向後退了一步。）

美夢：凡人與夢，距離得有尺寸，和欣賞美沒有什麼不同！在夢中，更應該清醒的明白這一點。

尋夢者：美的神呵，夢的神呵，你拘囚住我的情感了！海在心上波動，風在我心上吹旋，……我的地平線，只是你的雙眸。對你愛情之深，深過葡萄牙的海灣！（又走近一步，突然仆倒，美夢却一縱而失，燈光齊明，背景倏換，仍爲那一片波動的海，微動的白帆。）

尋夢者：呵，失去了的夢呵，美麗的夢呵，到何處去了去尋你的影子？

（台後有聲音：先知說，夢是短促的，如果你善於保持，也許永生，但夢，却是駭怕激情的。夢，被你自己驅逐走了！）

尋夢者：呵！多麼可怕的失望呵！

（幕後，又婀娜步出一個婉美的女孩子，依然是飾美夢的人所飾，衣白麻紗衣裙，裸着雙足，潔白的頭巾，綰住烏黑的頭髮，一手擎在肩上一白瓷瓶。她繞台輕盈的徐步，幕後，有歌聲，隨着她步伐的節拍。）

這美好的姑娘，

走下那舒緩的山坡。

在銀色的月光下，好像一朵百合花。

（女也加入合唱：）

她拿着汲水的白瓶，

她望着月光低唱，

鶯燕都羞怯自己的曲子

對了這流泉一樣

激越的聲音。

花朵斜依她的足旁，

葉兒拂着她圓潤肩膀，

她緩緩行，

低低唱，

汲水歸來了，

這美好的姑娘，

（女俯身採花獨唱：）

在銀色的月光下，

她採了一朵百合花。

（又將水瓶，放在岩上小憩，獨唱：）

花兒斜在鬢上，

露珠兒濕了白裙，

澄澈碧水告訴我，

誰是地上的美人！

尋夢者：（在微睡中醒來）

何處來的歌聲，作了我靈魂的搖籃麼？呵，依然是那夢神，雖然改變了衣衫，但是，永生的記憶，却是證人，是她，是她……。

喂，夢神，是否你聽得我的呼喚，應聲而至了？我在神話中，常常聽說，深情的歌聲能感應了神人！

女：我是田園女兒，我不知道什麼夢神。

尋夢者：分明是你，是你。你為什麼狡作不知呢？拿尊敬，愛慕，作玩笑的資料，這是凡人的罪過，不是神的工作。無論你怎樣喬裝，虛語，我依然看得你分明，靈魂的光采，不是衣飾，言語所能遮掩。

女：你錯了，我是一個田園女孩，每日只汲些清泉水去，澆灌那些花朵，菜蔬。支配人的哀樂，我沒有那能力。我不能自比夢神。

尋夢者：聽呵，這聲音，分明是最妙的音樂，是林中鶯鳥，第一聲呼喚，和清風，流水的合唱，使人的靈魂迷路。……你分明是天上來的

女神，我聽說，神之中，最美麗，最狡猾的是夢之神……方才，我分明也見了你，只因我一追蹤所以，你就消失了。

女：所以，你的愁苦，是自己的過錯，幻想，熱情，是無人憐惜的病症。當初，你不該走近夢的邊側，什麼美好的東西，只能容你在遠方

，欣賞，流連……。

尋夢者——你在說什麼？我聽不到，在夢的國度裡，我唯一莊嚴，神聖的工作只是來唱頌歌！（走近女一步！）

女：向一個人間的女兒，訴說夢，這只是詩人的痴呆。——而且，你却要知道，距離我近一步，你便距離夢遠了一步。

尋夢者：對於這一點，我不大明白！在夢中，我失去了理解，只有讚美了！

女：我却可以告訴你，智慧的路：你自那一株楓樹出發，我自這一朵白花微笑處起始，我們用足步，畫成一個金字塔，智慧的路綫，是如此的……。

尋夢者：金字塔形路，智慧的路？

女：是的，好，我們舉步吧，

（二人在台上緩行，成斜綫形。）

尋夢者：她踏着百合花飄來了，這一朵春天的白雲，太陽，爲了她而有光，花朵，爲了她而微笑，青草，聽到她的足音，溫柔的俯下頭了，溪水格外清亮，但爲迎接她的影子！

飄呵，美麗的白雲，飄過那青青的柳樹了，她的眼睛，比平靜的水還要深，反映到天上，於是銀河才有了閃光……。呵，輕盈的白雲，聽見沒有？我的心，已化作一隻雲遊鳥，環繞着你在輕呼，低唱——。……（停唱片刻二人行得較近。）

尋夢者：呵，風起了，雲飄了，……白雲，幻化爲一隻白色的乳燕了，呵，她輕輕的鼓翼，隨意低唱，聽來，不仍是很可愛的嗎？（二人併肩行至一處了，輕輕一握手。）

尋夢者：（細細審視那個女人，）我愛白雲，白雲飄了，我愛乳燕，乳燕飛了，面前，只是一個白麻衫子的人間女兒，眉目間，沒有靈光，微笑裏，沒有詩……。

女：（微笑。）白雲，生在遙遙的峰上，乳燕，飛在遠處的林中，對面，站着的，是平凡的田家女兒！這是詩與人生！（順着來時道路，返身疾行，更行，更遠……。）

尋夢者：（望着遠處的人影。）人影，幻化爲乳燕了，我的心，隨着她，輕輕的鼓翼，……那美麗的鳥兒，又溶化於一片更朦朧，也更美

人生的哀歌

雪萊原作
蕭季循譯

我攀登到那人生最后的階段，

啊，宇宙！生命！時間！

當我回憶偉大的青春能否再回？

我站在那兒便不禁的寒戰。

飄的白雲裏了，那遙遠的山峰呵，爲了白雲的一物，而永是青青的了。……這中間，有些什麼，待人思味麼？……

是的，白雲是我面去飛向遠方的……它帶着愉快向我飛來，却不會得到我的微笑。……那時，我的生命爲什麼如同枯枝，而沒感到春的來臨呢？一個夢，給了我空望，空悔……。（自袋中拿出原稿本，看了看）夢是不可尋的？不，這是原來的劇作者寫錯了，叫我自己再改正它——

如果，追悔，可以澄清罪過，我再唱呼喚它的歌吧！

（幕後的聲音：演員啃錯了詞，快些拉幕吧。）

四，演劇前後（舞台下面的戲劇）

（待續）

啊！逝者如斯，可一而不可再！

我的一些愉快；

隨着晝夜而消散。

我昏暈的精神和悲哀；

隨着時序而增長。

啊，逝者如斯，可一而不可再！

彩票

· 趙宗濂 ·

每天，夕陽黯淡的時候，她匆匆忙忙地出了火柴公司，走上那條飛揚着塵土的馬路。

她從火柴公司裏出來，常常挾了一包雙頭的火柴，和一些銅子兒，臉上也就出現了滿意的微笑。街上的燈光上正燦爛着。……

眼睛，向那新開設的大商行的玻璃壁裡面望着，腿一步慢似一步；她終於停止下來。

玻璃裏面擺滿了炫目的綢緞，衣料，最時髦的高跟鞋，西裝、粧飾品……

——哦，這……這……這雙美麗的高跟鞋，若是穿起來，再穿上那套西裝，……多麼好看，啊啊，多麼……

她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藍布長衫，有點慚然了。

她想可不可以讓她進去瞧一瞧，或者，更僥幸一點兒，穿起來試牠一試？可是，自己知道的，隔着玻璃望望算了。離開這里，脚下又有些兒沉重。

不一會兒，門裏便湧出一堆笑臉，送出一對富麗的青年男女來。

那穿的高跟鞋，比商行裏的還要新奇，比服裝還要新奇，……這簡直是一朵花，一隻蝶，蝶落在花上……她衷心地稱好，充滿了無邊

的羨慕，似乎並沒有一些兒嫉妒。

——她不也只有十八九歲的樣子嗎？……看人家，多麼幸福。

那一對幸福男女，傲岸地，談着笑着，從她身邊走下階去，睬也不睬她。一陣香水的氣味，襲入她的鼻腔；高高的高跟鞋，移到精巧的汽車邊；他們倆上了車，甜蜜蜜地偎着，笑着。……

店夥們搬出來許多長短參差的包裹，送進汽車裡；車便清脆地叫了兩聲，順街馳去了。

她目送着那汽車的背影，不自覺地也沿着那汽車馳去的方向走去，腦中迴旋着那鞋影和人影……

忽然她腦中又闖入了一個影子：那是道旁那紅字的招牌——

「頭彩一萬元！」

——噫，一萬元……

她站定了，伸手到衣袋裏去探那從累月積攢的銅枚變成的一圓紙幣。然而她又想到，那一元錢還得留着買一雙襪子等日用的東西，只好走開。但在第二家賣彩票的商店門前，她的腿便好像被一條無形的繩索給繫住了似的，不由她，再也邁不開一步。她終於走進商店的門檻裏，掏出那圓紙幣來。

年青的一些店夥，都笑嘻嘻地靠攏來：

「買什麼？憑哪？」

「我……彩票……」她喃喃地說。

她看見店夥們都好像在笑，一片狡滑銳利的眼睛在閃動着。

「財迷！」從店夥的眼睛裏又好像透出來這樣一句話。

「買彩票，」她於是說，「因為那怪好玩的……」

她沒有說完，馬上又覺得這樣掩飾愈加不好，熱便由兩頰蔓延到耳

根。好容易接了彩票出門，覺得身後彷彿還有笑聲，有釘在背上的狡滑

銳利的眼睛。

「我願意買！我願意買！」

她一邊狠狠地跺了兩腳，一邊走着，彷彿誰會干涉她來似的……

燦爛的燈光，播在大眾的頭上，人影在街上錯綜着……

她慢慢地心地平下來，向自己家，也就是寄養的舅家走去。到家

後悄悄地進了自己住的小屋，微笑着坐下來，細細地讀着彩票上的一切

字，一切字。於是她發現了那彩票的背面，印着一個沾污的指手的印痕

「這不是別人挑選剩下的嗎？……真倒楣！」她失望了。

「回去換去，別人不要的，……賣給我？」她忿然了。

忽然她記起：三個月前，有一家賣彩票的舖子，有一張彩票弄髒了

，誰都不肯買；終久還是那最髒的，誰最有福氣的買去中了頭彩。——

頭彩，要找有福氣的人，於是她直覺到似乎只有自己纔是有福氣的人。

——揭曉了，頭彩！……於是自己便穿着最摩登的服裝，……

鞋，變成了個要多麼美麗有多麼美麗的美人。於是全街上，……不，

全國裏……都景仰，都羨慕！就說不定有多少隻眼睛——比如說一萬

隻吧！爭着瞻望，嘻嘻，累壞你們那幫小兔眼睛，……哼，你？……

……一雙高跟鞋，饒你高到天上去，和一身香水，饒你香到海底去，又能

算些什麼玩意兒？……喂，什麼東西溜進來啦？

一隻小叭兒狗已經蹲踞在她的掉下，兩眼望着她。

——怨不得維是最恨狗的，這東西真像個密探。

微風吹進窗來，她覺得十分暢快。

——在×公園，我的維——是的，那時我們還同班讀書。他向我求

婚……啊啊，怎樣懇切可愛的臉，怎樣溫柔神秘的唇呢？

——畢竟，我們已是未婚的夫婦了。我們的年歲，不是也應該結婚

了嗎？我，什麼都沒有，連父母也都沒有了，住在舅家……他呢，

他轉學到A埠去後，連消息也都很少知道了。……結了婚，不就能够

常在一起了嗎？那該是多麼……呢，多麼，哦，結婚是要用錢的，為

什麼這樣難人呢？不然的話，不早就？……真是難死人了！

她又看情書般地看彩票，許久許久。

——一萬元……嘻嘻，……如果天就讓我得了唄……那末我

們再也不用愁到結婚的開消，……我們在什麼地方呢？天津？……上

海？……不好，照巴黎差得遠，巴黎是世界的摩登中心哩！……不

過，還得在中國地方！熱地方！不拘是誰，都讓他瞧瞧，看看他還認不認我！

——我們也要天天坐汽車，假着，笑着，……也許一個年過去，自己便是孩子的母親了。……生孩子？將要有如何可怕的苦痛呢？……

……有了孩子……做母親……

她不自覺臉上紅脹起來，張望了一下，誰也沒有來。祇有掉下的小狗，在銜着一塊紙片，一邊望着她，一邊嚼着撕着。

於是她放下彩票，站起來喝道：

「出去！狗，出去！」好像怕狗兒也能了解她的心事似的。

小狗好像了解她的心事似的，走出去了。

——先遊中國地方，坐什麼呢？坐頭等包房。不，不，最好還是買一架飛機，隨我便的飛，像飛鳥一般。我們倆坐在裏面，……嘿，真好！有望遠鏡，看遍了地面上的城市山河，什麼西湖啦，泰山啦……等等。每天報紙上，都有我們的事情，維先生，英女士，抵滬，抵漢，抵粵，美人魚……

——啊啊，只消半月後……

「噹，噹，」舅父屋裏的時鐘，敲了兩響。

x x x x x

半月後，一個靜悄悄的深夜，她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好久不能入睡。

——這是多麼長的一夜呵！——明天……明天……明天……

「的得，的得，」是時鐘在勻調地響；她一邊聽着，聽着，……

「你得，你得……」

恍恍惚惚地，她好像把火柴裝進匣裡半部，又停了手靜聽。

「你得了，你得了，」聲音熟悉得很。

她猛地從工廠那工作的位子上跳了起來，跑到門前去，原來是鄰家

劉姐來了，滿口在嚷呢。

「什麼事？」

「恭喜恭喜，你得了頭彩了！」

「真的嗎？」

「我往你買彩票那家商店裏買東西，看見的麼！正是你的號數！」

她就向外衝，驀地在眼前出現了那座商店。她跑進屋去，險些兒撞

入店夥的懷裏，她沒有退後一步的餘暇，便在店夥的下巴底下問話了：

「彩票揭曉了嗎？」

「是的。」

於是她滿眼裏便是光閃閃的阿刺伯字碼，金星似地跳躍着。忽而她

的世界裏好像只有阿刺伯號碼，牠長大起來，金蛇般地蜿蜒着……

她狂跳了起來，像一個拍動的皮球。

於是她彷彿走在雪原似的白銀裏，眼睛都矇得睜不開來。

噹——噹——又彷彿在飛機裡。

——嗶，地面上我那白晃晃的銀圓，真像雪花似的！太陽光照在上面，……嘿，多麼有趣！像一片浮光耀動的白銀之海。……

X X X X X

每天，她往火柴公司裏去，在馬路上，眼望着那三個漆黑的高烟筒，想道：

——只願這火柴公司的烟筒，永遠能够矗立着，我就可以得到些資助的。……啊，我的襪子露出腳趾來了！……

附記：這篇東西的寫成，是在很久以前了。當時蒙廢名先生給修改了一下，打算在文學雜誌發表，稿子已經交給編輯朱光潛先生了，但後來因刊物停頓，所以未得發表。現在就原稿整理了一下，發表在這兒。



雨晨

·藍玉·

微雨中醒來，天剛破曉。聽着細雨落在院中杏樹葉上，發出沙沙地輕微的聲音，靜靜地聽了許久。還沒人起來，沒有脚步声，也不會聽見隔壁那老人大聲打哈欠，那是我每天早晨都要聽到的。我爲這無言之美而喜悅，有着多日來所沒有的心境上的寧靜了。

夜裏會聽到布穀鳥的叫聲，又美麗，又熱情，那似乎遠遠，又似乎親近。忽然覺得自己是睡在森林中一個小茅屋裏，黑暗封閉了愛聒噪的小鳥們的嘴，溪水的流聲也微弱了，寂靜統治着一切，於是飄來一聲聲布穀鳥的鳴叫，急切的好像有所期待，又似乎哀怨自己的孤獨。我會經因爲喜歡它的聲音而想看看它，但我所得到的是失望，它一點也不美，那不過一隻黑色的小鳥鴉，飛起來有顯得過長的翅膀，又那樣無力，彷彿隨時可以墜下來。然而，我還是喜歡這鳥，因爲它有美麗而熱情的聲音。

人世經驗的積增常使自己珍惜這些爲幻想或不正確的回憶造成的境界，即便自己知道在現實上將失去幾分色彩，甚至完全相反。有時候從一塊磨玻璃所看到的不是要比直接看到的更富於誘惑力麼。

每個人都有些寶貴的記憶籠。生活的瑣碎將它們埋葬了。於是，偶然，在午夜清醒時，或風雨天氣，或炎夏午睡後，爲一些熟悉的聲音：遠遠，小販的叫賣，風吹鐵馬，帶來一陣突發的憂鬱，一種渺茫的輕微的哀愁，思想飄得遠遠的，爲自己造一點美麗，一點珍惜。

正是這清晨的微雨，使我又做了一次「心境的散步」。我將有整日的寧靜。感謝這微雨，一掃我多日來的沉悶。正如它洗淨了叢葉的積塵。待晴後，將有更碧的藍天空。

阿拉比亞的文學

W. Gifford Palgrave 作
鞠子 譯

1. 伊斯蘭以前的詩歌

阿拉比亞的文學作品非常豐富。在西曆前兩千多年的期間，耶曼（Yemen）的君王與英雄多有吟咏，可惜都難證實，只好存疑，至少在默哈默德前二百年間，已見有毫無可疑的詩歌雛形，就生動與華美言，較比阿拉伯及其他各種語言的一切作品，均無多讓。諸人之中，有者為女人，然而多數為男子，其享名于當時也，不僅以其筆，亦以其刀。今如詳述其姓名與事蹟，則此短文，亦惟有乾燥無味之目錄而已。即在此古代，所謂音節與韻腳的規律，已經完全建立；雖很簡單，然具有最高文藝的敏感，而以後的阿拉伯詩歌，也常在遵守；舉例言之，音節的分析有如何拉斯（Horace）的優美與變化，而韻腳的精美則鮑朴（Pope）亦稱讚之而不能摹仿。音節排法共有十六種，每種又分數類，其標準與希臘羅馬相同，論母音長短而不論重音點，然所謂頓挫，省音與其他種種詩詞的脩美，均含有之。有者適於歡樂，有者適於種種題目：如愛戀，戰爭，描寫，道德教訓，哲學玄想，挽歌與諷刺等，均有其相當之方式。韻腳常含有兩音節而非一音節，每段均以首行為準，韻腳的變換，合唱的詩歌與以重音代長短，均出現于後世，係取法於阿拉伯以外者。

2. 公開的誦讀

每年，於奧喀得（Okad）節日，最好的文年作家常相集會，以誦讀其作品，並取得報酬，不僅為頌揚，更為實質的利益，當時詩歌大部為頌讀首領，治者與偉人；一篇名詩（稱之曰喀希大Kaeshah）之報酬，隨着被頌讀者之財富與度量，有得百頭貴駝或數千金塊者。戀愛與戰爭仍佔詩歌之大部，然態度與風景之描寫，雖比較少數，亦間有之。最後，挽歌（有者觸及深沉而敏銳的憂鬱）與教訓（多為倫理的）等篇章，亦屬於早期阿拉伯文藝之最完善的作品。同時，多數詩人，各有其特別之恩主，欣然與以報酬，此在今日則多出於羣衆；又對於天才的少數精選作品，有更高貴之公佈方法，普通多懸掛之于公共場所（或謂即喀白Kaah），此種篇章，是于每年奧喀得集會時，共認為最精美者也，其中七篇，阿拉伯文學名之曰「穆阿喀喀得」（Mualakad）義為「被懸掛者」，視為至善，皆屬於第六世紀，後世公認詩文之古典的標準。

3. 散文

筆錄的散文，在默哈默德以前，絕對沒有，阿拉伯人對於口辯，雖然常常重視並辛勤的培植，但是從沒有作成永久的記錄。可蘭的文句不大規則，半諧韻脚，半調音節，是為最初的散文模範，後來這種形式漸行普及，歷史，傳記，哲學著述，傳奇與其他種種描寫，均應用之。這

種採用音調的古式，從沒有完全改變；後來又因為受波斯文學的影響，又增加了許多奇文妙句；這種富麗的文體，在多數作家中間，亦有變化，有的過於平白，有的過於修飾。

4. 詩

阿拉伯人關於詩的方面最為成功。即在聖知時代以前（如上所述），已獲得非常精美的程度；且於其後百年間達到最高點，在翁米亞得朝（Ommiade），如枯烈虛族（Koreysh）的拉比亞（Rabeeyah），本奴·阿得拉（Benoo Odhran）的亞美爾（Jameel），塔米木（Tamem）的亞立爾（Jareer）與法拉芝大克（Farzadak），與黑種的諾賽葉（Noseyeh）（第一第二長於愛戀詩，第三第四長於諷刺詩，第五長於描寫詩）以及其他許多稍次的名家，均生活並吟咏在大馬士革（Damascus）朝廷的光輝之下。第八第九兩世紀時，以內部爭執的擾亂，及阿拔斯朝（Abbasides）的壓迫，對於詩人稍有不利；後阿拉伯人之精神與希臘人及波斯人之心情，年有更為親密的接觸，遂起反動，發生一種新而光明的學派，從前的簡單性質與選詞純潔，雖見減少，然而想像却是豐富，哲學思想亦見深刻，更顯而易見的是從客觀到主觀的過渡，這種現象是伴隨着並半隱着文學的衰落，在各個國家，歷歷不爽。泰族（Tai）的阿布，台曼（Abu-Tamim）不僅為一詩人，且為一批評家，名著有哈馬薩（Hamasa）是阿拉伯之「金庫」（Golden Treasury），乃詩集之首出者也。繼氏而出的為穆太諾布何（Mutenebhe），現在多人仍認為

是阿拉伯詩人之最偉大者；就思想的範疇與選詞的精妙言，實非他人所能及。再後於第十一世紀有陶格萊（Toghrai）出，就他的名著萊麥亞（Lameyah）言，為反對山法拉（Shanfah）（伊思蘭前之最光明的詩人）之一人，又田尼孫（Tennyson）的「洛克士賴爾」（Locksley Hall）亦似模仿陶氏。更後有埃及的魯賓法立得（Edn Faridh）寫有神秘的戀詩，任何地方的詩人，在這方面從沒有超過他，甚至於趕上他。

5. 文學的衰落

隨着阿拉伯民族的衰弱，他們的文藝亦行墮落。數百年間，只是在疲倦的生存；迨至現在，以貝魯特（Beirut），大馬士革，報達（Baghdad）與漢志（Hejaz），等近代文學派，而有一種復興，不過只是表面的修飾而非實力補充。在內志（Nejd），耶曼，鄂曼（Oman）等地，摹仿原來阿拉伯模範的戀詩，以及普通所謂「那卜第」（Naddee）的一種詩體（轉換韻腳並以重音代長短）仍在流行，西班牙的阿拉伯詩人，多只模仿，且有不良的僻尚，無待辭費。史詩與戲曲，則阿拉伯人未嘗為之。

6. 傳奇

在阿拉伯文學中，傳奇一類雖不能與歐洲人的小說比盛，然常為一種好尚；如「天方夜譚」得到了全世界的盛名與成功。這種集本的原始，似於第十一世紀時，於報答著成之，另一譯本，多分出於突尼斯（

(Paris)的作家，時間稍後，雖欠普及然頗生動。記載，本諾·西拉爾 (Baroo Hilal)，安他拉 (Antarah)，摩哈爾孩爾 (Mahallal)，巴拉喀特 (Barakat) 及其他的許多故事，均屬於這種著作，其形式近似傳記，與大戴福 (Dafu) 的文體相似。阿拉伯小說的性質爲純客觀的，對於人物與習俗的外觀，雖常有活潑的描寫，但于人類心情內在的作用，很少觸及。

7. 傳記

在阿拉文學中，隨筆、傳記、軼事等積蓄得特別豐富，此種著作有者或視爲無多興味，然具有偉大之優點與價值者，亦不少。如「歌集」(Kitabel A'zhanee) 一書，係伊斯巴亨 (Ispahan) 之阿布·法拉 (Abu-Fara) 于第十世紀末葉所著，共二十冊，關於阿拉伯所有的重要詩家與歌人，均有簡短而完美的記載，並附錄其作品之模範，除了牠的特殊注意點外，對於當時的人物與時代，具有極複雜之記錄，實爲完善的寶庫。阿萊坡 (Aleppo) 的阿布爾·范達 (Abul-Fetla) 著有默哈默德的生平，十分表現著敏銳的批評與敘述的才能。又十二世紀時愛賓·喀利坎 (Ebn Khalikan) 精選的回教名人傳記，與早期的考台巴 (Kotaybah) 傳記，均爲不可遺忘者；不過如此的著作，阿拉伯中多有之。

8. 歷史

關於歷史，阿拉伯人的努力，始終在編年記事的收集，其成績幾有難以匹敵者。例如愛賓·阿弟爾 (Ebn Ameer)，的巨著，起自阿拉伯

與世界的年代記 (始於創世)，迄十二世紀阿拔斯哈里發之顛覆；穆薩歐地 (Musaoode) 所記，有伊思蘭前全世界歷史地理的紀要，直迄默哈默德之誕生，此後所載，則僅爲阿拉伯帝國；阿布爾·范達的著作，以異端阿拉比亞之新奇記錄，爲特別有趣；均爲此種歷史之好模範，有述之之必要。又須注意者，馬克立紀 (Makreegees) 與希由弟 (Siyooes) 之于埃及，馬克喀立 (Makkaree) 之于西班牙，愛賓·喀布 (Ebn Kateeb) 之于非洲，與許多作家之于敘利亞 (Syria) 與報達，各有完全之年代記是也。論卷秩之浩繁，收集之豐富，在其與他各殊弟少見。

……那唯一合理的事要做的，就是去停止那些不但無用而且有害，敗德，暴虐的惡行。好幾百年來，人民都承認非犯是要被處罰的。好了，那末那些罪犯消滅了嗎？誰消滅遠得很呢！他們的人數大爲增加，裏面有被判刑而敗德的犯人，和合法的公犯——那般審判官、承政吏、縣知事和獄吏等，就是審判處罰他人的人。兩赫留道甫現在明白那社會和萬百事物存在着，不要去感謝那些審判處罰他人的合法公犯，乃是因爲雖然他們有敗德陋俗的淘汰，而實在還是人類彼此相憐相受的功勞。

——托爾斯泰：「復活」

秋谷笛韻

· 秦佩珩 ·

寺 僧

像一匹倦於綠洲的駱駝，我披着巉巖下的紅葉，踏進一座深山的古剎。

白雲從山峯里跳了出來，變化着許多鮮明的顏色。蒼翠的峯，像一位羞澀的姑娘躲到雲後去了。

無邊的荒沙夾雜着孤單的溪流。鏗頭大的石塊，在清淺的流浪中，唱着回來又唱着回去。

當我踏過那青藤補勻的石階時，步子停留在暮靄里。我一方用手生疏地敲着兩個紫銅色的門環。

「這里是不是臥佛……？」

「先生……我……我……」

「慧能方丈還住在這兒麼？」

「先……生……他已離開這里三年了！」

「三年了？」

「是的。」

這回答却使我十分惆悵，我那沉靜與平和的心被一種哀矜之情攪亂了。彷彿一位漁翁站在淡遠的湖邊渺茫地望着舊友的行踪。

一列整飭的廟牆而今却都已坍塌了。是許多幽靈的哀嘆呢，抑是學古人窮途的痛哭？

「既是到這里來看佛的，那麼就跟我走罷！」

「是的，方丈。」

這時我感覺分外淒涼，好像過去我從來沒有這樣沮喪過，但我依然跟了那穿黑色袈裟的和尚，向着院中行走着。

佛殿里的燭明亮了，閃爍着一種使人黯然魂銷的光芒。這位年青的方丈，雖然記不起來了，但我却還認清他那面目：瘦削的圓臉；深陷的眼睛；額下鋪平許多豆般大的麻子；耳瘤永遠向着左上的方向長着。

慧能方丈三年前的那清朗的音調又重複在我耳邊響着了；「你……你這下流的麻臉的出家人……僅有把錢看作銅盆大……」

在我的影子悄然移在那黃金色的臥佛上時，那張麻臉在我面前出現了，他笑嘻嘻地對我說：

「先生，要點管門錢。」

「好的」。我點一下頭說。

在我把錢遞到他那兩隻枯槁色手中時，佛堂里木魚和引磬的聲音一齊響了起來。但一會兒又沉寂下去。

那張笑臉，不多時又在我的前面出現了：

「先生，留點香火錢。」

當我從皮包中拿出一張紙票時，我看他的神氣真是高興極了。喜歡得像一隻戰勝的雄雞。

繞過焚燬便有許多張檀木佛案。朱紅的顏色，使人有一種肅然的感覺。幾隻塵封的鞋，刻着幾行古老年代的蟲跡。當我走近前來親切地觀察這帝王的年號時，那麻臉的出家人却又臨近我的身前了。笨重的口講着過去的史實，可惜真有趣的材料到他口里，也變成講人不耐煩的廢物了。

在走出佛寺的夾蔭道上。飄散着飄零的紅葉一顆淒涼的心隨着遠處的燈光沉墜了。

當我走下峯山時，一種奇怪的思想竊地走上心田：「佛是喜歡要錢的嗎？不然，這位佛弟子怎麼喜歡錢呢？但，佛說過錢是大黑蛇，這又是甚麼意思？……」

亡 靈

人生，正像一座神秘的寶塔。沒有一處不使你感到稀奇，別致。

朋友們對我提及鄆都城的故事，荒烟迷草的地方。我也夢想這樣一個世界。不似蘇堤白堤之上，也要似烟霞寺的彩瓦鮮艷得動人。我幻想在那里可以致察社會人物的裝束，風俗，和習慣。這樣在剎那間可以給我一個瞭解這滑稽的人生的機會。

一天，我收到一份朋友寄來的訃告。雖然我寄居在這松蘿竹柏的地方過着葛天氏時代的生活。但我屢與故人期，說我已經疲倦了這美麗的湖山，隱居的生活，漸漸把我的性情訓練得平凡下去。要我朋友到這楓葉深濃的地方來共同玩玩。誰想這張印了幾行黑字的訃文，反把我送到朋友家里。

朋友家的院子是極精緻的，有假山，有水池，有密排柳樹作天幕，陰濃的樹葉里斷續着響着蟬聲。

唉，在那我常住過的兩堂里，躺着一個可愛可敬的靈魂。那張面孔是在二年前我已經熟穩過的。

在花香與綠陰織成的庭院里，我會來到這里低微地伴着鳥聲作着共鳴的歌唱。

在月光掃着雲天的夜里，我會來過這里，冷靜地數着天畔閃耀着的星星。

唉，那是一個南柯之夢呵，光陰帶來了悲哀。換來了那一堆堆用紙架成的金山銀山。天氣像火山噴着熱炎。但孝子却要打扮得齊整跪在靈旁。穿了麻衣接待着來往的客人。

唉，豈是天主故意的按派嗎，命運從此帶來了痛苦的種子。那平板地放在過廊上的紙紮的樓庫，也發着它那時代的威力。命令我那朋友的手替自己把那黃白色的元寶，一個一個吞食到自己肚子里去。

唉，那是人類的殘忍的行爲呵，這些虛假欺騙面孔下的犧牲者！客

人在酒席前坐滿了。朋友，却像囚犯似的被一位驛夫引導着，蹣跚到我們前面來了。那位帶了氈帽的差夫！長着滿臉的青筋，使我看了會想起神怪傳里許多頂凶惡的人物來。他口里還念念有辭。終不知說了些什麼？可是我的朋友却老實地在夕陽的筵前跪倒了。

唉，那是一個被時光遺棄的華夢呵，你靜靜地蹣跚走了的人兒！怎能想到遺留在人間的兩個愛子尚生着疾病呢！他們的樣子已經像一個走屍，但依然還要耐着天氣的炎熱，拖着沉重的慢步跪在靈前任那些執事在蹂躪！

當時我的心上起了一種輕微的顫慄，和一種悲切的心情。淚滴在橄欖色的花園上。我高望着青天一種自己也難參透的情懷。倏忽在我面前升了起來。但轉瞬又都沉寂下去了。

你靜靜地睡着的人呵，你那和藹的面孔，而今帶來了殘酷的秋天！我如今怎樣想法來分擔你那愛兒心田上的沉重呢！

幾時能達到我那理想的冥府的境界呢！假設我能到達那里的話，我把這段人間的消息掙給她。還不知她要如何拿這幕悲劇來譜成一支樂調的序曲！

神 父

在我病愈的第十天，我發現離我草堂不遠的地方，有一所屋上豎着十字架的住宅。

那地方好像一個閱兵臺的遺跡，那矗立着的大廈，多半是用那從地

下發掘出來的石柱支起來的。

我常聽人說：「那里住着一位神仙。」

在柳梢上撒下幾滴陽光的時候，我走出我的家門，寂靜地沿着小溪散步下去。當快要到達這悲歌的清流盡頭的時候，我便有意無意地按着這房舍的門鈴，這動作却按在那位大廈主人的心上。

「孩子，你……貴……姓……」

「先生，我姓……我從山上來……」

「你是真從山上來麼？」

「是的……」

「山上來，你還認得我麼？」

「不……不……我是……一時……不敢說……」

但他那年老而慈悲的聲音，却在喚回我那死去的記憶了。我的心音幾乎唱出：「你不是曾經在他面前受過洗禮領過聖體的麼？」然而我說

「我不敢認識你了。」

「你的聖名是約翰呢？」

「呵，你是T城的神父麼？」

「孩子，是的。」

「在天主面前願你降福我。」

我跪在他的面前，靜靜地看他劃着十字。

在說完「亞們」之後，他似乎神經上很受刺激似的，乾澀為眼里湧出兩滴淚珠來了。

這却使我這脆弱的心靈，重溫起過去那蘋菓色的歲月。

是的，我還記得那古城里的事情，那地方是史書上所謂禹貢九州之一的；有着遠山；有着斜陽；藏着數不清的古蹟；響着窮年累月遊人們得得的馬蹄……

我便在西風悽厲地叫囂着的季節，伴着我那脫盡牙齒的母親在這古城兩門內的一個僻靜的角落里居留下來。學校是設立在教堂里面，屋宇建築得很精緻。那是足以引起社會人士們暗羨的校舍，我便終日在早晚課的聲聲里打發走了我那黃金色的日子。

「那時，這位神父撇棄了他那年過花甲的父親，從有着美藍河山的西方，飄到這遙遠的東方來。辛苦的在這文化古國里作着服務人羣的事業。他的私生活是極有幽趣的，他很純潔，終日穿着苦衣，和聖服，在寂寞的庭院里踱來踱去。

他的伴侶不是金黃色的煙和濃綠的酒，而是祈禱和唱聖歌一類的功課。他那種節制刻苦的行爲，使你會想起法朗斯在黛絲里所描寫的主人翁巴孚鈕絲的事節來：

「巴孚鈕絲終身只過着教訓子弟和實行禁慾底清潔生活。時時地，他對着聖書凝思，要在那里尋些諷喻。因此，雖然還年輕，他已很富有功德。……夜里，在月光中，常有七隻小豺在他屋前坐着，也

不動，也不響，只豎起了耳朵。別人都相信這是七個惡魔，爲了他的聖德阻住在他們檻邊。」

後來，我這個流浪的孩子，終於在復活節的前日，虔誠地在他面前受洗了。

想着：如今基督已有超度我的意念，在白鴿一樣純潔的靈魂里，我將怎樣使我的前途有着燦爛的曲說呢？

想着：如今聖靈已洗滌了我的肉體，掃除我的罪惡，我將怎樣爲着天主的光榮，拿我的熱誠來愛這廣大的人羣呢？

但，我這旅人的心，而今這個夢却像燈花一樣，荒涼地墜落了！

而今，我揭着桐葉向他談着絢爛的往事。我說起那古老的城堞，角樓下的荷池，開遍血紅的花，你怎樣會捨了那有着冷泉紅樹的古城角飄搖到這杳無人跡的山地來呢？說起教堂那座巍巍的建築，我便想起聖母的恩寵。

「聖母的恩寵？」

他驚疑地抽出口中的雪茄烟似乎感傷似地說，這却使我漸漸明白那罩着黃綠色琉璃瓦的建築物，現在已成炮火的摧毀品了。以後他受了重傷從縣城跑到鄉下去，在一所窮苦的工人家里躲藏着。

時光像秋水一樣消逝了。命運的搬弄，彷彿霧夜里的一盞沙燈，留給人生的牆壁上一隻憔悴的影子。於是他飄搖到這深秋的北國來。

盲女

星星，

人類的罪惡，

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

寒風剪着秋帆我躡在一條深谷的河畔。

幾隻烏鴉成羣的從崎嶇的山道旁的密林里撲出落葉似地盤旋着降下

去了。

夕陽照在河流的船桅上，風吹着，帶來一股幽香，樹木無休止地悉

索。紅的廟牆旁一聲笛子響了。

有誰在這青草湖邊，一條河流的入口，靜穆地傾耳細聽一位苦命女

郎用嘴吹出她那沉澱了的哀怨呢？

那傷感的韻調，是會使你憶起生命中一個淒涼的段落的。唉，天主

遣排着人類，但人類又浪費了寶貴的人生！

唉，我們說什麼呢，你生就命苦的女郎！被剝奪了自由的女郎！

唉，河邊是這樣冷靜，你那美麗的像「田園交響樂」里所說的女郎

啊！不知從何時起，我便記起「以西結書」里這樣的一段經句來

了：『我要將香栢樹擗去栽上。就是從儘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

於極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處的山栽上。他就生枝子，結果子，成

為佳美的香栢樹。各類飛鳥都必宿於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蔭下。

四野的樹木，都必知道我耶和華使高樹矮小，矮樹高大……』

聰明的耶和華啊，我記起這樣足以欣慰人心的語句時，在我底眼前便呈現出那埋葬了我那記憶的一張生澀的面孔來了。

在一所古城的西郊美麗的樓舍，映着遠處青山的晚霞，當時我的名字便被排列在這有着千餘人的大學名簿里的。

一天，夜里，星星張開它那鐵青色的眼睛。我，趁着月光，踏過堆滿黃花的湖邊，一直走向一個幽靜得怕人的綠蔭的場所。

在芳香的草際，狂撒着這樣的歌聲：

『星星，

人類的罪惡，

你的眼睛！

以後的字漸漸聽不清楚了呢，我却意想已經哀不成聲了！

當我詢及湖邊的乘涼人時，從一位雪白鬚鬚的老人的灰色嘆息里，我得知那女郎的名字。

她的家世麼：父親，一位年老而知名的牧師，在吹着形雲的海邊，終日虔誠地過着靈修的生活。但，母親，却是一位放蕩的女人。驕傲，

欺騙，虛榮，佔據了她整個的心。終日在風頭場里過着日子。據說，她那肥胖的身體是被一羣交際界的男人儘量作踐了的。於是生出了這位無辜的女郎。

不久，母親跟了這些罪惡歸天去了。剩下她和父親過着陰黯的日子

之後，她的父親也得了個古怪病，癱在床上要人伺候着。因為憂憤的繩子束縛着他，沒有好些日子也淒楚地離開了世界。於是剩下這位在靛色的黃昏里，數着金星星的女郎。

從她父親死去，女郎的命運像巨石沉到海邊。終日在風與浪的格鬥中過着日子，永沒有再見到晴天的時候。笛聲的幽詢，雖然帶走了她不少的悲痛，但在那擲衣的池邊，塘水里是永不會再見到她的笑滿的。

沒有人能够瞭解她，上帝更不能矜憐她，在她的命運上嵌上一個黑色的影子，於是她的人生便永遠見不到春天、真理，在她眼里祇是一種單調而乏味的東西。

.....

笛聲聽到我的耳邊來了。

我愛着那語音纏綿的笛聲，我却發現她已經盲目的女郎。

「女郎，你怎麼來到這里了呢？」

「爹死後我便來到這里了呢！」
說時，她用那兩隻擱了簾幙的鏡子望望天。臉上的表情，是沉默得像一縷澄清的秋水。

於是，我問：「你的笛音是傷感而動人的？」

於是，她答：「誰說，不過吹吹好玩罷了。」

又問：「你的家住在那里呢？」

又答：「在山坡上的楓樹林里。」

說着，她用手指向幾乎連她自己辨不清的，一處白雲正飛着的地方
二十八年八月中完於成府古槐居

宋代之戰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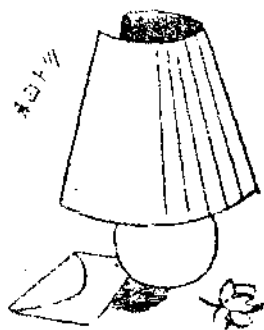
戰車為近代戰爭利器之一，戰之勝敗，恒以戰車之多寡為轉移。故近數年來，「戰車」二字已印入國人之腦際，唯所印入者，為舶來品，而非我國固有之戰車也。

考諸史策，自戰國以降，戰車歷代均有應用，然其外觀如何，罕有記載。近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有宋代之戰車頗詳，茲錄之如下，以為讀者憧憬中國戰車之助：

「建炎元年九月——東京留守宗澤，復上表請車駕還京師，時澤募義士守京城，且遣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用五十五人，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用。」
「汪伯彥「中興日歷」云：「宗澤戰車，初是劉浩創造，每一輛以二十五人為左角，二十五人為右角，二十五人為前拒，二十五人為後拒，共四隊凡一車，用百人。」今案宗澤車制其備，與彥所記殊不同，疑伯彥得於傳聞，今不取。（繫年要錄卷九第八頁）」

「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輛，每輛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軍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為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逐日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悉可應用。（繫年要錄卷十）」

讀此則宋代戰車之偉大可知，其笨重亦可知，然當時則賴之而保師京也。（白峯）



琴弦上溜走的故事

· 林 榕 ·

「愛情——是個偉大的字，偉大的感覺……但是你所說的是什麼樣的愛情呢？」

——屠格涅甫·「前夜」

The people who get on in this world are the people who get up and look for the circumstance they want, and, if they can't find them, make them.

——Bernard Shaw: Mrs. Warren's

Profession Act II.

一·「生活的記憶」

夏天的一個落雨的下午，我靜靜的靠窗坐下，聽外面的雨點打在鉛板上的聲音漸漸小了下去。就拋下想讀的書，重複去聽播音機裏放送出的樂曲。那些流行歌詞，雖然本身沒有多大感人的力量，而聲音的高低變幻，却實實令人神往。猶如一隻手在琴弦上溜走時所發出來的動聽調子，能够打進內心的深處，而且領悟到人間的瑰麗新奇與偉大。

等到雨點完全停止時，這個傍晚的天晴，如黃昏後人間第一盞燈，

為世界點染一片明亮顏色，喚起人們一個新鮮愉快的機會。放下了聽音樂的耳朵，我想讓眼睛找尋一點快樂，就立刻離開那間正為夕陽照耀的房子，想起若在濕潤的土地上獨步歸來，真是異常的安適和快慰了。

但是做這次漫步的却被我的朋友陸波佔了先。他提着一把舊的油傘來敲我的門。我想，在這樣的時候，有一個多月未見的人來傾訴一些心底的愁悶或抑鬱，也是幸福的事。故他來時，我很快樂的招待了。

他曾是我中學時的同學，幾年前一齊走出高中的大門後，他自己滯留在家庭裏，學習外國文和讀些喜好的文學書籍，暇時更愛拿音樂來排遣時日。這人生得魁偉而性情却極老實。我們之間有着淡薄的友情，平日裡很少往還。因為他有養成沉寂性格的環境。與他同居的一個小弟弟和老母，在西城一所小房裏過平靜日子。

這兩天後他的來訪，顯然是給我帶來了一點消息，幾分驚異。聽，他開口敘說他的故事了：

「我方從車站回來，送我的朋友張韋，回到江南故鄉。我想你也該知道他。他和你有過一年的同學關係。而這次他的回去是同着一個名叫

高崗的女孩子的。這裏面便有一個很可慶幸的故事了。你也許要說是甚麼「戀愛的小喜劇」；不是的，你或者不很瞭解張章的脾氣同個性。在同學裏他曾經是一個體格最強壯的人。你忘不掉他每次下課後在院裡擊石鎖的事，他那健全的體格是爲一般人所週知的。然而他健全的靈魂就很少人能瞭解了。是的，他有一個極其健全的靈魂，所以他活得很好，中學畢業後和我一樣沒進學校，但他自修的成就却是遠超我之上的。」

我朋友的話停了一會，使我腦中回想起三年前在教室後排坐著的那個高身材，有粗壯臂膀，穿單薄衣服的青年。是的，他的名字叫張章，我還記得。不過上課時既少談話的機會——我深覺我這樣一個軟弱的人和他談起話來是應該慚愧的。——分散後，也自然不很關心彼此的事情了。這次陸波向我說起這個人，才重現在我的記憶裏，就問他道：

「那個人自畢業後，我也遇見過幾次，只知道他這兩三年是怎樣過活的，我倒高興聽一聽。他離去這古城又是因爲甚麼？怎麼還同着一個女孩子……」

外面又落下細碎的雨滴了。近幾天來陰晴雨露就是這樣飄忽不定。像是中午睡下的孩子的夢境，一會走到海洋，一會又爬山麓，我實在高興聽這細雨的微響，雨絲洒落的樂曲在靜靜中是極其優美的。雨絲織成的簾幕，更有炫人的彩色。於是，我移着座位去到房屋的門口，迎面好望那些細長的雨點。

我的朋友也照樣搬着他的小凳。對於雨，他好像懷有一點愛慕兼恐

懼。我想他一定會藏着滿肚子的傳奇。這兩三天裏在雨中也許發生了不少可喜可悲的故事。想着陸波對我說起舊日的同學，那更引起了我的興趣。所以我又急刻拍着他的肩膀說：

「……張章，一個甚麼女孩子，我倒高興聽一聽這段故事。」

「是的，」我的朋友開始接着說下去了：

「張章從前和我同班時，因坐得較近，偶然說幾句話。不過，你知道我愛好一個人的獨思是甚於和朋友們談話的。所以直到畢業的時候，我們的交情還是淡薄如水。後來我的另一位名叫劉柏的朋友，在畢業那年冬天回到江南的家鄉，後來又溯江直上，到河水上流山中的一個小土城裏過生活。我們常常一月之間有兩三封書札往還。他特別提到了留在這裏的一個人，那個人就是張章。他說，章與他從小在一齊念書，個人的脾氣皆瞭解得極清楚。說句不客氣話——劉柏來信說——「張章的教育是從我這裏學去的。我使他有進取的心願，使他超脫出只做一个平凡人物的見解，使他知道一點人生和社會的事情。」不過這孩子年紀還很輕，他希望我能够時常和他往來，替他教育這孩子。」

「我知道我沒有劉柏那樣的能力，但從前也一同讀過書，談過話，這時就更接近一點，故我和張章的友情，遂一日日地變得親密了。」

於是，我走進回憶的深淵裏去撈尋過去的一點思念，張章劉柏和陸波從前與我皆有過友誼的關係。至少他們的性情有近似的一部份，和他們也有一點相互明瞭的心情。可是那時我自己却懶於做事，和朋友

往還簡直談不到。話又說得不好，所以雖然劉柏招過我幾次——有幾個夜晚在他公寓的小房裏圍着爐火讀一節小說，或念一章詩。可是臨到最後還是逐漸遼闊起來，像中間有一道無形的隔障。結果，他甚麼時候離去這座北方的土城連我都不知曉。聽到朋友說起「劉柏」這兩個字時，更引動我的好奇心了：

「劉柏，想起這個人我實實慚愧。在我的疏懶裏真不知道失掉多少朋友。像劉柏就是其中的一個。現在想來，我倒真覺得對不起。」

我說着又回憶起過去的日子，我會寫過：

想起過去日子的可愛，

益珍重我現在的記憶了。

於是爲了知道現在張章和一個女孩子的故事，我熱誠的等待朋友的說話。

門外的雨開始停了下來，這陣小雨帶過黃昏。房裏已是需要一盞燈的時候了。落山的太陽尙吐露最後的一線光茫，天空是碧藍的，夜裏更該有個頂高的天空了。幾支閃亮的星子，一輪將圓的明月（今天已是十二了呢！）將伴着我睡一個好覺。

我的朋友提議一同出門去雨後的街頭散步。他說要在輕閑的步子裏告給我那一件張章和女孩子的故事。

出門之前，他從衣袋裏掏給我一冊薄薄的小紅皮記事冊，襯着塗滿金色的邊線，非常美麗，他說：

「這裡是那動人故事的史料。想你今夜會有一個快樂的睡眠了。我想，你讀過這裏面所寫的，一定感到異常的舒適和愉快。像童話般的能把你帶到北歐海岸的夢境裏。你讀過「冰島漁夫」那部小說吧，歌忒怎樣追求着堯恩，漁夫的生活真是充滿了迷人的美麗啊。」

我剛接過那小本子，拿在手中，就被我的朋友拉着一同出去。倉促間我翻了一下那記事冊，見到第一頁上寫着的幾行字：

生活的記憶

一九三九年春張章

裏面的字寫得極工整，從五月的一天按日寫下去，我猜定這是張章的日記了。

二．步履下逝去的

街頭上因爲雨落和雨停，增加了許多人。我和朋友陸波也夾在其中預備走向全城裏頂熱鬧的地方。這夜幕將拉下的時節，真是在炎夏裡極爲難得的好時光。

「今天到車站上送人，增加不少的惆悵。」我的朋友提着他的傘，恰似紳士的風度，用細弱的聲音和我說：「祝福張章他們有一個幸福的前途，而我自己不免有深深的悲哀了。好，讓我給你講你們談談的愛情故事吧。」

這次，我可沒有一點打攪和瞻疑。一方面打開我手中握着的那冊日記，隨意翻覽，一方面跟着陸波的步履聽他傾吐珍異的故事。這段

以張章。主人公的小說，就在輕散的空氣和步履下逝去了。

我想我不應當先告訴你那段曲折冗長的故事，因為我已把「第一等史料」交在你的手中，你有全權去由那裏而發掘和鈎引出線索來，就像你考據一段歷史的真實一樣。那史料是張章從今春五月桃花正開時節所寫的日記，一直到臨行之前。

在春天裏一切皆是溫和柔媚的，虫類抬頭活動，植物起始生長。人的心也隨氣候而活躍起來。這一個春天與初夏的生活在張章面前真顯得極端的耀人眼目。故他「生活的記憶」是最值得珍視的。

他行前一日給我這冊子，我會匆匆翻過一遍。對於他的一切，他和那兩個名叫高茵的女孩子的往還，在我早已經成爲熟稔的事實。所以雖然他不願意把這小小的記事給任何人讀，但我畢竟帶給你來了。

我要告訴你的是那個女孩子高茵的確是很可愛的。她那雙活動的眸子深深代表了她的智慧、聰明、伶俐。還有一個不同凡俗的高尚靈魂。

我看着她和高茵同走真是件高興的事。一般人看來也許說是愛情勝利，或去同過密月的生活。不過愛情並不是那麼一件簡單的事。讓我給你講講高茵。

她今年是一個剛剛走出中學大門的女孩子，按理說她早該畢業，但因爲中途誤了兩年，才拖延到現在。在艱苦的環境裡她有埋頭苦幹

的精神，所以不爲環境所同化，心地潔白。從張章和她相識——兩年前的冬天——起，他便爲她的精神所感動了。

兩個人有着相同的志趣，是成功一切事業的要件。張章沒有愛過一個女人，在他想來愛情是有害於事業的一件事。高茵却愛過一個男孩子，且有真摯誠懇的誓言，後來那個男孩子離他而去，她才發現了他的弱點，就索興立刻隔斷了消息。直到和張章有靈魂的最高溝通的時候。

結果呢？有了今天的事實，也不能不說是「幸福」了。

我的朋友說到這裏就停止下來。這兩年，我住在這古城裏，寂寞的生活着，對於舊日的朋友缺少晤談的機會。故張章和高茵的這段事情，在我是一點都不清楚。偶爾也會遇見過幾次張章，他却不肯向我傾吐他自己創作的故事。因此我要求陸波接續的告訴我一點詳細的內容。

這時候街市上正諠譁着人聲，缺着一角的月色從東南邊放出明亮的光輝。但，雲朵變幻不定，時常欺侮這月的晶瑩。到整身的光亮被灰白色濃雲掩住時，我們就担心又將落一場雨了。陸波促使我趕快回去，他也須立刻回家。在臨別的時候他對我說：

「今夜你可以讀一下我給你的那本日記，明天我還要去看你，也許會能再告訴你一些話。張章從很久以前就常給我寫信，告訴我他自己的事。那信現積存已有三四十封。我也預備整理出來，然後拿給你看。」

我自然很高興的接受了他的意思，我這時真被這個故事迷人的玄妙所感動，而想很澈底很清晰的知道一下。

三．失眠的月夜

回到家裏，低雲正壓在屋脊上。那傍晚的藍色高空現在早隱退起來。隨着幾顆大雨點，就落了一場急暴的雨，雨過天晴，又是個好天氣。月光透過樹葉射到北窗上，我感到十分優美，就一直移座向月了。月色與燈光之下，我細讀陸波給我的張章的「生活的記憶」。

屋外靜謐，而街市却來了一個關外的盲女——我由她歌唱的淒涼乾澀曲調裏，知道她一定是個上了年紀的瞎女人，也許還抱有一個小孩，靠兩片嘴和一張弦子過生活。

我聽着那蒼老的聲調，心裏總像有些東西堵塞住般的不痛快。那小的冊頁也就很輕快的隨外面樂聲溜過去，反而不很注意它的內容了。

一直到歌聲停止後，我才能從頭讀一次那些逐日生活的記錄。

那夜晚我用了兩小時的功夫讀完張章所寫約有二萬字的日記。爲了陸波對我的囑託，我不能挑選一部份把它重寫在這裏；雖然我非常高興那樣作，且想着每個人一定皆是高興讀的。

後來我躺下床，永久想着那值得回憶的兩月光陰。憶記那許多陌生的人物，那些不清楚的個性。但兩個主人公（張章和高茵）的氣質，我已經瞭解一半。於是我爲他們和許多人的未來祝福了。

這一夜我很久不能入眠。

讀者一定要問我那本日記裡寫的是甚麼，我當然很願意述說那個內容。不過一則是做主人公的人物不歡喜這樣做；一則是初看這日記對於故事恐怕愈覺離奇。所以我暫時擱置起來。這裏儘把我在昨晚燈下讀後所瞭解的一部份簡單介紹一下。

日記起始那一天是五月十四日，一個星期日，最後那一天是七月九日，也是個星期日。想起陸波叩門的那雨後黃昏是七月十一日，那天他送走了日記的主人，則這本小書倒是他最後的寫作了。

字寫得齊整，每天的日子都是用橡皮的日期圖章印上去的，下面注明星期和天氣季節的變幻，溫度的寒冷。顯然做主人的在一切精微事故上皆是異常細心的一個人。每天的記錄或多或少，平均起來均在千字左右。

五月的日子主人常藉清晨很新鮮的空氣讀點書。他對於書的愛好真够熱烈；不過，由他的話語中我看出他的苦悶。一方面他感到沒有正確的书可讀，一方面又不願把時光空空拋過，所以他說要在「文學史上的空前巨作裡尋找些生活的教訓，靈魂的慰安」。因此，他開始讀英文本的 Anna Karenina 了。對於托爾斯泰這一部偉大作品可以看出他同情着書中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的遭遇，又羨慕着列文和吉提的美滿愛情生活。他數次寫着「所有幸福的家庭彼此都是相同的」那句話。他慣愛抄

錄書裏的珍貴語句，這些話看來真真有趣，可以見出主人心靈的趨向，有一句話抄得非常鮮明，是用紅色墨水寫的：

”That they may live in charity for the good of the fruits of the womb, and find joy in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Chapter V

由這裡我深深瞭解了這一本日記的主人，我那個很遠闊的舊友。我明白他有一個高尚的意志，他對於愛情，那兩個偉大的字，那個偉大的感覺，看法不是世俗的，正和我們歷代文學作品所歌詠的愛情一樣，給它在人生中一個崇高的地位，然而也不是「愛情至上」的論調。

因此這二萬字的日記裡很少記些生活瑣事，而大半是讀書的見解，此外就是接信和覆信的記錄，是和朋友們的談話。但高茵在這些文字裏並沒有佔很重要的地位。

到初夏日子來到後，這位主人公仍是熱戀着書籍，可是他決心和高茵同走也在這個時候。以下的心緒似乎零亂，記得比較少。也許因為他忙於行裝的原故。七月九日日記最後結束，他抄錄的是高茵寫給他的話，那話是席勒在他的名作「華輪斯太」裏說過的：

「到處都是偽善，都是欺騙，都是刺殺，毒藥，背信，奸邪，唯一清潔的地方只有我們的愛戀，這在人性中是不會污染。」

這就是我在那失眠的月夜裏腦中所有的思想。

四·二十六封

第二天早晨又繼續落雨。天光將亮時我已睡着，這雨何時落起，倒是一個疑問了。

八點過後，陸波撐傘來敲門。

真像小時候聽老年人訴說童話故事一樣，又恰似評書館裏聽書的老翁。在一個故事沒有結局以前是時時刻刻急待着講下去的。我懷着這樣的心情去迎接我的朋友。因為他答應我再多告我一點故事；昨夜為陰雲衝散得實實不快，今晨也許能補下些損失。而且他還要帶給我張章寫給他的許多信。

「昨天晚上在電車中遇雨，隔着厚玻璃窗子望外面的雨絲真如一片白霧。冬天早晨下霧伸手不見五指，夏天的大雨也遮沒了眼前的東西。電車會停過一時。」我的朋友說這話時神氣極嚮往於那景象，好像現在仍在那輛車上，而窗外就是寬溢的馬路了。後來似乎覺得那已成了過去，遂問我道：

「昨天那時候，你一定已經回到家裡了，躺在床上聽雨打在房屋，樹葉，石牆上的聲音也怪好聽。有一夜張章住在我那裏，聽到那小院落中下雨時特有的樂曲，因為非常愛好，很為那些高低不同的曲調所動而不忍去，預備起來寫詩。可惜他的詩沒有完成，那兩夜音樂就和他做了最後的訣別。張章寫給我的信，兩年之內存下二十六封，剩下不關緊要的全燒掉了。」

他打開了手裏的紙包，從那裡露出厚厚的一疊信，信封的長短和大

小不很相同，信皮上的字蹟却無疑的是出自一人之手。

他遞給我那些信時說：「這是昨晚費了半夜的時間清理出來的。我約畧看過一次，只挑選他和高茵有關的找了出來，帶給你。我想讓你瞭解的不單是張章，且還有那個女孩子。和他們自己造成的絕妙戲劇。」

「我真感謝你這大量的賜予！」

「張章走後，我的生活恐怕將越發寂寞，希望我們由他的事上，常得晤談的機會。」

「那當然的。現在你該坐在那兒爲我述說這個故事了。讓我爲你點一枝烟，『紅質司干』涼煙好嗎？夏天一切皆崇尙涼爽的。」

「好，不過故事不是一天半月所能說完。張章活了二十多個年頭，就是縮短來說也得有三四年應該敘述。他兩月的日記（昨晚我給你的）尙有那麼許多，你讓我說這故事的始末，那真真是一件難事。」

「然而，我急於想知道一點詳細，昨夜讀了兩小時的日記，害得我半夜失眠。」

我的朋友站了起來，說着有事，就要立刻告辭。他說，將趁雨方住時，另訪一位朋友，他早已約定了今天要去的。

我送他出門後，回來展讀那些書札。這裏面包括着兩年多的時光，由幾封古舊的信皮上可以看得出。及至去細看那郵戳時，真給自己一個莫大的驚異了。我很快地讀了這些信，將它們按先後的日期排列起來。

我預備選出幾封信來，那些能够代表寫信人一個時期的生活和思想

的抄在這裡。希望能從它們看出這故事的始末。

五·第一封信

波：

昨天下午的聚會真是快樂。我和那位新朋友爭執起「真理」的問題來，兩個人的意見就差得那麼遠，而每個人又都不肯拋開他自己的。一點珍重思想，雖然到最後他調停了我們倆人的說法，給一個中庸的解說。實際上我們心中仍有不平。不過，現在回憶起來是多麼快活的事呢？

昨天在你那兒的談話，我很高興遇到了兩個新朋友。一位就是和我爭辯的郭曼。他是誰的朋友呢？是你約他來參加我們的談話嗎？這個人很老實，很客氣。我起初看他頗爲不快，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誠懇的人。他知道自己知識的空虛，才多方面向朋友請教，這個人值得我敬重——我敬重的是他這精神。我們該好好的讓他多知道一點。

那另外的一位是和劉柏同去的女孩子，你說他叫高茵，是嗎？我過去很討厭和女人們來往，有人說女子是世界上的禍水，這話我雖不十分確信，但却終是有些畏懼。以爲一部份男子的墮落全是爲了女人的誘惑。我的確有點古聖先賢說的「戒之在色」的心情。可是昨天聽過那個女孩子的一段話，頓時改變了我的見解。更換了我過去的觀點，我開始看出女性的偉大來。幾年前我讀過小仲馬寫的「茶花女」劇本，很多人以爲這只是一個社交的愛情悲劇。他們只看見了浮面的事

實，却沒有發見瑪格里特靈魂的偉大處。她能是一個平凡的女性嗎？她爲了一個人、爲了一個真摯的愛，自己甘願嘗受苦難生活，這豈是普通都市的爲金錢支配的女子所能做到的？

現在，這個思想重複出現在我的腦中。不禁又想到從前讀過的巴金的「愛情三部曲」。從這種思想裏我感覺愛情能够使人向上，却也能够使人墮落。成功一件事業有時是需要點愛情的助力的。這話你乍聽來一定覺得會和我的過去主張矛盾。不過，我現在的見解的確是這樣。

我想過一點戀愛的生計。我告訴你，昨天我在靈魂深處已輕輕地愛上那個女孩子了。可是「高茵」這個名字嗎？你快告訴我。

那些朋友都替我問好。郭曼我想常去同他談談，希望你給我他的住址。劉柏近來活得很苦，他一個人難以生活下去，的確他是該回家的。他的想像既已幻滅就該離去。聽說他在一個星期裏就要走，是嗎？

問好！

張章 二十六，十，三。

六·第二封信

波：

秋意來時氣候漸漸涼了。看着炎夏的逝去，初入夏時的期望都跟隨着樹上的葉子慢慢下墜。夏虫的叫聲到這時皆已失去，昨天送走劉柏後，心地真悲涼極了。我擔心着耐不過今年的冬天。

因爲心緒這樣不好，許久沒有給你寫信。這些日子裡又因爲忙於劉柏的走，使我們常有機會見面。所以信札也許是不必要的了。我的信一停，你爲甚麼就不給我來信呢？你不是說很惦记着我和高茵那個女孩子嗎？

今天是我的生日，母親爲我做了很多平日頂愛吃的菜。這一個日子似乎應該過得快活一點，我本來沒有打算這樣子做，今天既出我意外，很想約你和郭曼來玩，可是一時又趕不及了。

然而，我得了異外的欣喜。

午飯後我在屋裏讀着一冊希臘的悲劇，我看見了三千年前人類和命運的爭鬥。那些古人實在相信前定的命運。本來，人生是怎樣的一個奇蹟呢！我正在懷疑着命運時，女僕進來對我說門外有一個姓高的小姐我我。我那時真是又驚異又歡喜。很快的跑了出去，迎接高茵進來。

「張先生，想不到我來吧？」一個美麗的面孔，閃動着靈活的眸子，微笑的向我問着。我們一齊默默地走進房裏。

「劉柏昨天走了，知道嗎？」

「是嗎？怎麼那樣快？事前也不對我說一句。」她好像感到了驚恐，同時又責難起我來。

我們話談了不少，由劉柏說到許許多多的朋友們，她對於郭曼也很關心，向我探聽很多關於他過去的生活，我把我所知道的全告訴了

她。我還希望你能够多叫他知道一點，我們對他都是非常關心的。難得他那樣以新奇目光看這個世界的熱心腸人。

最後我們說到很多廣大的問題。我也提出了我會寫給你的關於愛情的意見。高茵也是個歡喜讀小說的人，她的見解和我相同。她說他會有過一個愛情的小故事，這故事關涉於她的自身。但我向她詢問時，她却又羞於說出，就告別而去了。

一個多小時的談話極爲快樂。我更愛了這一個女孩子——自然，你知道我說的不是庸俗的戀愛。

秋意將深，我今天的心地頗有涼秋之感呢！

祝好！
張章 二十六，十一，十二。

七·第三封信

波：

劉柏走後還不會來信，這些日子我真掛念他。

高茵昨天對我說出一個「愛的故事」，她說她愛過一個男孩子，會和他在林下產生過誓語。那個男孩子做人極老實，但後來她發現了他辦事的弱點就棄絕了他。同時另外教育起一個名叫吳筠的女孩子。現在他們都已經遠走了。她常常掛念那個女人，她介紹劉柏和她認識，因爲劉柏正去她那地方……

我們談過許多愛情的話，兩顆心真真融爲一起了。

昨夜我給她寫了第一封「不算情書」。

我還得和你談談郭曼。今天早晨他來過我這裏，我爲他講了許多

年前的事。那對於過去的回憶，常使我在當時感到異常的愉快。於是他被我說得感動極了。我告給他許多知識。那個人真可愛，我看着他慢慢生長實在是件頂高興的事，就好像夏天自己栽的花木一樣。可是現在又是嚴冬了。那個冰冷的日子！

給你寫過幾封信，你爲甚麼老不愛回信呢？雖然我們常常見面，我也希望在紙上談談，總是很快活的。

什麼時候劉柏來信務必告訴我。

今天郭曼借給我一部「馬丹波娃利」小說。夜晚的爐火畔又有了伴侶了。

問好！
張章 二十六，十二，九。

八·第四封信

波：

我很高興在這陽歷除夕的晚上給你寫這一封信。前兩天收到了你的來信並且轉給我劉柏的遠函，珍貴的文字我很用心地讀了好幾遍。劉柏寫來的信紙，那種十足的鄉土氣，真似給我帶來遠地一把溫暖的故鄉土，我遂得到極大的慰安了。

我自己是一個很落後的人，一切都得靠朋友們的鼓勵。柏對你說的話是真的，願意你時時留心這一個小孩子，就像我關心郭曼一樣。

曼借給我的福樓拜的長篇很愛讀。那個名叫愛瑪的女子既然生長

在鄉間，沒有嘗過戀愛的的生活，忽然和另一個男子結了婚。結果，來到都市裏，一切東西在她面前都呈現着異樣的光彩，她和學法律的賴翁戀愛，是極清白的一種愛情。金錢在都市中實實支配了愛情，這鄉間的女子那裏看得明白這一點，她自殺了，一生在夢寐裏結束了。若埋怨愛瑪爲「不道德」，我以爲還不如歸罪於大都市的惡劣社會好。

我拿這半個多月的零散時光來讀這部書，多半是每天的晚間。我同情愛瑪的命運，覺得在一方面說她是可憐的。而實質上愛情倒是一件真實人生至性的流露。

帶給你那本小說，讀過嗎？該讀一下。

我和高茵往還的「情書」已經積下三四封了。不願公開，現在還沒有到一個段落。

後天下午敬候你來。我並約有郭曼，高茵各位，想你一定高興來談的。

敬賀年禧！ 張章 二十六，十二，三十一夜。

九·第五封信

波：

今年春天我病了將近一個月，那種生活實在苦痛。我很知道愛惜自己的身體，我不敢拋棄自己的運動。沒有一日間隔地練習着，可是病魔的襲來，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承你們爲我熱誠的照顧，在我這病已經痊愈的現在是應當十分感

謝的。

郭曼說他要在初夏時回故鄉看望一次，那裏還有他一部份家人，很想見一見他們。我却極力阻止他。想來那個地方實實荒亂。朋友們也都這樣說，你也一定這樣主張，我想。

近來生活很散亂，讀不下大部的書去，在我自己覺得實在對不住自己和我的朋友。高茵常給我來信，半年前我對你說過的那些「情書」可以給你看看。現在我已清理出來十封左右，靜待你來取。

祝進步！ 張章 二十七，六，十五。

十·「不算情書」

我這裡抄了張章寫給陸波的信，已經有五封了。這五封代表了九個月的生活。這九個月裏張章所交往的朋友，讀者大概能得到一個影子的。不過，前面說過，既要敘述一件張章和高茵的愛情故事，這信件中却常提到別的一些事情，我想該會使讀者失望的。可是我檢閱陸波所給我的二十六封信裡，又大部份都是這樣。那麼張章所清理出的十幾封「情書」在那兒呢？

一天傍晚，我騎着車去找那位朋友去了。

進門以後，我就開始問他：

「前幾天你送我看的張章和你的通信，我早就全部讀完了。那個日記裏不明白的人物，我都得到了一條線索。我明白了。可是，張章說的他和高茵的「情書」，到底在那兒呢？」

「那些。」陸波接着說：「那些『不算情書』的『情書』，他只默然地允許我看一遍，那些信札在他看來像極端珍貴的。」

「那些『情書』現在在哪兒呢？」聽了他的答覆我仍不很滿意，就重新問他一句。

「裝在箱底一齊帶走了，還有高茵的都還在一塊。他說將來有機會將給劉柏看。高茵說有機會也要使吳筠，她那遠地的朋友，讀一下。」

他說得極快，興緻達於極點。下面好像更將有一個引人趣味的故事：

「吳筠，讀過信札你一定知道了這個女孩子的名字。可惜我沒有和她見過面。一個星期前接到劉柏的來信，說他已經和這個女孩子結了婚，兩人一齊過蜜月旅行去××了。」

「劉柏？」我驚異了。

「是的，劉柏和吳筠。那天張章知道這個消息非常高興，這更增加了他走的念頭。他說將來也要和高茵到××去結婚。」

「他們原來是跑到遼闊的地方去過美滿的日子的。」

「不是，張章不過偶然我說一句玩笑話而已。他們用不着結婚。結婚倒許是他的妨害，不過我不相信『愛情的墳墓』那說法。」

我沉思了許久，沒有說出話來。因為想到張章和高茵的未來，我自己實在渺小得很，還有甚麼話可說呢？

回到家裏，我重複整理那一束張章的信件。他們的「不算情書」既然沒有得到，只好再接下去多抄幾封短短的函札了。這裏面多半是關係郭曼的事。

十一·第六封信

波：

謝謝你借給我的「黛絲」。接近法郎士的作品，在我這還是第一部。從前有過一個時期我偶然讀他的「Red Lily」，書一開頭像那樣細膩的描寫，就失去我的耐性。我愛好奔放的文字，却不高興讀那些工筆畫。但是，這次展開了「黛絲」，反給我意外的高興，有人說過這故事和我們有很多隔離，然而站在最高靈魂的相通上，我很愛讀這本小說。在我這樣的人看來，對於那個巴孚紐斯老人是極為同情的。

我讀了這部書的前半，很想告訴你一點話，我以為「真理」原是一個。巴孚紐斯說的，和我們說的原是一樣。為達到這一個真理的愛情，的確如那書中人物所說，是「不懂得的愛情」。而這不懂得的愛情，也正可用巴孚紐斯的話：

「我給你帶來的愛情是充滿着光榮，而你所知的那些愛情却只有羞辱。」

而這種愛情，正是我們理想中所要追求的。我向你寫了這許多雜亂的話，還請你原諒。

郭曼冒着險回家，一個月後他又回到這裡，這件事倒很使我高興

。第一他帶來了一些鄉土氣味，使我知道了很多的事。第二他自己回來了，還帶回他家裏一個叔伯弟弟。他今年十三歲，小孩子很可愛。他們和他母親住在北城的一所小院裏，日子過得很安靜。他們的生活正和你的一樣。

然而，我對於郭曼逐漸失望了，不知你覺察到了嗎？

劉柏來信了，說他見到吳瑋很高興。並向我問候着高茵。

高茵這孩子也很進步。

祝好！

張章 二七七，九，一。

十二·第七封信

波：

前天夜裡和高茵去看「雷雨」。這劇本在古城裏還是第一次的公演。四五年前這個戲登在一個文學雜誌上時還沒有被人注意，後來却先在國外演出，因此在中國才走起運來。可是那時候的北平，始終沒有人公演這個戲。不過幾個學生在學校裏演過，想不到現在有機會看到，倒是件頂可記念的事。

我看見戲報上登的「四幕倫理大悲劇」，我真覺得戲院老板的糊塗可笑。這也許是中國一切不進步的原故。把這樣一部作品認為是「倫理的」，或者說是「不道德」的教訓，那真是大錯了。那整個曲解了原創作者的意義。

第三幕裏周沖對四鳳說：

「我同你，我們可以飛，飛到一個真真乾淨，快樂的地方，那裡沒有爭執，沒有虛偽……」

聽了這句話我們都很高興。我們向哪裏找這樣一個地方呢？「我同你」——我同高茵。

這些日子我們常一同出去玩，冬天的冰場是很合適的。不以消遣為目的，電影院也很高興去，前半月看過一次 Walt Disney 的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很高興。

在影院裏，在冰場上，愛情似乎被看得太平凡了，太不值錢了。

一對對的情侶好像在愛情之外沒有一個「人生」。

我自己承認我和高茵現在已經種下了愛的種子。那顆種子發長起來時將是自然的、興旺的。而不是庸俗懦弱的花草。在人生裏我們願意做一顆為人遮蔭的榆柳，不願做夏日園林中為人欣賞的各色香花。做一顆大樹，冬天還是烏鴉的巢呢！

問安。 張章 二七七，十二，二十八。

十三·第八封信

波：

收到你的信，你的話真真不錯。郭曼在我們眼目中是日趨於沒落了。他原可以好好地做他那個小學教員。這時候的職業真不好找，每月有二十幾塊錢的收入已經是很難得的。送走他的母親回家，留下那個小弟弟在初中念書，兩個人住在會館裏原可以充裕地生活下去，同

時他家裏尚不時給他寄錢來。

這樣看來，這一個有為的青年實在沒落得可憐。

我早就說過，郭曼來自不很開化的一個角隅，到這大城裏自然一切都吸引他眼目。他在知識上感覺不足，也一定在其它各方面缺少滿意，所以各處都伸手探視。結果，像俗語所說，學壞容易學好難，他日趨下流了。

從他由家鄉回來後，四五個月裡很少來看我，還是我路過他那會館時看過他幾次，却沒有一次能晤面。會館夥計說：「郭先生整夜不回來，有時早着也得三兩點，時常有不三不四的女人來找他要錢。」

聽了這話我更明白了一切。我希望從此和他斷絕往還。一個人教育不成另一個人還有甚麼臉面見他呢？這是我的過錯。

這幾天很冷，懶於出門。又快過舊年了，街市上增加了不少的點綴和熱鬧。孩子們早放了寒假。前天剛過完「小年」，糖瓜祭灶，我們趁這個機會買了很多的糖，吃過不少，還剩下好些。甚麼時候你來吃呢？

祝進步

張章 二十八，二，十三日

十四，第九封信

波：

聽了你的話，我決定和郭曼斷絕友情了。其實我們已經有半年沒有見面，還說甚麼友情呢？

一星期前接到劉柏的來信，告訴我許多他們那個低窪盆地裏的生活，比起我們來真是痛苦得多。我想，有一個吳筠在他身畔，他也許變苦痛為快樂了。

現在天氣漸暖。朋友很少。雖然是春天了，出去旅行也沒有意思。就自己埋頭在書本子裏。高茵和我說每星期限制着必須讀上兩本書，然後互相批評和報告。這事情做來已經有兩個星期了。我讀了莫泊桑的短篇譯本很多。方才接到高茵來信說她正讀着服爾泰的 *Contes*，說這部小說很像「格里弗遊記」那樣有趣味。後面她抄錄出很多書上面的話，像是「愛呀，人類的慰安，宇宙的保守者，一切生物的靈魂，愛，溫柔的戀愛」等，最後又嘆息着命運支配人類的偉大力量。

真的，我們現在都高興在文學作品裏流露一點人性的真摯，我們已經發見了不少了。我想是隨手能給你默出許多的。

而我現在實際上也正追求着，這人生中的一種最偉大的愛情的。

問安

張章 二十八，三，十七。

十五，第十封信

波：

我多麼高興呢？讀了劉柏的來信，知道他已經和吳筠結婚一月，我幾個月來要離去的心情就越發堅定了。高茵也督促着我。遵照了前幾天我們在一塊的商定，明天我將要跳出這城圈，去趕一個星期後的

船。

這是在此地給你寫的末一封情信。本來我不該再用時間在這上面了，然而我高興有這一個結束。

昨天整理好了所有的東西。我極珍貴的日記冊也暫時告一段落。

想存放在你那裏，希望你珍重地為我保存，除了幾位朋友外，不要給任何的人看。

有許多話，明天見面時候再詳細地說。你要送我，我該熱誠的接受，並望你早來。這兩天真把高茵忙壞了！

祝好！並問候你的小弟。 張章 二十八，七，十。

十六·未完成的樂曲

兩個星期以後，七月的炎熱中午，陽光正赤烈地照耀時，我又到了朋友陸波那裏。我邁近了那西城胡同裏唯一的小黑門時，就聽到院中由房裡唱出的歌聲，且有 Violin 的伴奏，我細聽：

5. 5 32 15 | 2 ——— 0 | 5. 6 55 12 | 6 ——— 0 |

好花不常開，

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

淚酒相思帶，

今宵離別後，

何日君再來？

歌聲很細，像一個年弱的孩子唱的。我喊了聲「陸波」跟着進了屋子，看見他拉提琴，做小弟的站在旁邊唱着。

「啊，請坐。小弟很想張章，常常唱着這隻歌來懷念他。可惜這歌雖有離別的情緒，却缺乏一種傷感的，希冀的情調。我想學着填譜，自己編出一隻新歌來！」

「我知道你愛好音樂。這件事對你是頂頂合適的。張章的生活裏既有一段崇高的愛情，爲了朋友的紀念和祝福也是應該填一下的。」

我看到朋友桌頭的護本書，多是關於音樂原理、樂曲作法和音樂史一類的書籍。我想，張章走後，他也許感到一點寂寞，和由寂寞而引起悲哀，就把興趣轉換到音樂上面來。我知道從前他對於中國的弦樂，像胡琴琵琶之類很能彈奏。但，這次他拿在手裡的是一隻 Violin。他隨手用弓在那四根弦上摩擦出很好聽的曲調來。他說：

「近來很想學着填樂曲，昨天我決定把關於張章的悲哀與快樂，一齊譜了出來。做一個小小的紀念。所以，在夜晚的院中就動筆了。我完成了曲詞的初稿，唯樂曲還不敢編製。」

「那好極了。」

「這歌曲包括兩大節段，第一個是記述張章和高茵的愛情，要把他們做得極美麗和動人。第二個是記述離別的痛楚和祝福他們未來的幸福

。這就要做得情意纏綿不盡。我預備給它一個名字，叫做「琴弦上溜走的故事」，不過，這不像個歌曲名，倒恰似一篇小說了。」

「很好！我很愛你這個漂亮的，美麗的，蘊藏着不知多少生命的寶藏的題目。」

我的朋友說着就在案頭的書下抽出一張白紙來，紙上寫着幾行字，幾個零星的樂曲。

往昔異月

恒拭我淚之巾

雨夜叮嚀

等待着春的夢

我設想這未完成的樂譜的境界。我的朋友望着我好像非常憂傷。我督促他應當很快地把這曲樂譜完成。

「完成？我很奇怪人生爲甚麼那樣離奇。我再也不能繼續這隻樂曲了。」

「爲了甚麼？」

「今天早晨去一個朋友那裡，聽說在某日開駛的船中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不幸。張章，高茵坐的正是那一隻船。」接着，我的朋友詳細地告訴我那變故，我想來，這雨季裏海洋免下了高漲或低落，又聽說海洋巨

風將自南方吹來，那大船竟會遭遇着這浩劫……。

「這真是『天涯何處覓芳蹤』……」

我的朋友不禁悲感起來，他的小弟弟也頗有點傷感。陸波拿起那張零散樂譜扯碎了，低低的說：

「『琴弦上溜走的故事』，誰想到故事有這樣一個悽慘的結局呢？」

二十八年，八月二日完。

【附記】此離寫這篇小說三個月後的今天，我又重複讀了一遍，真是覺得又驚奇又慚愧。驚奇於故事本身的偉大，而我這裏不過是寫下一個大綱。我知道我應該從頭再寫一次，也許能够更近於「真」。不過，現在心情似又不同了，而這一篇潦草的東西，只是保留着過去那一段生活的記憶，和幾位摯友的懷念而已。

——作者。十一月十八日。

友誼 (Amicitia) 這個字是從愛情 (Amor) 這個字變化出來的，故友誼亦有情愛之意，冒用友誼的名義的人，只爲了一時的利用，有時亦能對我們有益處；但是真的友誼絕沒有半點虛偽，完全是純潔的自然流露的。所以我覺得友誼是自然而生的，不是應了需要而生的，是由於心靈的趨向加上情感而生的，不是由於計算友誼有多少利益然後纔生的。

——西塞羅



歸

軟木上有溫柔的足音沉醉
甬道中那邊有門的亮兒
走過孩子們打着墜秋千處
葡萄熟透了在無花的路上
點綴着誰的異鄉的夢嗎
我看見石像孤單的
來時是在白月裏
這時是照着月墜時
汽車的紅箭指過來
遍綠的街間
半圓的樓前儲蓄着晚夢
也順着喇叭洋溢了
我流浪回來
紅樓中我的室門呢
明月自窗下昇上裏

紫竹林集

· 朱英誕 ·

濛濛中

起一道碼頭的長笛

大雨

雨落到石破的聲音
森林外雲深之熱風
如古代之山水
海上的浪語，閃來了
堂上大葉子上
平靜的大雨吟
秋天的穀辣味
低落的水禽水泡響
如欲鳴起水綠的星
花零落在夜裏藍天發青時
明月昨夜露自烏雲之窟裏

夜雨

雨前的青天有七色

昨晚的雲頭如夢幻到了
傾盆的大雨裡

天上黃月窗外乃無邊際
在流上也有發大作一線
誰的幽怨着的淚痕嗎
以弓形的手臂奏起琴來
清晨射出初日之光綫
如來掘人間七色之墓的
而天外的旗幟又每在高空
戀着誰的想頭呢

黃昏的天意

變黃昏的霞如厚土
黃昏的星子如明珠
我愛在這時
看家家門首有人
無際的盼望是什麼
時側首而看半天
乘涼的胡同裏
靜靜的
當半圓的明月升起

一個天意如有懷抱

夜色渾厚裏

青色的眸子沉黑

繁星點綴了落花的夢

夢見真理與美麗了

行色

什麼時候裏一往情深呢

從清晨到黃昏到靜夜

乃春色行事的行跡

黃昏裏多半有嘆息

映照之中都有些什麼呢

有大廈的影子鋪下行人道

古之燕趙風吹在白巾之中

是光明磊落的

而隨歡之相思明月漂泊罷

在城池的夜如野店荒林

畫角乃是什麼的號令呢

新月又掛在紅霞如一座火山

楊柳的渡頭上還沒有行人

是誰一個人渡走了黃昏

夏之來去

琉璃瓦如波的流下了大雨來

有着着行雲作出城之行

乃默讀一篇悼文似的

青松對着白石永久如訴的

夏日的雨絲自然如感泣

藍天裏雨絲與紅月之斜線

一隻蝴蝶也如負重而飛來

花陰遂作為說夢之場所

夏至的綠葉更綠一番了

雨后的花開清醒之使命

遠處笛子那是無言人的

到青山的小腰看夏之來去處

遊子的光陰與烏雲俱遠了

牆

坦白的園子裏

秋之低徊者

看大的玉簪花

如鵝頸的低垂着

草地上露水

是虫聲的宇宙

秋天的西風

與虫聲並收

大開的窗子若問

是什麼時候

夜裏面夢之流浪

在多高的紅色樓外

而烏雲載了夜去

風雨蝕過的牆上

春山與印水之痕蹟

印證了我夢之輕重

與一些幽恨的草兒

已經是長了多長了啊

青青的天啊

西風

秋深裏西風吹起

我知道明日晴了

秋風隨便的流來

又悄悄的走去

說了再見的是我

看是吹黃葉落的

還是等待着

黃花開來罷

梧桐傍穿着輕穿

預備同時拾起菓實的

夢之落葉與花子來

想起什麼怨恨了呢

獨自吸一支烟、

拾零人又看着青天

天青到無往不利時

廣場的一角上

有人在洗馬

陽光的林子

陽光的林子綠而白的

汗意的臉上有清淚嗎

若滴在白雲與綠林上呢

樹香裏灑出多細的雨絲兒

樹脂交流着白日香

這時的白日天天即海

白雲乃牧羊的良友

明明是海上的情意

容納了自然之歸宿

是誰在遠方有相知

嘯·無聲音的伏天裡

黃昏

園子裡各有思路

遊子欣羨誰的行止呢

樹端的融恰間

暮之色如輕輕夢的初來

處處且記下黃昏的鐘點

是西望的時候

暮投何處呢

你思索

斜日的紅線

却畫於樹與我身畔

與我的思路慢慢的

落花

花乃有一個向陽的門第

在日之出處

明月借光

但簾外的細雨如絲

桂樹還如黃葉之被埋沒了嗎

而一日日裏揀着傘

搬蓮花盆在雨中的足跡

乃留下落花之瓣瓣如燈火

屬於今夕逶迤的讓過泥濘的路

若然

我只看窪裏的水泡之如一座座墳墓

秋天

籠中的促織

爬到青枝

與枝上的葉子

鳥唱的尾聲

與輕風之落葉

天收去些溫情

乃有各色之冬藏

霜裏面的霧水不見了

皮膚有滑膩之感

秋風在春花上尋思

那裏是家呢

古城

七月來了午后的風
 我才明白沒有別離
 而且秋來時看青山
 遠遠的也了無離憂
 在殘牆楓葉之間
 青天如青山之倒影
 有什麼幽怨呢
 但秋天究竟多高
 而秋風究竟多輕
 像燕子輕捷的飛舞
 那却又是江南的事了
 但傍晚裏
 秋虫跳出了青草
 脚下深深升起
 究竟是點草的風

原上

原上凸圓如地球儀
 乃得意於環城林木
 原上若無有四回

我自隨身有孤影

遙遙辨出

通明的西方

有我在北平的家

朱門兩扇與

孤霞與孤霞

天上的夜色如水綠

自淒涼的巷口

有警察來值班

守望明日之還晴吧

道傍的園子

道傍的園子

在鄉土的大道上

是一所墓地

這裏可以沒有伴侶

花是對宇宙滿意而開的嗎

乃也有香的寂寞嗎

我看見白紙燃成

一隻一隻的蝴蝶的夢

飛不高也捉不住

當這一抔黃土之小山

我願意化成一灣幽藍的泉水

在山下繞圈

雲縷如白描的鸚鵡

乃也無言如對菊睡去

冬月

薄暮裏的燈冬青垂麗的

縵紗的窗子是年青的夜

我醒在無力的明白裏

已不見海外的遺跡了

一天上滿山清的泉

搖出來明淨的風

雲散了得林深深不見了

如冬日之可愛

青天是天天在故園的

白衣大士的石像身邊

會灑我一屏風的瓶水冷冷的

小小芙蓉塘上的夢

我明燈一閃

燈乃冬之月的夢

更生

· 林蕤譯 ·

一個美麗的五月下午，一隻大輪船正預備着開航。甲板上站滿了旅客。其中有一位衣裝入時的女郎，模樣看來最爲興奮。身邊圍着一羣朋友，向她道別，祝她一路平安。

一位女乘客走過這說說笑笑的一羣人時，低聲向身旁一個女郎說道

「那就是紐約著名的紅女伶，安妮·立佛林。」

「長得很美，對不對？」她的朋友問道。「我在幾個月前還看見過她的「心之所欲」那齣戲呢！」

「她現在是到外國結婚去。」頭一位夫人接着說。「聽說六月她就要在巴黎結婚了！」

「好一段風流佳話呀！」女郎笑道。「她是頭一次結婚嗎？」

她的朋友點點頭。「但是她的未婚夫亞羅。韋斯福却是第三次了呢！」她說時聳了肩膀……

那時安妮注視着繁華的紐約城，直到它慢慢消隱於她的視線之外。她雖然心中紊亂異常，表面却裝着平靜的樣子。

這並不是她初次的旅行。但是前幾次爲期都很短，又沒有什麼特別

的事情。這次却和以前完全不同。亞羅會打電報告訴她說會到哈佛爾去接她。然後再同乘汽車到巴黎。

這些思想不住的在她腦中縈迴。自從一月前，有了結婚的計劃以後，她就感覺一種難以形容的不安。想到到巴黎後就要忙着備辦結婚用品，她臉上不覺露出笑容。啊！六月她就要同亞羅結婚了。嫁給亞羅，韋斯福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

自從她情竇初開的時候——少女做着戀愛夢的時期——她的最高的希望就是將來可以在天主教堂裡結婚。因爲她自己是一個天主教徒。

想到這麼一種無名的不快的陰影掠過她美麗的面孔。不，亞羅和她不會在教堂裏結婚的。他們決不會有一個天主教的結婚典禮。爲了這個原因她才遠渡重洋到巴黎去。她的母親還守着舊式的思想，當然不贊成他們這樣的婚禮。但是到他們回來時，母親一定已經息怒了；一定會原諒他們的。

安妮自己解說着，其實在那裏結婚不都是一樣嗎？他們彼此相愛。任何宗教也不能干涉兩個相愛的人。現在的世界是前進不息的。數星期前她曾去我過一位神父，想要解釋一切。但是那位神父堅持着頑固的論

調，真正使她煩惱。他們兩人簡直說不到一起。神父總是引用天主教的教律。安妮極力告訴他說亞羅現在早已和他兩個前妻異離了。她自知除了她自己以外再沒有人能對亞羅表同情；沒有人能知道他對前兩次的婚姻是多麼後悔。他第一次結婚的時候，年紀還非常的輕。他第二位妻子的陰謀詭計使他在不能再忍下去了。安妮却沒有想到，如果亞羅厭煩了她的時候，這第三位夫人的命運又該如何？

那天晚上安妮反側輾轉，不能成眠。她的前途太使她興奮了。亞羅，韋斯福品貌英俊，又是極其富有天才的。無怪女人們都發狂似的愛他。但是他心中却只有安妮一個人。最近幾月來，他對安妮特別表示關心和愛護，不斷送她貴重的禮物。想到這裏安妮就想把神父所說的「婚姻障礙」置之不顧，但是又不可能；神父的話總在她不安寧的腦中轉着，直到她沉沉入夢。

安妮覺得旅伴都非常和氣。次日她在船長桌上用過晚餐後又到船中華麗的舞廳跳舞，心中高興極了；因為她自己是船上最美麗的女郎呢！就寢以前安妮在甲板上散步。她美麗的雙眸注視着前面一片汪洋，不由得起了思鄉的心。（安妮原是很富於情感的。）她想到美國南部一個農莊上，母親一定在念玫瑰串經。但又覺得奇怪，怎麼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會想到迢迢千里以外的故鄉呢？差不多七年以前吧！她離開了家鄉到紐約去，後來終於在心愛的事業上獲得了成功。今天晚上她竟會想起來多年以前的事。當她還小的時候，每晚母親必叫他們兄弟姊妹們跪

在小凳子上，大家一齊念玫瑰經。這些事情回想起來，宛然如昨。她的童年是多麼快樂，無憂，多麼值得回憶的呀！

安妮想知道她的兄弟姊妹們；是否也像她今晚似的懷念家鄉。他們現在都已分散在四方。有一個且已經戰死在沙場上了。安妮追憶到這些事的時候，却故意不去想像母親的傷心失望。當她在紐約的時候，很可以在季終回家看看母親。（雖然不能久留在她的身旁。）但她並未會回去過。慈愛的母親！自己的過失，只好到再年再彌補吧！她想結婚後永遠脫離舞台生活。要住在家園附近，藉以安慰母親的晚年。雖然母親的信裡沒有直接說出來，但是安妮知道她極感孤獨，十分想念自己的兒女。母親在信中很簡單的告訴她，傑米·杜倫向她問好。想到這裏安妮臉上露出了笑容，（慢慢的向臥室走去。）傑米·杜倫也是一個守舊的人物。他是安妮第一位愛人呢！安妮第一年在紐約是寄居在荷利葉姑母家裏。那時候傑米很常去看她。

安妮初到紐約，過了幾個月「預伶人」的生活以後，她的機會來了。不久她在戲劇方面就成了名。她會度過不少淒涼的深夜；但是希望成功的野心勝過了一切。她忽視了所有的苦痛，她的目的只在鑒望。最後她所希望的一天終於來了。觀眾的喝采聲，震顛了她的全體。嘗試舞台生涯的初年給她不少值得留戀的回憶。

有時候她好像覺得在觀眾當中看見了傑米·杜倫。但那只不過是一種幻想吧！成功確是使她經濟獨立了，但是也使她領受了孤獨的滋味

。後來她遇見了亞羅·韋斯福，就愛上了她。

在船上的第三天早上，天還沒有亮安妮就醒了。但在東方發白的時候，她又入了夢鄉。她想着亞羅·韋斯福，船走的真快呀！不久就可以和他見面了。

時間過的很快，這一天，安妮差不多睡了一整下午。到晚上她的神采煥發起來。身穿一件富有吸引力的晚服，比前夜更顯得美艷動人。音樂會完畢以後，旅客都預備着跳舞。安妮是非常的愉快。所有的人好像和她一樣的高興，都預備好好的玩一下。

午夜之後她才回到臥室。她感覺疲乏，但是快樂。她想到再過幾天就可以和亞羅結婚了。在這甜蜜的思想中慢慢的入了夢鄉。

次日早上才四點鐘的時候，安妮被一個重大的聲音驚醒。有人在外而緊急的敲門，接着就聽見許多雜亂的喊聲。她從床上跳下地來，（她現在完全蘇醒了。）無名的恐怖佈滿了全身。她急忙開門走出臥室。在過道中看見一個臉色灰白的女侍者從她身旁跑過。

忽然船上的燈全滅了。

她驚駭的問道：「怎麼一回事呀？」

「下面着火了，小姐。」那時安妮才覺出一個女侍者在她身上繫着一個救 圈。她告訴安妮鎮靜一點。

鎮靜？不可控制的恐怖掃射着安妮。旅客知道船着了火怎麼還能夠保持着安靜之態呢？她不自禁尖聲呼喊起來。

一羣驚慌失措的旅客從她身邊衝過。安妮也隨着他們跑到甲板上去。

有人說：「他們應該早點發出警電！」

又有人問道：「他們能夠將火熄滅嗎？」

安妮無力壓服自己的恐怖。她緊緊的握着一位女乘客的手，這樣覺得還好一點。乘客們的新禱聲和咒聲混在一起，把船員發命令的聲音都壓下去了。幾小時以前大家還在歡樂，在現船上亂成一片了。一個人喊道：

「我們將要和捕鼠機裏的老鼠一樣的死掉！」有些婦女們則大聲的哭泣着。

離安妮不遠，有一個婦人正在祈禱。「為什麼要怕死呢？」那婦人用平靜，和諧的語氣對身邊的人說。「我們不是常請求聖母為我們臨終祈求嗎？如果現在正是我們死的時候，聖母一定不會棄絕我們的。」天主聖母瑪利亞，為我等罪人，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候。」

短短的幾句話使安妮震顫了一下。回憶很快的掠過她的腦際。小的時候她常常念那幾句話。唉！最近她曾經念過幾次？世俗的娛樂使她忙碌、疲乏；使她在睡前沒有一刻的工夫祈禱。如果這就是她死的時候！啊！天主聖母！她還沒有預備好呢！不錯，她倒是沒有和其他天主教徒隔離；她常去望彌撒，有時也領其他的聖事。但是為貪懶而不去望彌撒，却是一件極平常的事呢！

「天主聖母！」安妮在恐怖中念着這幾個熟悉的字眼。內心責備着自己近來的疏忽。她覺得自己不配求聖母的幫助。在學生時代，每逢到了紀念聖母的一月，她常同別的小朋友一齊到聖母祭台前，或是獻花，或是唱幾首聖歌。

她記起許多年以前，常同小朋友們在彌撒中唱聖母歌。傑米·杜倫的聲音高亢。超過別人的歌聲。奇怪，爲什麼在這種時候她會想起傑米來呢？或者這是因爲他們小的時候曾在一個學校裡讀書，在同一天初領聖體，並且以後又都加入了聖衣會的緣故吧！

她不知不覺的握住衣襟上佩着的聖牌祈禱起來。這個聖牌可以說是她現在唯一的天主教徒的標誌了。她記得以前常笑母親堅持的態度，但是終於答應永遠帶着這聖牌。她過去實在忽畧了一個好教徒的本分，這思想使她自責不已。

忽然一片火從下面衝了上來。正在沈思的安妮好像從夢中驚醒，連忙同別人一齊躲到船的那邊。救生船已經放到水裡去了。當時的混亂使男旅客忘了「婦孺當先」。他們發狂似的擠到小船上。

火光照着佈滿星辰的天空。安妮可以看見小船在海中擺動着。週圍的人的哭泣、呻吟和祈禱聲使她戰慄。她身旁有一個男子忽然跳到海里去了。救生船不能載那麼多人，但這時火已差不多要將大船吞下去。安妮想跳到水裏淹死也比在船人燒死好些。

「我們必須都跳下水去。」一個旅客很鎮靜的說着，毫沒有被恐怖

震動。「快跳吧！諸位！愈遠愈好，要不然就要被火燒死了！」

安妮很猛烈的跳下去。巨大的波浪差不多要將她打暈了。但是冰冷的水很快的使她清醒過來。雖然腦子有些因驚懼而麻木了，根據着本能——安妮是一位很老練的游泳家——她努力游開了這失火的船。好幾小時她都在水中掙扎着。有一次差不多快摸着一個救生船的邊沿。她止極力往那方向浮過去時，船上有一個男子忿怒的叫道：

「不要上來！你若上來我們這船可就要沉了！」

一些強健的人盡力浮在一起，預備救生的人來了的時候，他們好一同被救。但是那些衰弱的人實在支持不住了。

安妮太疲乏了。在恐怖及苦痛中，她再也沒有力量來禱告。忽然聽見離她不遠有船槳擊水的聲音。只覺得有一副有力的手臂，將她拉到船上去。以後她就失掉了知覺。

x x x x x

「她的病是很重的！」安妮稍醒過來的時候聽見有人這樣說。「恐怕會轉成肺炎。」

醫生的話一點也不錯，安妮果然轉了肺炎。船一到了紐約，他們就連忙將她送到醫院去。許多天她都在危險期中。

各處都聽見這次輪船失火的消息。禮物堆滿安妮的病房。亞羅·韋斯福打電報說立刻要到紐約來。一些關心她的朋友也常打電話來問候她。不久危險期過去了。當安妮清醒的時候，她看見母親慈愛的眼睛正在

看着她。

安妮漸漸的恢復了康健。有多少事她應該感謝的呀！雖然以往她不是個熱心的教友，但是聖母並沒有捨棄她。她正在想這些事情的時候，看護告訴她說亞羅的船已經停泊了。幾小時之內，他會到這裏來的。安妮聽到這話時候，她青白無血色的臉上顯出一片紅暈。

x x x x x x

亞羅的聲音仍是非常的柔和，他仍是和以前一樣的英俊，但是安妮覺得自己不像以前那樣的想念着他，也不那樣想聽他的聲音了。亞羅也覺出安妮是變了。

「我們不必因為你的病而延遲了我們的婚期，親愛的！」他說道。「你一痊愈我們就結婚。然後我們再到愛迪命達斯。那裡我有一個別墅。」

「我考慮過一切，亞羅，我不能為着你而犧牲了我的信仰。」

「安妮，難道你也會任那些舊式的教律來破壞我們的幸福嗎？」

安妮忽然發現亞羅每當達不到他的欲望的時候，他總是那樣的忿怒。這正足以表示出來他的自私。大概他前兩次婚姻不能美滿也就因為這個緣故吧！

「我的意見是堅決的了，亞羅。」

x x x x x x

安妮重返了故鄉。在那裏她可以欣賞母親親自種的花草。在那裏可

以躲避一切都市的喧囂。異教的思想，永遠無力再來使她失信仰了！

文藝消息

文化生活社的新書

以出版「文學叢刊」而在中國文藝出版界有很大產量 and 聲譽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最近在困苦中仍繼續出版文學叢刊。「文學叢刊」五集已出齊，共八十冊。此外又由巴金主編「文學小叢刊」一種，第一集有艾蕪的「逃荒」，羅淑的「地上的一角」，蕭艾「無名氏」，朱雯「踰越節」，蕭乾「灰燼」。沈從文「昆明冬景」，巴金「黑土」，劉白羽「藍河上」，李健吾「十三年」等。文藝方面有張天翼的童話，王統照的「遊艇」，是一部國內外的遊記，楊剛的「公孫鞅」是一部歷史小說，李健吾的散文「希伯先生」，巴金的「旅途通訊」等，並有唐弢的兩本「文章修養」。均已陸續出版。文學社又有「文學叢書」一集，包括張天翼的「同鄉們」，艾蕪的「海島上」，李健吾的「撒謊世家」，朱沫的「生的意志」，李廣田的「雀巢記」等，畢喚午的「雨夕」，穆崇羣「廢墟集」，孫毓棠「寶馬」八部。近又出版李健吾的小說集「使命」，陸蠡散文集「囚綠記」，鄭荻帆長詩「木廠」等。此外又編「少年讀物叢刊」甲乙輯。

殯儀

·張真·

一個陰沉的下午，灰色雲像棉被似的在低空佈滿，沒有風，處處充塞悶人的濕氣，我挾兩本書從大街上走過。

大街似乎比往日冷靜，馬路有些潮濕，行人也都沒有精神的樣子。幾輛汽車懶洋洋地駛過，喇叭聲都帶着鼻音，嗚嗚地像傷了風。幾個報差騎着自行車悄悄靠路邊走，洋車不快，行人也彷彿被天上暗雲與下面潮濕柏油路染上灰色，而與街兩旁的磚樓房同化，灰濛濛的混成一片。我穿過兩條大街，皮鞋踏在洋灰地上發出木然的回響，在第三條街轉角處，我看見一個殯儀正在進行。送殯的不甚多，打執車的人也聊聊無幾，淒涼慘淡，正像那陰沉的天氣。

偶然我注意到這個殯儀中，並沒有穿白帶孝的喪家跟在棺材後面，幾個送殯的似乎只是死者的朋友。不由動了好奇心，想等他們走近，細看一看。纔站住，就有誰在後面拍我底肩，我回頭看見是我底一個朋友，呢帽放在手裏，胸前一朵白色的紙花。

「哦，原來是你，近來怎樣？這是——送殯？」

「是的，一個老頭子。一個——哲學家。」

「哲學家？」我驚訝了，望一望那淒涼的棺材。

「死了。」他也望一望那慢慢走着的殯儀：「他一生等待一個女人，結果就在等待中消磨掉他底生命。否則，！誰知道他會做出什麼偉大

的事業呢？總之，他把女人看得太理想了。」

我也隨了殯儀走着，一面聽他把這老哲學家底故事詳細告訴我。

× × ×

這個老人在年輕的時候，原是個很漂亮而聰明的青年，書讀得相當多，恰恰使他看不起那些庸俗的世人。他不常去公共娛樂的場所去享受那些爲了排遣時光的無益遊戲，也不把自己底衣服與頭髮修飾得鮮亮照人，因此在外表上看，他是很近於所謂「少年老成」那一些人的。

然而在他底蓬鬆頭髮下面確實孕育一個理想，在他藍布長衫下面包藏一團青年的熱火。這理想，這熱火，本來可以在一種激動的熱情下爆發出來，做出些像那樣年紀的青年人所常做出的傻事，可是他沒有。人所懂得的多一點，那年青的優氣也就消失一點。愛情是可以使每個年輕孩子底血發沸的，他偏偏看不起所有的女人，看不起所有的紅唇，所有的雪臂，所有的窈窕與作態。——因此他底生活就更近于寂寞了。

只有一次，他底熱情奔放出來了，隨着許多一樣年輕的人在各處奔走，又跑到近郊的鄉村去。在這短短一個多月中，他老與一個女孩子在一處辦事。女孩子辦事總是以畏縮，苛細出名的，但這女孩子却是非常活潑，自由，大胆，像個男孩子一樣磊落痛快。漸漸，他竟覺得自己對她有了一種抑止不住的感情，這感情逐漸強烈起來，苦惱着他。他原來

不相信自己底感情會這樣濃烈，會整個控制了自己的，現在才嘗味到這種熱辣、徬徨而喜悅的心情。由幾次事務上的通訊，他看出她底思想與知識正同她底熱情與正義感有相等的高超。

她不是那些好出風頭的女孩子中的一個，對於妖艷的服飾也沒有多大興趣。她底身上不灑那些怪味的香水，臉上也沒有粉，整天穿一件樸素的竹布大褂跑來跑去。這些使得他陶醉，在她身上築起一個幻想，可是他不知怎麼辦好。他知道她底心中也相當看重自己，他願意設法叫她知道自己對她是具有好感的，但這感情怎麼表現，於他真是天大的難題。

事情完了，他與她失去見面的機會。他鼓起勇氣給她寫過兩封信，怕她發生反感，措辭都非常平淡，像是普通的應酬信。

沒有回答。

他又寫了第三封，字斟句酌，每一語都用心思安排。這是封討論一些未了事務的信，但是他把他隱藏的熱情巧妙地織進裏面，以她底聰明一定會看得出的。況且她對他也並非沒有好感，許多事情她常單獨同他商量，他覺得較之他人，她是比較傾向自己。他用顫抖的手在信封上寫下她底名字與住址，投在郵筒的深處。

然而——沒有回答。

他很寂寞的過活。有兩次，他耐不住這忐忑的心情，在夜晚走到她底窗下。燈光使他溫暖，使他底幻想復活。然而徘徊了一會，沒有勇氣

叩她底門，又悄悄地逃回來。

這個期間，正有一個漂亮而熱情的青年追逐她，他非常大膽地向她求愛，雖然也經過相當的波折，然而終於勝利了，她同他訂了婚。

失戀對於一個青年人，該當是多麼大的悲哀！然而我們這位失戀者却並不頹喪，也不發怒，照常靜靜地過活。他告訴人說，他相信她終於要回到自己這一邊來的。

他就這樣子等着，等着。漸漸他變得更幽靜，幾乎與世界隔絕。他整天坐在屋子裏，研究各種專門學問。許多許多外國文的書籍由郵差送來。這些書有各種樣式的裝訂，有各種顏色的封皮，有長而很薄的，也有很矮小可是非常之厚的，也有用大紙盒裝着的，……逐漸填滿了他底小屋四壁。

好幾年過去了，他簡直很少走出這屋子。他只是等着，等着必然會來到的那一天之來到。

然而她已經結婚了，生活得很美滿，並且後來又有了一個女孩。——這些消息既然沒有人告訴他，他也從不探詢。七年以後，他底幾篇關於科學與哲學論文已引起國際間的重視，有幾個學校贈他名譽博士的學位。國立研究院請他去做教授，他拒絕了，起草他底「力之導體論」。

但這有什麼關係呢！他不過藉此排遣時光，好等待她底到來。

我底朋友與他本來是相識的，時常去看望他，他心中那點熱情，那團火，已給書籍與思索消磨盡了，完全成爲冷靜沉思的哲學家，但是對

於他最初的信念，却是愈加堅強地保持着。

「你爲什麼總是這樣固執地相信她呢？她不會回來，我告訴你。你把女人看得太理想了。」時常我底朋友向他這樣說。

「自然我是相信她的，正如我相信我自己一樣。我相信我自己是靈魂具有較高價值的人，在這種價值前面，人底面貌、財富，甚至學識都要失色，惟有靈魂底本質顯露出品澈或黯淡的光彩。」——對於這，她底眼睛是明亮的。」時常哲學家這樣答。

碰到這種句法的話，我底朋友就有些發昏了，於是說：

「然而她總是一個女人，……」

「然而她不是女人！」

討論到這裏照例就「戛然而止」。或者靜默一會，或者在另一次，纔又說起來：

「她不會滿意他的，她一定要回到我這裏來。你看罷。」哲學家帶着憂鬱說。

「她爲什麼不滿意他呢？他哪一點不好？他有愛，有男子底美，有甜蜜的喉音，有溫柔的情話，有什麼不值得一個女子喜歡他呢？」

「自然會有同樣美，與他相配的女子喜歡他的。至於她——，他底靈魂不是能夠與她相配的。」

「實在說他是比你強的，」我底朋友有些憤憤然了：「他會做愛，而你連這點勇氣也沒有。你雖然讀了許多書，但你不知道世上女人喜歡

什麼樣的男子。」

哲學家就輕搖一搖頭，把瘦長的手指插入髮裏，沉默一會，纔慢慢說道：

「世上最難尋覓的，是相同的兩顆心。這兩顆心能殼遇到一起，互相瞭解、互相安慰、互相鼓勵、這是世界上最使人羨慕的結合。一個人可以被十萬異性所愛，所得的幸福，仍不敵這兩顆心一小時的相處。你讀過班那底『痛苦的靈魂』嗎？」

「但是——」

「熱情是假的。以熱而起始的愛情將以冷而終。她從他那裏尋不到心對心的真摯的愛，因爲這種愛不是『做愛』所能達到的。從外表上看見的愛情是浮淺的，它不久要消滅。你看罷，她會感到心底寂寞，而走向我身邊來。」

我底朋友默默吸了幾口烟，又用手指敲敲桌子，終於說道：

「你底理論是，自然，它是極好的，可惜，我覺得是錯用了。對於她——你想，人不都是那麼一點不差的單純理想的東西。她是動物呀！她不是一條定理。否則她爲什麼不來，反而同那個，那個……」

「自然，我不否認人底情感的強烈支配力，完全理智的戀愛是沒有的。她有豐富的情感，她可以喜歡世上任何男子，我知道她，她有她底理想，她底志氣，她底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她不會以凡庸的愛爲滿足。那個男子懂得什麼呢？會享樂，會修飾他自己，會對女人獻媚，……」

充其量，生活底奴隸而已，我們却是要創造生活，作它底主人。……因爲人類……」

底下就講到人類底生活形式問題去了，那朋友祇好逃走。

他就堅持着這樣等待下去，又是一年，二年，……歲月愈久，她底影子愈純淨而崇高。他守着這信念，像苦行僧似的獨居在小屋中。因了這足不出戶也不接見人的怪癖，他底哲學家聲譽漸漸更重，更傳播得遠，許多學者與外國的學術機關想要見他，或請他去做學術上的演講，都遭到拒絕。他們，國內外的學者，非常欽敬他，這怪癖也被認爲是大哲學家精神生活的最高表現。——但是誰知道呢？誰知道這大哲學家心裏原藏着一段世人都有情感，而且被這情感完全征服，竟牢牢皈依，像平常我們所見鬧着單戀的消瘦的張金山，與正熱愛着鄰女，心神恍惚的李占熬一樣呢！

有一天，這大哲學家在椅上坐得疲倦了。他站起來，把他底烟斗啣在嘴裡，在那長長的地氈上散步。這地氈已經因多少次烟斗上落下的灰，燒得痕跡重重，糊而且破了。他還不肯到街上去買一條新的。屋角是洗臉盆與手巾，漱口盂及水瓶是放在地上。有兩面牆被高大書架所遮蔽，架上塞滿了我前面所說洋裝，中裝，長而薄，短而厚的書籍，另有許多是用繩子綁着堆在書架頂上，直堆滿天花板與書架間的空隙。一張床就擺在書架的前面，床下也有兩堆零亂的書。總之，他就在這凌亂物件中徘徊，曼曼的青色烟從烟斗上昇，上昇，直到充滿了室中，幾乎看不

見天花板了，他走到窗前，打開窗戶，俯視街上行人，厚的烟雲從他頭上流出。

這正是個晴和的好天氣，陽光落滿了街道。有幾輛汽車馳過，車頂反射太陽尖銳的亮光。在小樓上看見街上人都短小，只有影子橫拖在地面上。行人很多，有的向東，有的向西，各自爲他們底生活忙碌，偶爾在人叢中有鮮亮照眼的影子閃過，那大半是個盛裝的女子。她們年青，她們美麗，這正是她們底時代，年老丐婦站在旁邊，無暇慨嘆自己底青春，只忙於向這些驕傲的傻子喚大姑兒，討些零錢。還有勞苦了半牛的中年人，臉上刻劃多少愁思的皺痕，也從這街上走過。他們到哪裏去呢？也許是忽然接到委任命令，興匆匆地去拜謁直屬長官？也許是經理忽然打電話召去，心真惴惴然不知是福是禍？也許是失業已經三月，午飯只吃了一個燒餅就跑出來，思索到底該找哪一個朋友……但，啊，看哪，那是誰呢？

從街對面商店裡，走出一個女孩子來，黑黑的長髮散在肩上，穿着淡青的短衣，活潑而且康健。他底散漫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忽然全身的神經都緊張起來，他抓緊窗沿望着她。她在路沿站住，停了一刻，像是等待什麼，然後搖一搖頭髮，對自己微笑了一下，略一偏臉，——是的，一偏臉，完全不知什麼緣故。——她底臉正向着小樓底窗。一下子他閉住了呼吸，幾乎喊出聲了，這是她，是她，是她！看那眉毛，那鼻子，那嘴！還是那麼年輕，那麼有活力。長長睫毛下面，水亮的大眼睛反

射出智慧的光。是的，那是她！那身段，那舉止，那一笑——沒有第二個人！他底心跳得非常利害，頭也有些發暈了，他要下樓去喊她。——必須快去，快！他底腿因驟然的驚喜而無力，但那有什麼關係，那女孩子一定是她。啊，十九年了，光陰真快！那不是和昨天一樣麼？她底竹布大褂還在眼前幌動，幌動。——但那有什麼，她此時就在眼前不遠，他要……

但是他沒有動。完全不知什麼原因，他靜靜靠窗子看着，直到她彎腰用手提提襪子，拿手絹擰一擰土，向前輕跑幾步，跳上一輛剛開到的街車走了。

那天他從上午站到下午，在窗前；又從下午站到晚上，在窗前。

第二天他病了。

躺在床上，他並不呻吟，祇皺着眉，把眼睛向着小窗，然而沒有看窗戶。他底目光從那小窗穿出，直射到天邊遙遠的雲上。他想些什麼呢？想到他過去富有精力的生活麼？假如那時他同她結了婚，現在會是什麼樣子呢？假如一生從不曾遇見過她，他現在也許早做了父親了，那麼他所度的是什麼平凡的生活呢？假如……現在她來了，還是那麼年輕，那麼活潑。那能够不是她麼？能够有另外一個人也用那種笑法微笑麼？一定是她，不會錯的。但這中間十九年已悄悄地過去。十九年，她應該四十歲了。——四十歲的她該是什麼樣子呢？想像不出。她應當永遠是那麼活潑，聰明，長髮垂肩，像窗下那個女孩子。——那果真是她麼？不，不！十九年了，她絕對不會還是那樣子。那麼，那會是誰呢？誰呢？——天啊，那能是一個幻象麼？一個因為十九年的想象，十九年

堅強等待的意志所凝成的幻象麼？啊，不能的，這太可怕了。幻象不會那麼清晰。況且他清清楚楚看見她。他神經並不混亂，他沒有喝酒，又不是剛剛睡醒，僅祇吸了一點烟，而且從沒有眼光離亂的毛病。——那麼一定是她不會錯了。

然而這十九年……

他在床上整整躺了四天，不動一下，不合眼也不吃東西。第五天還是不亮，他悄悄地覺了，眉頭緊繃，像鎖着宇宙間一個疑問。

他沒有家屬，祇有幾個朋友參加他這淒涼的殯儀。

x x x

聽了我底朋友所說這老哲學家底故事，我默然，我靜靜地伴他踏過濕透的街道。突然，他輕輕用肘觸我，示意叫我向左面看。左面一座很精緻的小樓，臨街的樓窗正開着，窗內坐着一個樸素的中年婦人在低頭縫紉什麼衣服，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在她身邊用噴水壺澆外面花台上的盆花。她向下面看一看，回頭對母親說了幾句話，便放下壺，撒嬌似地搖母親底肩。母親懶懶地立起，隨她到窗前俯身看了看這簡單的殯儀，帶着漠然的神情，又望望天色皺一下眉，咕噥了兩句，彷彿說這沒有什麼好看。女兒便鼓起嘴，回身把窗關上了。

「這就是他一生戀戀的那個女人。她不是依然很漂亮麼？」朋友向我耳邊說。

快到我底家了，天在不知什麼時候已下起濛濛細雨，我向那朋友道了別，目送這殯儀慢慢消失在灰色街道的盡端，就回家去。——天上雲很厚，空氣沉悶，世界真是寂寞得很。

孤寂

(L'isolement)

法國拉馬丁作
王蘭馥譯

日落時，我常常憂慮地坐在山上，

一棵憔悴橡樹的濃蔭下，

我隨意遙望那平原的

變化的景緻展開在我的腳下。

這里，有波濤洶湧的大江在吼着，

牠蜿蜒着，消失在黑暗的遠方；

那里，有平靜的湖展開牠的死水，

在那里黃昏星（一）在蔚藍天空中昇起了。

晚霞把最後的一線光放射

在被幽暗樹林圍繞的山上；

同時月亮的烟霧車（二）昇起了，

並且已染白了天涯的邊緣。

然而，一個從鐘鼓尖塔衝出來

的鐘聲散佈在天空中；

旅客停止了，田野的鐘聲把日間

最後的塵囂混合在神聖的合奏中。

但是，在這些綺麗的景緻前，

我麻木的靈魂也感不到優美與狂歡；

我展望着大地它猶如一個飄泊的影子；

活人的太陽難再溫暖靈魂了。

從這小丘到那小丘，我的視線徒然溜過，

從南到北，從東到西，

我闖覽廣大的面積的每一個地方，

我說：沒有一處幸福期待我……

可是，在地球的界限之外，

在真正的太陽照耀另外的天的地方，

倘若我把我的軀殼留在地上，

我所夢想的或許出現在我眼前。

在那裏，我陶醉于我所追求的泉源：

在那裏，我再重見希望，愛情，

與人類需要的理想，
牠在人間沒有名字。

我怎麼不能駕着曙光的车，（三）

突進到你面前，我心願的朦朧的對象啊！

我爲什麼留戀在放逐的世上？

人間和我毫無聯繫。

當荒林枯葉落在草地上，

晚風起了，把牠吹到山谷中；

我呢，好像凋零的葉子：

狂暴的北風啊！像牠一樣地把我帶走吧！

註解（一）黃昏星是指月亮而言。（二）

烟霧車是表示月亮的車是朦朧的

。（三）曙光的車，根據希臘神話

Aurore 曙光係一女神，彼常駕車

而行。



戲劇雜論

· 試工 ·

戲劇的本質問題

我的一個朋友、研究戲劇而偏嗜音樂、老在研究如何使音樂在戲劇中發揮最大的效能。他若得志，戲劇是非得四肢肥大癱不可的。然而另外許多戲劇家、則在研究什麼是戲劇的本質。他們以為戲劇赤裸裸地在舞台上演不成嗎？於是去掉佈景，去掉照明，去掉化妝，去掉一切舞台裝置，彷彿要剝去四肢，只留軀幹，然後給人看道：戲劇舞台的靈魂在這裏！

這段軀幹，我們可以一語道破；是文學，戲劇是要表演一段人生的故事，它的取材，裁剪，結構與描寫手法皆是文學。因此倘若減到末了，我們的戲劇家們勢必發現戲劇祇是一段短篇小說的演出，如我們在中國舊式的精光舞台上所看見的「小上墳」一般。——但即是「小上墳」，也還有音樂與舞蹈，仍非戲劇的「本質」。

戲劇自然是需要各方面的嘗試，以期進化的，它不能永久那樣在宮殿式建築的舞台上來演，它必得隨了時代，而漸漸走出了象牙之塔。但若說是把它剝去衣服，赤裸裸地擺在街上就更進化，則大大的不見得。

實在說來，戲劇本質的探索並沒有什麼重要，它的最原始的本質多麼單純，也無礙于它的形式之複雜。要緊的是這個：戲劇應該以什麼形式來更有效地完成它的使命。

一切文學皆是宣傳，為什麼戲劇的力量特別大！明瞭這個，我們就不會倒溯歷史，把戲劇拖回原始的殼中去。假如戲劇是有所為而為，則它所恃以為最好工具的感人之力量就不可忽視這感人之力量所由來，却不得不分別歸功於所有綜合之藝術。否則，請人在舞台朗誦一篇莫泊桑的小說，也就達到了戲劇本質的核心，也就無需那以舞蹈與造形美術為基礎的表演了。

綜合藝術

戲劇是什麼，戲劇是一種藝術，這個藝術是以一切分門別類的藝術為基礎，而建築在最上面，所以它應該是藝術最高級的形式。

然而在實際上，它反而常常是落後的、它較之一切藝術，是最後完成。一切藝術部門都進步了，於是戲劇也進一步，然後纔能造成戲劇的一個高級的形式。

有十分之九的藝術都進步了，戲劇還得在那十分之一的後面追隨着，而無法邁過去。這就是因為戲劇是綜合的藝術。

這是一句老話，然而意思並不陳腐無用，因為是綜合，所以需要各部分密切的合作，不容許一部分萎縮，也不容許另一部分膨大。它必須各部分配合恰好，如一個骨肉停勻的人體，處處合適，增之一分則太長，去之一分則太短。

你看：劇本是文學，聲音是音樂，佈景是繪畫，舞台構圖是建築美術，演員動作是舞蹈與雕塑，照明更是配合光，影，色彩，線條，攝影等等的新興藝術。

所有這些，在一定條件下有機地綜合起來，就能產生一股極大的情感底力，使觀眾忘掉一切，在短短幾小時內，幾乎是重新生活過一次。Oscar Wilde 不是說過嗎：「藝術上最重要的本質，就在「統一」。一幅畫的魔力使人會不禁悠然神往，一曲音樂的魔力使人會覺得透標三日，倘若統一所有魔力，使之向一個方向，那麼這控制觀眾的力之偉大，也就可以想見。

看了一齣好的戲劇演出，常常會改變一個人的人生觀。戲劇能教育民眾，鼓吹革命，進而至於教化社會創造歷史，就全靠這偉大的藝術之力。



復活

(He is Risen)

Rahbor 原著
英孟昭譯

第一幕：第三日

劇中人物：

耶穌 (Jesus)：自死者中復活。

瑪利亞 (Mary)：耶穌之母。

瑪琳 (Mary Magdalen)：(耶穌曾自她身上逐走七個惡魔。)

曼利 (Mary James)：小雅谷 (James The Less) 之母。

莎洛 (Salome)：大雅谷 (James The Greater) 及若望之母。

約娜 (Joanna)：希洛王 (Herod) 總管楚撒 (Chusa) 之妻。

伯鐸 (Peter)：曾背棄耶穌之門徒。

若望 (John)：耶穌所鍾愛之門徒。

佈景：

耶路撒冷城內一條彎曲的後街上，一所矮房中一間洞穴般的屋子。屋子的頂棚很低，屋椽盡露。牆壁粗糙不平，已被烟火薰得烏黑。

有三個女人坐在地上，用白布打著小包裹；她們就是曼利、莎洛、和約娜。屋裡有一盞似明似滅的燈，將紅銅色的光射在她們手上。瑪琳坐在近旁的地氈上。在暗影中，有個身披猶太式衣服的人，坐在屋子

後牆前的矮榻上；她就是瑪利亞，耶穌的母親。

瑪利亞：若望。

瑪琳：(站起來走向榻旁) 母親，他出去了！他一會兒就回來，您有

什麼事麼？

瑪利亞：伯鐸也出去了嗎？

瑪琳：太陽才落，他就出去了，(坐在矮榻上握着瑪利亞的手) 他們

怎麼還不回來呢？

瑪利亞：過了半夜沒有？

莎洛：(走到門口向黑暗裡張望) 天還黑著哪！

曼利：現在我們說走就走，我們已經把油和香料網好了，這個「瞻禮

日」過得可真長啊！約娜，拿咱們的頭巾來！

瑪琳：母親，您不必跟我們一塊兒去了，等到太陽出來您再去吧！(

忽然倒吸一口冷氣) 母親！

瑪利亞：怎麼了？孩子。

瑪琳：我好像看見您微笑了，一定是燈光照的影子。

瑪利亞：是光照的，不久就要光明了，黑夜固然黑，可是天就要亮了，

(稍停) 你們誰知道茹達 (Judas) 怎麼樣了? (無人回答，靜默了片刻) 可憐的茹達!

瑪琳：母親，您別哭!

曼利：(很厲害的) 茹達! 我恨不得痛罵他一頓!

瑪利亞：多默 (Thomas) 怎麼樣了?

曼利：您不用惦念着多默，他會回來的。他說不定在那兒一個人鬧別

扭呢! 可是他的心理終久會轉變過來的。

瑪利亞：我想見見多默，恐怕我再也見不着茹達了。

瑪琳：(歇斯底里的) 母親，別說了。我聽他的名字都扎耳朵! (猛然站起來，又使勁的坐在榻上。)

瑪利亞：可憐的孩子! 可惜他還是不明白呀!

瑪琳：母親，請您別提他了!

瑪利亞：(俯身撫摸瑪琳的頭髮) 安靜點吧!

莎洛：(在門口說) 黑夜快過去了。

曼利：你們都來吧! 約娜，你拿着這些包裹。莎洛，別忘了披上你的

厚頭巾，咱們該走了，瑪利亞您先歇着吧! 回頭您可以跟伯鐸

，若望他們去，雅谷也說他要來呢!

瑪琳：(急切的看着瑪利亞的臉，慢慢的說) 母親，您爲什麼這末高

興呢?

瑪利亞：黑夜已經過去了，第三天已經來到，太陽正往上升呢!

曼利：那可太好了! 咱們走吧! (吻瑪利亞，接着莎洛和約娜也吻了

瑪利亞。曼利整理榻上的枕頭和被單，瑪琳呆看着瑪利亞，忽然嗚嗚的哭了起來，撲到瑪利亞的懷裏。)

瑪利亞：安靜點吧，我的孩子。黑夜已經過去了，頂可愛的。黑夜已

經過去，天就要亮了，今天是第三天，小寶貝，是第三天了

!

瑪琳：(看着瑪利亞的臉) 母親，您的眼睛怎麼那樣亮呢? 可並沒有

含着眼淚，您眼睛裏有一種光采，您的滿臉帶着微笑。

瑪利亞：(溫柔的按下瑪琳的頭) 我的孩子，我最愛的孩子!

曼利：瑪琳，你到底是走不走啊?

(曼利和莎洛，一人一邊的把瑪琳擡起來，強迫她走向門口，瑪琳

掙扎脫開，奔回瑪利亞身旁。)

瑪琳：母親，我想和您在一起。

瑪利亞：孩子，你又不想上墳地去了嗎?

瑪琳：我想去看耶穌，可是我又願意和您在一起，真是奇怪，我好像

覺得耶穌就在這裏，他一定是在這屋子裡呢。

瑪利亞：孩子，你頂好還是去吧! 太陽都出來了，你該走啦!

瑪琳：那末您就一個人在這裡嗎?

瑪利亞：對了，我頂好一個人在這裏，望天主保佑你們!

曼利：(又走回來握住瑪琳的手臂) 望天主也保佑您!

莎洛和約娜：（站在門旁）望天主保佑您！（四人下場）

（地上的那盞燈在寂靜中絲絲做響，在牆上和屋頂上映出奇怪的影子，屋裡靜了片刻，忽然暗影裏好像有人不知不覺的自言自語起來。）

瑪利亞：第三天已經亮了，時候到了，我的兒子，啊！我的兒子……

他們把他釘死了……他頭上的刺冠……他那可憐的肩膀……

……當時他使我離開，不叫我接近他……他那被大釘子穿透了的手和脚……他們把他從十字架上取下來時候，他的身體還溫和着呢！他那遍是傷痕的受苦的身體……後來我感覺

着他的身體漸漸的冷下去。自從他成人以後，我這還是第一次把他抱在膝上……他還是和小時一樣的無依無助……後來

他們又把他從我手裡搶走了。他躺在約賽的墳壙裏，臉上的樣子十分恬靜，他告訴我到了第三天……現在已經是第三天了，第一天是星期五夜，第二天是瞻禮日，現在已經是第三天黎

明了。我的兒子，我的孩子，啊！到我這兒來吧！孩子，來吧！我的小耶穌！你應許的時間已經到了。

（聽見屋外有人走近的聲音，脚步很沉重，一個狀貌雄偉，衣着樸實的男子走進屋來。）

瑪利亞：伯鐸，你回來了？

伯鐸：祝你平安！婦女們都走了嗎？

瑪利亞：她們剛走。

伯鐸：（坐在瑪利亞身旁的地上）我們找着茹達了，他已經死了。

瑪利亞：只望天主可憐他吧！（沉默。）

伯鐸：他是自殺死的，我們在城裏各處都找遍了，後來在城外的黑弄

山谷裡才找着了。

瑪利亞：他真是自殺嗎？

伯鐸：可不是嗎！他偷了人家一根馬羈繩，就上了吊了。（用雙手抱

住自己的頭。）天哪！他那個樣子可真叫可怕！肚子都裂開了

！（打了一個冷戰）我又何嘗比他好呢？

瑪利亞：伯鐸，過來，上這這兒挨着我坐下。

伯鐸：我實在是不配啊！（靠着矮榻坐在瑪利亞足旁）您說老師肯寬

恕我嗎？

瑪利亞：（向伯鐸伸出一隻手，伯鐸拿住她的手吻了一下）他已經原諒

你了，伯鐸，你向來是愛他的。

伯鐸：可是我背棄過他，他怎麼能够忘記呢？我的行為比茹達還壞。

瑪利亞：伯鐸，你別着急，不久你就明白，這是第三天了。

伯鐸：您不爲這事恨我，對不對？

瑪利亞：我當然不，這還用說嗎？（他又吻她的手，然後就囁囁起來）

，伯鐸，你簡直成了小孩子了！

伯鐸：說老實話，我自己也不明白當時是怎麼回事，我想我和茹達都

是附了魔了，現在茹達已經死了，屍首在垃圾堆上摔得粉碎，頸子上還圍着上吊的繩子。（稍停）我也就配陪着他一塊死。

瑪利亞：等你的老師回來，你就更明白我的話了。

伯鐸：（跳起身來）等老師回來？他還能回來嗎？我還能再見他嗎？

我能向他表示懺悔嗎？

瑪利亞：早晚會有那麼一天的，第三天已經到了。

伯鐸：第三天！過了第三天就是第四天，還有第五天，第六天，那怕

過一萬天我也忘不了這件事，但願我能再見他一面！那怕只是一分鐘呢！我也就可以向他表明我的心跡了。

瑪利亞：伯鐸，你別着急，一定會有那一天的，（門軋軋的做響）若望

，是你嗎？

（伯鐸偷偷的溜到一個角落裡，好像是怕見若望的面，若望進了屋子，一直的走向瑪利亞跟前。）

若望：母親，祝你平安，我叫您母親真覺得高興啊！

瑪利亞：小若望，你是我心愛的兒子。

伯鐸：（仍藏在角落裏說）茹達上吊死了！

瑪利亞：可憐的茹達！

若望：其實他很久以來投奔您，對不對？母親！

瑪利亞：可不是嗎！

伯鐸：我的行為跟他一樣的壞，可是我來投奔瑪利亞，她就原諒了我

。但願能我早一點找著茹達，我就可以叫他也投奔到這裏來了

若望：伯鐸，你別著急了，你爲人向來是很正直的。

伯鐸：可是我背棄老師，不是嗎？

瑪利亞：伯鐸總是忘不了這件事。伯鐸，到這邊來！不要難受了。

若望：我剛才在羅馬總督的公署裡，跟衙役們談天來着。（說到這裏

，伯鐸忽然大聲的嗚咽起來）伯鐸，你也太無聊了。

瑪利亞：你接着往下說，若望。

若望：司祭們派了一羣代表到總督府去請願，請求派些個羅馬兵去守

着耶穌的墳。現在兵士們已經去了。他們還把墳墓封起來呢！

伯鐸：他們幹嗎費這麼大事呀？

若望：他們怕你跟約賽，尼古，跟咱們這一羣人，把老師的尸首偷走

伯鐸：那個墳墓是很新的，又是約賽家的產業。我們覺得很滿意了，

爲什麼要把老師的尸首挪走呢？

若望：他們談到老師死後還要復活的事。他們對羅馬總督說：「那個

妖言惑衆的人在活着的時候說過：「死後三日，我要復活。」

瑪利亞：今天可就是第三天了，孩子！

若望：母親，您說要發生什麼事呢？

瑪利亞：時候快到了。

伯鐸：什麼「時候」啊？（站起身來，在室中往來踱着）咱們得想個

法子對付那些羅馬兵。

若望：母親，您好像不發愁了。

瑪利亞：我再也不發愁了，我永遠不發愁了，種種的憂慮都已經過去，

天光已經亮了。

若望：我進來的時候天才亮的。您說咱們怎麼辦才好呢？

瑪利亞：咱們必得耐心的等着。

若望：您願意一人在家嗎？

瑪利亞：對了，叫伯鐸跟你一塊去吧！你遇見多默了沒有？

伯鐸：要說多默那個人的脾氣可真叫別扭，你簡直沒法子跟他說話。

茹達是上了吊了，我呢，是投奔到這兒來了，多默可那一樣也

不幹。我真有心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揪回來！

若望：多默爲人也是很梗直的，跟你一樣，伯鐸，等幾天你再看看。咱

們走吧！那些婦女們那兒撒得動墳口的大石頭呢？

伯鐸：那塊大名頭！（很厲害的）你早怎麼沒想起來呢？何況弗里還

有那些兵士？咱們快去吧！女人們一定需要咱們的幫助。

若望：母親，再見！（吻瑪利亞）您在這裏等候着嗎？

瑪利亞：對了，孩子，我等候着。

若望：您就一個人嗎？

瑪利亞：可是我並不孤單。

若望：回頭見吧！

（伯鐸和若望出門而去。）

瑪利亞：我等候着。

（門關上了之後，室內的光漸漸的亮起來。瑪利亞由矮榻上慢慢的立起身來，似乎有人扶持着的模樣。她直立在那裏，兩臂向前上方伸出。）

聲音：（新霧般柔和，黎明般清爽）我的母親！

瑪利亞：（音銳而高，似一聲痛苦的呼號）我的兒子！

（第一幕完）

美和醜

▲……凡真正藝術都極自然，但都不是自然的拓本，在自然中見不着他。故藝術的美醜和自然的美醜是兩回事。藝術的美醜，不是模仿自然而得。

▲……美使人生快感，醜使人生不快感，美是事物的常態，醜是事物的變態。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

回憶

· 凌音 ·

常常喜歡一間幽暗的屋子，寄身其中，覺得沉默中並不寂寞、寧靜中微隱着和諧、不盡的深思會墜入渺茫的冥想。目光凝視着一束帶了倦容低垂的窗幃，最初牠有着落英樣的輕倩，可是漸漸的牠似乎朦朧得不可捉摸。這時任着思想遨遊在沒有人踪的原野裏，掠過波濤澎湃的海上，於是我忘掉世界，忘掉自己，那也許正是神往了。

朵朵的雲密積的凝陰了天幕，灰色的太空中還沒有將雨的先兆。一片平穩的露水，漫着山巒送來的薄薄的烟霧，微弱的漪漣永遠循着規律流捲雲影，像一幅幾何畫樣在水面上。然而引我入勝處却是一座水中樓閣，這個景象我似乎有些熟悉了，牠會幾次的縈繞着我，但是我從未敢輕於描畫過，是担心着傷了牠原始的真璞面目。只記得那影籠罩着有永久不破裂的靜，建造樓閣的長石發着暗白色的幽輝，我仰望着絕頂，正像一個小螞蟻爬在山石的腳下，我輕輕的微歎着我的軀體是怎樣的渺小啊！循環着樓路，踏着青石板，步履間竟發不出一絲的音響，像一粒水銀滾在玻璃上，於是我疑惑是聽覺失却了作用嗎？轉過樓角，迎面的一排石階，裝飾着雕刻的欄干，石面平滑得像一面鏡子，稜角發着銳利的光，是在暗示着未曾有過人跡踏過吧！我止步而躊躇了，凝望樓閣的一面窗子，我細心的想像着住在這處所裏邊的總該是「異色入高樓，有人

樓上愁」的人物吧，我願贈一束溫情，畧盡些慰問之意，然而誰來傳遞消息呢？在遲疑着絕望的時候，腦海裡突然飄來些字句，像電影一幕一幕說明般的，轉瞬間即逝去了，我雖迅速的儘着記憶能力背誦下去，等到寫出時，已是殘缺不完了：

「當你徘徊在歧途的時候，眼前展現的幾條路，隨便走入一條，也許將來會成功一個人羣中的超人；如果踏入另外一條，或者也許造成社會中的蠢物。所以選擇之難，正如你此刻置身樓閣的腰間，是繼續攀登還是返回歸路？……走極端者，都是具有毅力和絕頂聰明的人。那是一種錯誤，如果以爲墮落人物即是人間的蠢材，他們的言行，有時是超出普通人的思想，智慧的範圍以外的。……！很顯明那是一條走向陷阱的絕路，自甘墮落者會毫不思索的毅然決然的踏入，你要追究原因麼？大概是命運的支配了，免強的解釋，也許是環境昏了他們的頭腦，慾望戰勝了理智。然而他們也有「五十步笑百步」的驕矜，用來裝飾自己，也往往拿去冷嘲他人。……雖然墮落行爲，無論是損己傷人都是慢性的自炒，可是一走到極端，那時教育，法律，以至宗教對他們都會失去維繫力。那麼你懸心着他們將臨的恐怖嗎？你痛恨他們釀成人事的慘變嗎？你憎惡他們擾亂了社會的秩序嗎？你辱罵他們的道德淪亡嗎？然而如果你觀察了他們已走過的道路，審視了他們側面的剪影，體會了他們內心的隱情，你也許爲他們而痛哭了，你或者也洞悉了他們是怎樣可憐的人物。所以收回你的激情吧！盡量傾吐你的熱忱和憐

個爲他們祈禱吧！爲他們祝福吧！……。」

數語寥寥，驚碎了依稀幻景，我的心不禁而動了，於是由渺茫的冥想流入了一個遙遠的回憶：

一所大第宅裡，座落着一層高高的廳堂，雖不是「空樓落燕泥」的荒涼，但那雕樑畫棟已在吐露着十分衰老氣象，沒有人曉得牠究竟在人間存在了有多久，然在這茅屋蒼葦之中，牠確是這鄉村的一個奇蹟。前面的庭院，栽種着各季節不斷的花卉，花色馨香，點綴得這古宅還不覺十分寂寞。翠色芭蕉長闊的大葉子，在烈日下曝晒着，不見有些許的畏縮，成羣的石榴花發着鮮紅的光，照得人眼花繚亂。由古槐的密葉中漏下的蟬鳴，一聲一聲的滴在時間流裏，這正是靜靜的午日了。這座廳堂是預備喜慶大典排宴賓客之所，所以平日總是靜無人聲的，然而地却會藏了無數童年的足跡，歡笑和美夢。夏日的清晨，太陽還沒有放光的時候，我登着矮凳，玩弄蓮葉上跳動的露珠，想將一粒一粒的穿成一條銀色的長鏈，但是一粒一粒的溜出手指，滾入水中，一天接一天的工作着，雖不覺懈怠，但也從未成功。夜來了的時候，我躺在廊下的藤牀上，聽講些神秘的故事，從此我起始嚮往着月宮的幽冷，和嫦娥薄絹的衣衫，及至閉了眼幻想那女神的眉梢輕縷和屏邊微晒的時候，已邁入夢境了。

記不清是甚麼歲月了，大概是起始了學校生活的時候，我的踪跡和那鄉村和那古老第宅漸漸疏遠了。計算起來，春露秋霜，寒來暑去，已

是十個年頭以上了，在這闊別期間，對於童年洞天的眷戀，並沒有與時俱滅，在失眠的夜裏，諦聽夜鶯獨語的時候；在春風吹醉了的黃昏，呆望着夕陽的紅潮的時候；在聽倦了講課的教室裏，看着窗外白雲漫遊的時候，我都用來發掘記憶，追想那庭院中迎風作舞的小燕，纖長的蒲葉洒落在地上繪上墨畫般的影子，被曇曇花朵壓得垂了枝的夾竹桃，以及瑣碎的一切，十年前的一切，待從回味中醒來時，悠長的時光已經流過去，然而這古宅的庭院，我是怎樣的繫戀啊！

那也是一個夏天，偶然的機遇，我負責致賀析居之喜的使命，去拜訪那久別的第宅，舊地重遊的興奮，燃燒着血在沸騰，激着心在顫動。我拉回十年前的目光，換上幼年的心理，預備尋求失去的歡樂。待目的地展現面前時，不料發覺了滿目生疏，原來那趨向衰老的廳堂不知何日被上了現代式的服裝，雖然脂粉掩不住深陷的綉紋，可是昔日的遺痕却像古代的音樂和繪畫，難以捉摸了。更觸目驚心是這個第宅添了一代的新人物，十幾對童稚的眼睛視察着這奇異拜訪者的來踪，啊！我現在作了這第宅的陌生的來客嗎？於是我的靈魂迷失在哀傷的網裡，興奮的火抵不過幻滅的寒冷，絢爛的理想都變成了現實的創痛，不禁我預感許多更哀愁的事變了。

一紙的書信，帶着輕愁的歎息說，只爲隨着墮落命運支配，那個荒蕪了的庭院和那修飾過了廳堂又屬於兩個或三個主人翁了。我讀了再讀，並不是甚麼夜壘語，那麼這束消息是多麼用語驚人啊！我願以清淚潤

澤那已燒得枯焦的心，冷冷的頭腦去拒絕那黑色影子的襲侵、當着怨、懟、憎、惡的積憤來叩心扉的時候，我自勸多背誦那些飄過腦海斷續的字句吧：「……你也許為他們而慟哭了，你或者也洞悉了他們是怎樣可憐的人物，所以收回你的激情吧！盡量傾吐你的熱忱和憐憫為他們祈禱吧！為他們祝福吧！……」

筆記與考証

中國著作家只給你一段或二段論辯，便下結論。在你讀他的文章時，從不覺它的發展已達到論辯的最高峯，或天然的結論。因為論辯與證據都是那樣簡短；不過你可以感到一剎那的幻覺，覺得它已經達到了結論了。……但「日知錄」的一二行文字，有時是需要後人好幾年考據的功夫的。

——林語堂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王大嬸

燦生

「小王八羔子！剛掙了三塊半錢，先甯管住我不敢打牌，連你爸爸，他那個老鬼子，問問他敢管不敢管。老太太有錢，打定了，活了五十歲，哼！真活值當咧，出了管主兒，攔我！跟你拚了！」王大嬸拚命對車也似的，向她兒子大發雷霆。

「媽！您先消氣，我天大膽子，焉敢管您解會子悶兒，怕您整天坐着看牌……」王禿子雖是一個工人。但是中學畢業資格，想借機會，勸一勸他媽賭癖，「久賭無勝家」和「常賭誤正事」兩句至理銘言。還沒說到，將將作到開場白的幾句門面話，已吃媽媽大鬧之下，連自己老子，都被罵了，倘若再進進諫，簡直死去的祖宗，少不得翻翻身。便這樣清描淡寫，笑臉相迎着，我補幾句入耳的話，消消老人家的肝氣，既是喜歡打八圈兒麻將，就請她老人家隨意解悶，甯給死去的祖宗找不自在。什麼事，都不允許理想成功，只將好話，說了一半兒，不合適王天嬸的脾味，使勁的，運出一口唾沫星子，直射在王禿子滿臉。王禿子說而不完的話，就此停止，那裡敢往下再叨嘮了，咕碌着眼，在王大嬸臉上巡禮。

「扯淡！扯你媽的淡！」王大嬸忘了自己就是王禿子媽的便是，王禿子是另外一個女人養的一般，故此根據罵人規定，最重要不過以罵對方的媽，解恨而又消氣，使對方接受着，感覺一百分不好受。所以毫不思索，充口而出；並且罵了一個變句，表示解恨到了極點，有如登峯造極的勢子。末了嘆了一口殘餘未盡的氣。

搖擺嘩啦！八隻手在一張牌桌上活動着——洗牌——四位女戰將，各具一副神氣，喜怒哀容在臉上，一望便知喜的是勝方，怒的是敗方，尤其王大嬸特別容易觀察明白。因為她一聲不言語，上眼皮垂下來，幾乎遮着眼球，無肉有皮的兩腮搭拉下來，亞賽水兒一樣，一定是五毛錢本

錢；轉入別人手裡。

「王大媽今天手氣不好？」王大媽對門李二大媽，這樣對王大媽批評手氣，沖撞着王大媽忌諱，本來牌還沒打完，她如何能愛聽，未從說話，先白了李二大媽一眼。

「哼！不一定吧？你手裏錢，准保得住不出手嗎？」李二大媽自知言語不當，惹人家生厭，屈虎一雙老眼，隔着花鏡看手裏牌，她的下家常五奶奶，生怕二人弄僵局。這個場面發生三缺一的恐懼，用閑話岔開這個勁兒。李二大媽起禍根苗，自無話可說，但是王大媽明知常五奶奶解和，也不好駁她面子，心裏暗暗記住李二大媽，等着有機會報復，叫她知道知道。真是應了俗話：「無巧不巧。李二大媽坐莊，王大媽起了十張萬子牌，輪子式抓了兩遭兒，又被抓進兩張萬子，只欠一張三六萬，這時王大媽心花怒放，暗祝成功，平胡門前清，清一色，超過滿貫，姓李的！妳那些錢，少不得到我手裏來。說也邪門，王大媽那樣好牌，再也抓不進一張三六萬，急得抓耳搔腮，莫不真應了李老幫子要話，想着，加增一百二十倍恨李二大媽。

「四萬！誰要？」常五奶奶發出一張牌。

「合啦！清一色，平胡，門前清，五番！五番！足足滿貫了！足足滿貫！不用算咧！哦！哈哈……結果還是王大媽的牌合下來，李二大媽挖心挖肝也似的，給合錢付了，恰好輸了精光而淨。

「不是偷偷換進一張六萬，那裏能合得了。」王大媽心裏話，却沒

好意思說出來。

王大媽這一天，牌氣的不好，輸了自己五毛錢親錢，和李二大媽借五毛錢，通共一塊大洋，手裏擎着空手絹，回轉家來，怒氣沖天，雖然沒兩眼發直，已竟是不够使用，東邊看看，西邊瞧瞧，好似做賊的；防備主人發覺。又像檢察員，在檢查犯人的住居。

「媽！爸爸來信了。」她女兒大姑娘，看着媽媽神氣，料着有輸沒贏，要在沒縫地方下蠅，找點犯病，吵一陣子，發散輸錢的邪氣。很是担心，一鬧起來，一家子人，沒一個可她心意，幸而媽媽天天盼望；已竟是一件救星；不等媽媽抖起威風，先自迎頭報告喜信，料着可以平安無事？王大媽來到院子中間，一沉屁股，坐在小木板椅子上。

「真喪！兩鍋，兩鍋的，一個小錢沒賸，李二大媽，不是她饒給借我錢；我還報怨她，起頭不輸錢，她砸出一張白皮，吳太太合一個渾一色小三元。那裏輸得了，還贏一塊多呢！喪！裏外裏多少錢？」

「爸爸來信了！」大姑娘見媽媽沒聽着，坐在院子裏背牌譜，由不得也有一點氣，重續着提高聲音，又說了一遍。

「來啦罷，我早聽見了，聽我說牌賦煩咧？我偏說，小丫頭子，不用說也是不願我打牌哩！老太太好潑，我還告訴妳，今天晚上，又約好了，上常五奶奶家裏去，趕快做飯去，吃完飯好去。」大姑娘含着眼淚，扭身走進屋子裡去。

運命

英 E. V. Lucas 作
吳興華 譯

人家都說歷史常常前後重複，可是很少人能活到那麼長，而注意到這種事。至於曠工風潮等，那當然又當別論了。但話說回來，不管誰只要天天記日記，就會留心到天氣也常常重複。就拿受難節來說罷，那天陽光多好，我們大家也都很高興，那就跟差不多十二年前的一個受難節完全一模一樣，那時我正和幾個友人在蘇利打點過節，住的是那種半以木砌的新式房子，位置在萊斯山上。

草地網球那時還沒有設備，同時因為復活節還早，而且天氣很好，我們吃完午飯後，就有人建議閒步到冷港那邊，「瞧瞧那些女孩子。」

「你一定很喜歡罷，」女房東對我說：「是不是？」

我答道：「是」，純粹是友誼上的，爲了順從她的心意，其實那幾個女孩子是誰，我也不知道。

等達到那小村的時候，我們看見有一個園子直接通到大路，所謂「女孩子」者，是兩個繪畫學生，在這兒住家。她們都很好玩，而且穿着藍襯衫，顯得很漂亮。特別是那個長頭髮的，我很喜歡。

跟她們一塊吃過茶後，那長髮的，走到門旁望着道上那些因爲好天氣和假日出來散步的遊人，忽然說道：「我們要在這兒豎起一個『有茶供客』的牌子，那够多好玩？這些可憐的人準想喝茶極了，而且，」

她玩笑而渴望的加上一句：「那也許能幫我們給房錢。」

「當然行，」我說道：「只要一個貼條的木板就得了。」於是大家都立刻忙亂起來。女孩子們把最大的壺放在火上，還有人幫着切麵包，抹黃油；另外還有些人被派到鄰家再多要點牛奶和黃油，菓醬從碗櫥裏拿出全打開了；我的責任則是把那板安置在一個易惹人注意的地方。

這玩意兒簡直比魔術還靈。我剛安完那塊板回來，頭一批顧客就來了。

接着顧客越來越多，把東西全給吃了，我們也得到不少錢，可是大家也都厭倦了。這次試驗真是個大成功，所有的顧客都表示滿意，而且決意那天再來，且把這地方介紹給他們的朋友。

可是：「得了，不幹了，」那些女孩子望着空的伙食房說：完全空了，只好我們把她們帶回去到我們那兒吃晚飯。

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十年吧，頂少。在這期間我不但一個也沒瞧見她們，簡直就很難得想到她們。

這次復活節我不能那樣玩了，因爲我住在城裡。可是因爲早春正巧是使倫敦和別處一樣好的時節，我並不想抱怨；受難節那天下午當我穿過肯興敦公園時，我之高興而且感欣悅於來臨的豐富的夏日，毫不下

於任何在鄉野的人。已經有好些樹都蒙上新綠了；還有些遲遲不發的，烏鴉叫着。人人都因假日而快樂。再過不幾天，那兩個板球場也快開門了。

圓池旁邊，我呆立了一會，看人們作潛水遊戲，當時我注意到一個小男孩，背後跟着一個西利漢種犬，在池邊玩。他手裏拿着一根棍，等着他那走錯了路的船重新入港下錨。我之所以特別留神看這個小孩，是因為他那種熱心等待的樣子和那似乎是從他平滑的皮膚和閃亮的鬚髮中流出的光彩。他簡直像在幫助增加這天的光明快樂，沒準真這樣也說不定。他穿的衣裳就是現在孩子們在街上跑來跑去穿的那種，羊毛織成的，顏色是一種深紅，介乎鮮血和漢頓屋的紅磚之間的一種顏色。總而言之，他讓人看了很喜歡。

好半天，那船不再繞圈亂走了，慢慢的靠近了岸，這時那孩子的母親也來了。她是個很高很美的女人，總有二十來歲吧，那樣子是我明明在那裏見過的，可是一時想不起來，她們預備走了。走過我身旁時，她看見我突然認識我似的一笑，立刻我記起她是誰來了。就是那兩個女孩子中的一個，那時在萊斯山那邊住，在受難節時，她最先主張的賣茶給游人。

當我伴着她向坎敦山走去時，我們都想起那事來了。

「你還記得不記得我們頭一批顧客是誰了？」她問我道：我回答我記不大清了。

「怎麼你忘了！」她說：「一個老人跟他的在大學念書的兒子。」
「噢，對了，」我說：「穿黑呢褲子，那兒子有點神經質，老像怕羞似的。」

她笑了。

「你看得出他和我這個小孩有甚麼相像之點麼？」她問道。

「怎麼？」我喊道：「難道你……這簡直……可是這真是命中註定了，如果你不反對的話。這豈不是跟叫他來一樣。」

「對了，」她答道：「可不是嗎？我們就是那年夏天訂婚的。」

題聖母童貞之后像(一)

童貞聖母獨超倫，德比山中白玉藏；
皎潔晶瑩清若水，光明燦爛淨無塵；
幽香時薦天神主，膏澤常施苦世人。
今我全交於爾手，懇祈保護此心身。(斐理斯)

題聖母童貞之后像(二)

幽谷中藏白玉藏，晶瑩光艷淨無塵；
生於荊棘而逾潔，出自汙泥却更新。
聖母獨為全美麗，鮮花難與並貞純。
童身之聖童身者，懇爾哀憐我罪人！(斐理斯)

蜃樓

· 寒 垣 ·

又回到這寂靜的角落裏來了，並不是想像中如詩如畫般的流水繞孤村的寫照，環城河的水已乾涸多年了，城牆殘缺處永遠吐着沒有邊際的荒涼，說它是古老的現象固未必，然而這裡固徹的民風畢竟樸實得使你憂愁；像飛雁似的深語節令，秋去春來，從未革新過整齊的陣式——「」字或「人」字——於是龍鍾的父親從私塾裏踱出，抱着背得爛熟的經史，又刻不容緩的交與他的稚子了。這便是我的降生之所呵！雖然不過十餘歲的孩子時候，爲了時代啓示和求慾望的動蕩，便很模糊的被加上了家庭革命的徽號。又是多麼值得繫戀的一座豐茂園林呢，我每自悔七年前的輕舉妄動，致使這不知是哀愁抑是歡樂的園門永遠向我封閉了。

一個五畝的庭院，貯藏了我孤寂的童年至十年之久，井口大的洞天，也便使我毫不躊躇的如白鶴居留淺灘一樣的寄居在這沉默的氛圍裏；這期間最掀起我心潮澎湃的是涼秋；我學會了怎樣於清晨提了竹籃去摘霜紅的棗子，暮靄中去剪深紫色的葡萄，也試用哀艷的愁思和珍珠似的幻想編織過如繡屏上美女樣的彩色羅衫；爲了裝飾平靜得春水似的無波的靈魂，時常於廊下培植絢爛的斷腸花，或悄悄的獨自埋頭於牆腳下

發掘故事中命運的珍寶，一次兩次……永遠是失望繼續了希望，空虛穿透了淒涼；於是乃轉移目光，凝望淨空的白雲，冉冉的滾動如攪乳，軟綿綿的訴說着宇宙間無因的寥落。

一個偶然的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記得是乞巧的季節，我家新換了一個年青的傭婦，一雙修長的眼睛陰鬱而發着流螢樣的光，瘦損的腰肢，襯托着淡白而微黃的臉色，十分的保留着古代典型美女的羸弱，他更有一付杜鵑的啼喉，幽咽的話語如水下流泉，善能灌注一些灰色的靈波於聽者的心谷。是七夕的夜，我引顧遠望着銀漢隔絕的牛女星，關於這段富於愛情的神話，翻騰着一夢已經癡了的記憶；那美貌的傭婦便起始她神秘的談吐了。

「……置一盆清水於葡萄架下，水面經過日月精華的拂照，便能映印牛郎織女相會的影子；這是小姑娘們的眼睛所特享的福澤，織女向誰笑了，誰便獨擅人間的技巧。二十年前的今夜，我曾追捕過這縹渺的幻景，實在，盆中天地，畢竟驚人得很，和現在一樣，那也是一個星光掩沒了月光的夜，白露的馨香和土濕的氣息擾亂得人不能入睡，天井中陰森而清涼，疑惑是住滿了鬼魅，這當兒，我便大胆由塵寰的夢寐遊戲到天宮的夢寐裡；一片空中樓閣浮現在眼前了；是那麼一個淡粧的美女，披着飄飄如輕烟的白色衣裙，她有比白色更純潔的肌膚，這就是塵緣未了的織女了，她在河畔臨波佇立，右手執着一具銀色的拂塵纖細如髮絲，頻頻的拂拭着由人間帶來的煩惱，還有，她背後矗立的七寶瑤池，相

傳是用推碎了的雲片和星石的粉沫築成的，耀耀如稜鏡裏的世界，彷彿水中倒影，又像海市蜃樓……對岸牛郎，我只匆匆的瞥了一下，兩隻怪眼大得像銅鈴，嚇得我一聲吶喊。一切全都幻滅了。」

「她一定聽見天宮的樂曲了，」這故事使我動心的不是牛郎和織女，而是更玄妙的蜃樓，冥想那真無疑的是個仙樂風飄處處聞的境界。

「沒有，那裏寂寥如同一塊凍結的冰。」

「那麼是一個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去處必有舞殿冷獨之慨吧？」

「也許，那裡的仙子很多，玉皇有七個孫女，織女不過是其中之一。」

從此我的心窗緩緩的開啓了，蜃樓是不可捉摸的，一片淒迷的烟霧的影子，然而裡面却蘊蓄着紅紅綠綠各色的光，深夜急雨的時候，從它的雕欄下漏出一縷一縷的白光，描畫在天空，化成長蛇似的閃電，雲散晚晴的時候，從它的窗子裡裊出一道五色的虹彩，如綿長的飄帶，高掛在樓頭，黃昏迎月的時候，又從它的簾幕下毫不珍惜的拋散起疏疏密密大大小小的星星。沒有天梯，那也是一個不可及的地方，但設想（兒時的概念地球不是圓形）一個常年的旅行者，必有一日達到天地的盡頭，逢着汪洋一片了，你能斷定那不是天河的支脈嗎？

由那時起，我開始珍視每個地方的河流。

是麥子成熟的時候，我曾遊歷到一個山明水秀的鄉村，在村莊的北

部，有一條天然的溪流，它有一個清幽的名字喚做「龍王泉」的，從一口沒有一人深的石砌小井內，噴吐着潺潺的流水，及至經過碗口大的谷口，就變成洶湧的波濤了：據說這泉是發源於龍宮一直流到天河的，我便虔誠的用光澤的麥稈編成一葉輕舟，小心翼翼的放在溪流裡，希望它載着一帆憂愁，駛到蜃樓的一角，那裡卓越的幽靈們見了，定會撥轉船頭，換來一些天國的消息！

屈指已經：七年八年了，依舊望不見歸帆的踪跡，是中途遇了暴風？抑天涯的流水凍結得不能通行？

工 作

這已經是很久的時候；多年的工作居然成功了。

爲什麼這不可測的憂患却幽幽的緊壓着我的心？

是不是，我的工作完了，我像無用的工人似的站着，

已經拿到了報酬的，對於新的工作就成了生人？

我所悔惜的工作，是不是，午夜的靜默的同伴

和他們的朋友——那金髮的黎明和爐邊的諸神？

（普式庚）

縈繞

(外一章)

·徐知白·

秋把黃葉又滴落不少，

活躍的東西都瑟縮起來。

近來人都說我面龐削瘦，

朋友！你該曉得。

雖憔悴而心中却不澄靜，

何嘗是秋士而如此勃勃！

常想起春之天桃與穠李，

花間葉底任蜂穿蝶戲，

呵！最是那魚兒的一躍、滴——滴！

平穩的水面也皺起了淪漪，

是淪漪呢——是幻思？

朋友！你該曉得。

從此我怕聽寒蟬之嘶嘶。

因為疎林淡月最難勝，

而今呵！朋友！

你再繼續着沉淪迷惘，

繁華的不夜城水無夜鶯；

夜鶯是啾啼在死沉沉的墓底，

那裡正有你一個朋友在悲哽。

想要尋覓你那細碎之足印，

但是纍纍黃葉遍處都給遮滿了。

心的紛擾

愛之海又掀起了他這麼一個，

也被春風吹透那久經錮塞的心窩；

來，他思想起那輕聲那淺笑那顫曼的甜歌，

更鼓蕩起那醇酒似胭脂色的微波。

這個姑娘有黯的皮膚紫的血，

她會露出了白牙齒笑向你；

那些個雖是自比花兒自比玉，

然而冰冷冷的像位神仙而無人間之氣息。

Cupid 的弓弦啞的一聲響，

他却貯滿懷脚鬚與悵惘；

如一陣冷雨過後，世界放出了金之光芒，

清醒呀！人們所有的不僅是

一層薄薄的愛網。

你一個窮苦的書生，你一副焦黃的面容，

她的露牙一笑，未必對你同情。

驕傲與慚愧的戰爭之後，

現在此夢已醒。

輔仁文苑

聖誕節增刊

●二十日出版●

●每冊五分●

孫百戶先生的宮殿

(Le Chateau de Lombréhoux)

法·巴贊 Bazin 作
白 啓 運 譯

風溫暖了，它由鎮日的狂吼變為悅耳的歌聲了，它吹過時跳着滑突的狐步舞，停住時向着花兒接吻。

蒲公英柳妹妹發出了嫩芽，地上的黃花已成過去，這時候已到仲春天氣了。

你瞧！溪間及池塘裏，有多少水雞領着牠們的兒女，在綠色水草裏，翻了一條藍色小路，牠們頭上的冠冕，不過是些白色毛茸草葉，溪流清晰，光線可以射到水底。水上浮着不少的松針，和燕子翅的羽毛。隨波旋轉，好像也在瞻望什麼似的。

大地一片綠茵尙未經一次鏟刈。有福氣的獸類，在自由的園地裏奔跑着。那裏有，綠色的大麥，蕎麥，野草的花，發出一種濃香，好似無代價的贈彩，贈給這裏盤桓的蝶兒蜂兒。

多美！牠們可以在無垠的綠野奔跑；度着黃金青年時代，長輩們，已經享受過了。這裏並沒有狹小的窗戶，不能穿過一片玫瑰葉兒——，春風旋動，直到了床第裏面，將被窩裏溫柔吹去；噯！孩子們，快往外跑，不到夜間不要進來，春天是這樣的過去了！

每到五月天氣，我的神魂，最易受到一種歌聲的陶醉。爲了進一步的享受，鎮日的在外琢磨着新添詞調，它有種種不同的詞藻。有時我領着妹妹，也不過很簡單的說：「我們去看五月的凱旋」；這是小孩們不能理解的，那就是說：「五月天氣，是在樹林裏用笛，吹做鳥鳴，捕獲小鳥的最好時候，人家最好不要敲鐘，因爲鐘聲能阻止我們的收穫。」

我們現在已來到樹林裏了，有些棵榛樹。把梨屋樹，和叢雜的橡樹。這樹林好像分好上下兩層，高處籠罩着大樹的枝幹，下層是綠色繁簇，這棵榛子樹好像是不易繁殖的；到底是小鳥的安樂窩。樹林中間有一座茅屋，近傍一片鮮綠的蒼苔，這蒼苔是很古老濃密的，好似隔年的野草。一個布口袋，盛滿由杏樹、或櫻桃樹取下的樹膠。樹林深處，有一個屋窗，大概是爲了窺視鳥網裡有沒有鳥用的，調和樹膠，必須一小時之久，然後造成許多捕鳥用的黏子，放在鄰近橡樹的矮枝上。

於是始行吹起笛來，引誘小鳥，行獵開始了。我們藏在屋內，妹妹在我旁邊，彼此輪流着吹那用草葉編成的口笛。

我很鄭重的說：「我們吹笛不要疲倦呀！這樣準能引幾隻鳥來，闖了很寶貴的對我說過；我也曾見過他用這種法子，捕了不少的小鳥。」

我們吹笛的聲音，又似鶉鳴，又似貓叫，起初林叢中尙有鳥的聲音，可是聽見我們吹的不倫不類的笛聲，都驚惶失措的飛去了，但我仍勉強說

：「這是些不上溜的鳥，別的鳥不久准來。誰知過一會兒，一個鳥也沒見飛來，我們不知不覺的面紅起來，妹妹比我紅的更利害。由天窗我探頭瞻望，但覺天氣溫暖異常，一種十足的陽光，射在綠色的樹上，好像「萬道金光在樹身上門法寶一樣」；小樹枝的周圍，也是發亮；射在下層新發芽的枝上時，又似白色瀑布，倒瀉下來，直到地上，亞賽萬點金星。

在遼遠的地方，有烏鶻及其他小鳥的鳴聲傳來。如此過了一點多鐘，我又給妹妹出主意說：「我們試用雙葉的笛看看，我想這是比較好點的。」

笛音變為十分尖銳了，這次居然有效，能觸動白鴿的愁思，牠就向這裡飛來，跳躍枝頭，直到黏于榜邊，牠注意了，牠對着黏于出神，好像永沒有見過這樣奇怪的杆子——個個頂頭都用小棍綁成十字架形；在這上頭啄了幾下，帶着滿腹狐疑的神氣，終於揚翅飛去了。

——我睏了，妹妹說。

——你睡罷，我醒着，我回她說。

——整個的，一隻鳥亦沒有麼？她又說。

——一定能有，可愛的，到底此時天氣太熱，晚上涼快了，牠亦定飛來的。」

妹妹沉沉的睡去，頭枕在柴捆上，黃褐色的頭髮，散亂在荊棘裡。更顯出她的可愛，我將笛收起，怕驚醒妹妹。小雀在遠處的林邊吵成一片。

睡魔降臨，我亦被它誘惑，眼皮有點覺沉，加上蒼蠅的嚼聲，太陽極強的熱度，透過了枝叢，直射在茅屋上暗示給人已到了歇晌的時刻。（就是鄉下人說的「咪一回兒眼」）。不料茅屋右邊發出一種聲音，樹葉亦跟着發響，好像有人摸摸擦擦的臨近了。我於是看見一縷褐黃色的大鬍子，接着發現了一個人頭，又看見領帶及斜紋玫瑰色布的汗衫，在門角高處擺動。進來的人，咪縫着老眼睛，用一種奇怪的神氣注視着，我暗想在小說裡見過，白種人在北美旅行，因胃味的自恃力過強，在夜間失於巡察，每受到野人的襲擊滋擾，我今日莫非亦遇見如同小說中述說的北美野人了麼？我真嚇得面色慘白，我又沒有兵器。我就招呼妹妹，在我站起身的時候，那人的兩臂開了屏門，在進來的時候，他雖折腰，高度仍與人等，看來好像兩個人一樣。

「啊！天主救我」妹妹驚醒了狂呼着說。

她於是用手將眼遮住，不敢再看。我爲了安慰妹妹，只得用一種外交官式的語詞，來解剖此事，我就向來人說：「您來拜會我們來麼？」

對對，我的小朋友，我正是來拜訪鄰居來啦，那大褐黃鬍子回答說。我，今天散步稍遠，超過素常的境界，以致失迷到此地，你們捕鳥的經過，我全都聽見了，現在我仍願意看看，你們怎麼樣吹笛獵鳥可以麼？」

起初我們看見大鬍子的時候，真有點害怕，可是漸漸的，心就平穩點啦。看來人的神氣，有十足的獵人打扮，穿着綠玻璃瓶色的獵衣，皮裏腿，胸前露着赤金表鍊，手中提着短柄馬鞭，滿面春風的向我們笑個不住，他的鬍子，方才我想它是褐黃色，確有大半的白了，並且梳得光亮極了。從他的打扮看來，我很疑惑他是守林的委員，前來拘捕我們的。不然的話，爲什麼他來打擾我們捕鳥呢？我於是陡轉話鋒，向他說：「嗚，先生，我們是捕鳥，當作遊戲的，不過我們並沒有捕着一隻，如果已捕着一隻的話，我一定供獻給您老。」這些話不過是賄賂他的一個引子，爲的怕他拉下臉來，難爲我們。

大鬍子一聽這話就張嘴大笑起來了。他說：

「——我來教給你們怎樣用笛捕鳥來了，我的小朋友；你大概猜不透罷！好啦，你們從草房裏出來罷，這房實在是太狹小了，我真進不去啊，來，我們全藏在胡桃樹底下，可有一節，你們再不要看見我就害怪怕啦——。」

——嗚，現在不害怕了，先生！」

話雖如此說，但我還是這樣想着，想不到這個人亦喜歡兒童的遊戲！起初我們不該見到一個將要教給兒童捕鳥法子的人就害起怕來，再說他又不是田野的警察，又不是守林的委員，他見着我們就樂，他還有一條赤金表鍊！再看妹妹的臉兒，亦恢復原來的玫瑰色了。

當大鬍子立起身來的時候，我看見他的身體實在是高大，他的面目還透着可親的氣色。他一回手的當兒，露出來一個鈕扣，這鈕是銀質的，上頭還有伯爵爵位的寶星。他將我們領到小樹層後面，他讓我們跪下，他自己亦跪下了，還將腰撲下去，後來，吹起草笛，他吹的聲音與我們吹的真有點兩樣，從頭幾聲草笛吹罷以後，小麻雀就很驚怕的向遠處飛去了，白鴿亦飛向前來，烏鴉叫聲不止，似給笛聲的回答，四方的雀類的鳴聲，湊成一個詢問式的問辭：「這裡是什麼？」還有一對好誇口的白畫眉亦湊熱鬧似的亂叫，就像是說：「可以到這裏來！可以到這裏來！」不過畫眉飛向前來時，用着十二分的小心，一次一次的二尺多遠的試着飛，每飛到一株橡樹時，它落在最高的枝上，爪兒是顫動的。有一隻鳥毫不疑惑，一直飛向前來，這是一隻很稀奇的鳥，它的羽毛讓人看見可憐，它好像受了可悲痛的笛聲的迷惑，它就從樹上下來，目光灰暗，顯出發愁的樣子，兩隻翅膀向下垂着，由桐樹枝到把里屋樹枝，像走樓梯一樣，最後到核桃樹上，它就上了黏杆，它立刻又想飛去。不過他的爪已被黏着，不久兩翅亦被黏着，我們就歡聲雷動的喊着「萬歲」！那小鳥與那黏杆強作掙扎，不過不久就倒在地上的蒼苔裏了。

我用帽子將它扣住，於是如同凱旋一樣的快樂，我把小鳥交給大鬍子，他仍在核桃樹下跪着呢。瞧呀！他是多麼有趣的人啊，我這朋友他曾捕

鳥！他不住的撫摸着他的鬍子，用他那藍眼珠看着妹妹和我。就是他在玩弄他的小笛時；他還是看着我們，而帶着笑容，好像他對於用黏杆捕鳥是很感興趣的，他將小鳥拿著，把小黏杆去掉，鳥遞給妹妹，但黏杆上黏去不少的灰色羽毛。大鬍子向妹妹說：「小姐，你真有像美女神似的幸運的手，你瞧！這是多麼希奇珍貴的鳥；這鳥是個鐵雀；將它裝在籠裏能聽他唱，要用葡萄葉捲起放在爐內一燒，這樣美味能夠進貢，你實在是是一個美女神，你今年幾歲啦，美女神小姐？」

——八歲，先生。

——你是不知道的，小姐們的歲數，總讓人猜不着，她們喜歡的時候，是很可愛的，好比小姐你罷，多讓我們年老人愛你呀，可是我的女兒，她比你大幾歲就沒你大方，不過你不要跟她一樣，是不是？我已經給你們說了這些話了！到底告訴我，小朋友，你們常出來玩麼？你們知道孫百戶的住處麼？那裏的橡樹是永沒有被斬伐過的。

——是，先生，我指着藍色，天角說，不是那兒麼？

——對，我的小朋友，就是那裏，要是你跟着美女神小姐，到散處捕鳥的時候，我擔保你們可以得到一個夢想不到的有趣的行獵。」

大鬍子又問了我們不少別的話，我們就是不回答，他也滿不在乎；他喜歡讓我跟他說話，並逗着我樂，特別好把妹妹哄笑了，他說的聲音又亮，就是一點小事，亦很滑稽，因他在榛樹叢中走着，還不住的放兒童遊戲的小火箭呢。他要離開我們的時候，太陽已經要落了，在穿過樹叢的時候我們看見他的綠色獵衣，在斜陽光下照着，透着金色的光彩，一時不見，一時又見着了。他不住的回頭看我們，一次，二次，三次，他舉起一手爲了表示快要分別了。最後我們還聽見，他在遠處送給我們的，可愛的並帶有嘆息的微笑聲，他又搖手：表示再見了。等到我們一點看不見他的背影，聽不見他的話聲的時候，妹妹將頭搖得像狂風中的樹頭一樣的笑個不住。

「這奇怪不！妹妹說，那先生，亦沒有給我們個約會。」

——實在——沒有。

——他老了，你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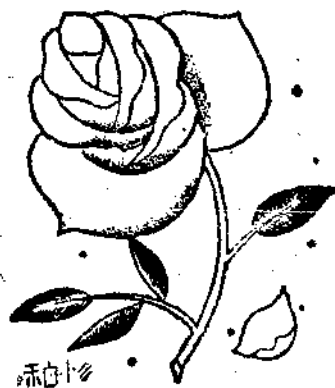
——啊，對對，他鬍子全白了。

——他爲什麼今天來了？」

這個問題，我實在答不上來。

「妹妹又說，那老先生是找我來的，要是父親准許我，有一天我一定去拜望這位孫百戶先生」

（未完）



魯彥的野火

·阿茨·

一九三七年五月

良友公司出版

頁四四六 價九角

通過魯彥作品的是一種感傷的思想和苦悶的情緒，從他第一次發表

柚子就是這樣。他握了那隻筆，始終爲他所理想而奮鬥，在不算多量的產品中，遭受到「平凡」的批評，也同時得到不少熱情的讀者。

他善用一隻粗獷的大筆，來描摹中國農村社會的面影——尤其是注
意於物質工業文明影響下的農村。所以那些商人和小官僚在他筆下都顯
得活潑有力了。而且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發現他所寫的那些人——那些活
在複雜的社會層中，且佔相當多的地位的人。這一點正是作者所成功的
地方。

由這裡不禁使我們想起魯迅來。他和魯彥一樣，兩個人都愛把鄉村
的中產階級的人物攝取到小說裡來。可是在人物的性格上說，就多少有
些差別了。後者寫的是承受了外來的文明，而開口離不了「新名詞」的
人。前者却是純粹古老國家的風度，充滿鄉土氣味的阿Q型。茅盾先生
在他的魯彥論裡也說到這一點：

有一些本色中國人的天經地義的人生觀念，會是強烈的表現在魯迅

的鄉村生活描寫裏的，我們在王魯彥的作品裏就看見已經褪落了。
……他的（魯彥）是成了危疑擾亂的被物質慾支配着的人物。

（小說月報十九卷第一期）

這話指出了魯迅作品的一個特色。由這個特色他更瞻望了一個目
的。

作者原是具有有一種理想的，那理想乃是向往於未來，一個非常熱心
的憧憬。可是它偏偏跟着焦灼而來，過後却又留下失敗的悲哀。雖然作
者在運用筆墨上有很多浪費，然而他的理想却始終貫穿在作品之內，不
該說他是沒有中心思想的。這一方面又如同寫「愛情的三部曲」的巴金
先生。巴金是以熱情來寫高尚的憧憬，人物是知識階級，其結局也常是
空虛的失敗。他們二人有細微的不同，而那種奮鬥的精神倒是一樣的。

這不過是普遍的論述。新近我們讀到魯彥寫成的野火，在這個長篇
裏可以證實上面說過的一些話。同時該明白寫作長篇小說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這一部二十多萬字的小說實在不如他寫的柚子，黃金，屋頂下
，雀鼠集，河邊等短篇集來得好。

二

爲中國文藝界找個總括的活動攝影，應當先提取它的時代背景，方不致以「差不多」的體裁，責備作者不求上進；方能理解作品的真意義。

魯彥既擅長於寫中國農村社會，我們先該看一看農村的一般實際狀況。在國內說，農村經濟正鬧恐慌；尤其是邊鄉僻壤遼闊的地方，不但生產不足於自身的消費，且常有水旱的災荒，官吏更哪能安心治安？所以農村中常有的是驚恐的現象。許多農民擔心着匪患和一切災害，生活中便起了滿面的波浪。

野火正是這樣時代裡的一幅鏡子。

作者用對照的方法，把這書中的故事分配在兩個性格相反的弟兄（葛生和華生）身上；另外還有一些在思想上矛盾的人，像阿浩叔，阿品哥和阿波、明生等。還有的是地位的衝突，傅青山和阿如老板與一般農民。在這許多對立中，找出矛盾與悲哀，就發展了整個的故事。這些人物是常常能見到的，其中關係也很明顯，有一點知識的人會明白這個故事怎樣發展，怎樣結局的。

作者既取來太甲山中心傅家橋的兩兄弟做主人公，且先看對他們性格的描述：

葛生哥……他能退步，他能忍耐，所以他這一家才能安靜地過着日子。傅家橋人叫他做「彌陀佛」粗看起來彷彿稱讚他和氣老實，

骨子裡却是在譏笑他沒有一點用處，連三歲的小孩子也看他不起。

然而他並不生氣，他實在覺得他自己這樣做人是很好的。做人在他看來是應該吃虧的，而他不過是吃一點小虧，欺侮他的人怨恨他的人可沒有。他相信這是命運，他生下來就有這樣的性格。（頁八

八）

但是華生……他是有着一個怎樣執拗，怎樣倔強的性格。他什麼事情都不能忍耐，不肯屈服，他太直爽，太坦白，太粗暴，太會生氣，而他又年紀輕，沒有經驗，不曉得利害。（頁八一）

這兩個不同的弟兄，接觸的人物不同，所處環境亦異了。所以他們之間常有小的衝突。葛生是一個要好的人，人家可以任意使喚他，他都樂意去。在官吏面前當然又是依聲附和。所謂「彌陀佛」的稱號，真是一個刻毒的諷刺了。他實是一個頂頂可憐的老實人。另一方面，做弟弟的華生就特別顯得有膽量有作爲了。他對人述說恐怖和苦痛，不惜打毀阿如老板的豐泰米店，爲大家的利益掘井，以致得到很多農民的愛戴。可是他這種精神，終於在領着一些人反對魚肉農民，強征暴斂的校長和老板時，得到不堪設想的命運。這事件構成整個故事的骨幹，其他一切都是加重它暴發的原因的。

軋米船爲華生軋米，一陣旋風把煙灰和細糠捲進了阿如老板的米店，他生了氣，就提着竹槓出來罵華生。華生忍不住打掉他的竹槓，追了他去。阿如由店門裡擡出一個大秤鏟來，並沒打中華生。華生却將米店

砸毀了。這件事情鬧到鄉長傅青山處，華生的哥早答應放鞭炮燒高香道謝了事。可是在華生看來這件事實是一個大大的恥辱，即是一般人民也是抱不平的。阿如老板辦得太不對，只增加農民增恨的情緒。同時鄉長又硬派捐稅任意征收。最後阿如竟因地租事打死阿曼叔。這氣憤再也忍受不住，只有拿鐮刀去祠堂分辦了。這樣開始了農村裡的一幕混亂劇。

其結局呢？作者給我們帶來的是「感傷的思想和苦悶的情緒」，如在開始時所說的那句話。鄉長傅青山用手腕把紛亂解決了。

這是怎樣一幅活生生的圖畫——華生和環繞着他的一些鄉土農民，一切親切熟悉的景色與情調。

二

但，平行於上面故事的發展，作者又加入了一段愛情的描寫。這種愛戀是一種出自農民真摯和天真的性情的。和知識階級的愛，就像巴金所寫的，不大一樣。前者是最高天性的自然流露，後者便不免近於造作的浪漫行動。因為「造作」，故事往往陷進「英雄與美人」的公式主義，好像成功一個事業，必得先獲到愛情的成功。如同吉訶德先生一出馬就尋找愛人一樣。那真顯得沒有意味了。但是天性的愛，却不是我們反對的。

野火的作者既賦與了華生一個「英雄」的精神，就又給他找來開豆腐房的朱金章的女兒菊香來做「美人」了。實在說來，他們倆人的愛情不過僅僅是情感的一點融洽，並不是爲了事業的前途着想。所以這一點

愛情場面起初還不覺多餘，可是後來却顯得冗長無趣了。

阿如老板的兒子阿珊頗喜歡菊香，朱金章倒也想成就這一門親事。菊香却和華生有着往來的。在華生聽到這消息時，非常氣憤，就和菊香斷絕了關係。在另一方面他接近了另一個比較進步的名叫秋琴的女孩子，而外面便造起他們的謠言來，結果使菊香決心嫁給阿珊了。華生便和她正式絕交。這許多的描寫多半是浪費筆墨且不需要的。就全篇看，作者加強了華生在事業上的向前探討，而不肯陷于「英雄美人」的坑中，是高超的手法。而其實這些描寫反爲全篇減色了。

這裡涉及了長篇小說的剪裁問題。這部份實在處置得過於浪費，慈用了筆墨，把故事目的轉換到另一方面了。

四

雖然這一部小說是作者由他聰敏的觀察和想像下，精功處理的一個好體裁。但仔細講來不得不懷疑作品的真實性。

像秋琴就是一個有很大疑問的人物。作者對於這一個女孩子雖然缺少正面的描寫，可是在鄉村裡出現這樣一個滿口「新名詞」的女子，她在鄉中讀新出版物。她的環境既是那些人物，而她就多少有些疑問了。

另外的如朱金章傅青山和明生阿波等也很少具體的性格的描寫。阿英婆的性格更對我們有太大的隔核，使她難以存在。在偏重故事主人公的描寫外，這裡却是作者對於次要角色的疏忽了。

但，作者顯示給我們一個描寫方法上的特點，那就是樸素和平實。

這話並非有責苛作者，說這種卓特面目、自然樸素的病症，實在也不是正當的話。

在對話上作者有着「歐化」的缺點，因此常使對話不合人物的身份。
·茅盾曾說：

小說與人物的對話，最好的是話的白話，而不是白話文，有人主張對話絕對不得稍有「歐化」的句子，這自然是對的，但我以為假使一個新式青年的對話，那就不妨帶些「歐化」的氣味。因為常說話帶歐化氣青年，現在已經很多，我就遇見過許多。不過假使人物是鄉村老嫗時，最好連通文的列詞如「顯然」等也要避去。（王魯

彥論：小說月報）

「唐絕句抄」前記

耘籽·林樞

紀念我們的八月初和七月末，酷熱的日子，酷熱的心情。我們每天得有一兩點鐘的工夫坐在古樹下讀書，真覺得又感謝又慚愧。用讀書欺騙自己，佔住自己的心思，是一件可悲的事，否則却又要為沈重的悲哀所侵蝕，我們實在過於軟弱了。讀的書是唐絕句選和幾部唐人詩集，並不是預先計畫的，不過借書時隨便携來而已，對慷慨的喜雨齋主人謹在此致謝。

為了暫時忘記現實，讀較古的書好一點，其實我們仍然是以現代人

這也是對魯彥作品而發。所以用來批評野火照樣是很恰當的。由小說裏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寫青年們的對話確過於文雅，而不如那些老輩農民談話的樸實。

作者對生活經驗相當豐富。他自己在「關於我的創作」一文裏說他對人生抱着很大的趣味。分析自己的創作為柚子時期、黃金時期、童年的悲哀時期。且說他到第三期已經近於老年人所取的態度了。那就是說傾向於經驗一切壞的和惡的方面。現在，距離他說話又已經五六年了，而這意見却是值得寶貴的。作者正該擴展他的視域，去體驗多方面的生活，以那樣敏銳的目光，加上樸素的手法，精密的剪裁，他的前途會是充滿光茫的。

的心情讀了的。這就是說，我們並不想研究甚麼，只是隨便看一看，凡可領會的就領會一點，和我們心境相合的就抄錄下來。某一首可抄不可抄也常常商量好久。在幾千首絕句中我們抄得的只有這四十五首，如果不是怪僻，就是領會力過小吧。我們喜歡有靜中深趣的和有淡淡的哀愁的，甚至對新詩也有時如此。現在印成小本子，只是因為願意這些詩常在手邊，免得費力去查，也願意送給朋友看而已。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林樞記。

編者按：本來，我們是打算把「唐絕句抄」裏面的詩，整個在這兒發表的，但臨時因為本刊需要在最近幾天裏趕印一個「聖誕節增刊」，因為時間的關係，不得已，才把所選的絕句詩，抽出來待新年後刊印單行本；我們只有在此請求編者和讀者的原諒了。



· 普式庚作 ·

少校的女兒

〔長篇連載〕

· 介雲譯 ·

【編者按】普式庚這一篇成名的小說，在我國尚無全譯本，現

在介雲女士從原文直接譯出，真令我們感謝，本刊自本期起連載。

這期本排三章，因篇幅增多，趕印不及臨時抽出，下期當儘量刊載

，希望讀者和作者原諒。

一·禁衛軍的軍曹

我的父親安得列依·彼得勒維支·格立聶夫，少年時曾服務在米尼伯爵處。西曆一千七百年做大佐時退職，從此便住在新比耳司科村，和那裡的一個貴族貧女名叫阿夫都其也瓦。喜力也維支的結婚。我們共有九個孩子之多，可是有的弟兄姊妹因此就死在幼年時代了。

因為禁衛軍裏邊的少佐是我們極近的親族，所以在我還沒有生下來時，父親已將我的名子登記在謝滅爾夫克聯隊為軍曹。如果不幸母親生下女兒時，父親必須要到聯隊中聲明這從未到差的軍曹已然死了。

在我求學的時期，曾把他定作軍隊裡面的假期，那時候的教育，不和現在一樣，所以在五歲的時候，便被父親把我交在沙佛生依支獵戶手內，因為沙佛生依支行為正當，不喜飲酒，父親令我以叔伯相待，在他

監護之下，到了十二歲的時候，俄文的程度，已經很可使得，並且更可

以極精確的區別獵犬的性質，在這個時候，父親給我請了一位法國的教

師名保普列的，便是順路把我們由莫斯科所定的全年應用的酒油之類一

同帶來的這位先生。關於這一次保普列的來，極惹起沙佛里支的不快，

他自己曾默然念着，小孩子梳洗得清潔，飲食適宜，何必浪費金錢，由

外邊僱人，真好像自己沒有人似的，保普列在本國的時候是一個理髮匠

，以後在普魯士充過士兵，他的性情却和靄可親，但是非常輕浮放蕩，

他的最大的缺點是動於女性的追逐，時常爲了自己的輕浮而尋了侮辱，

以致正日的痛苦，引起了他所謂「酒瓶子與我未曾有過仇隙」，俄語所

謂願意狂飲，然而我們飲酒，只許在午餐的時候，並且還祇是一小杯，

因此也送先生一小杯酒，如此他也漸漸的習慣了，並且還說他們本國飲

酒是與他無益的。雖然按所定合同保普列先生應授予以法文、德文及各

類科學，但是他認爲應當在極短期間內同我多談俄語，以後個人作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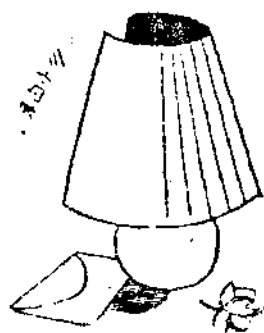
的工作，然而彼此相處得心，別的先生我是再不願換的了，可是終於被

命運支配離散了，知道是爲了什麼胖而且麻的漿洗婦拍拉斯卡和一个歪

身子的放牛婦人阿古力克一同跑到母親面前，跪在膝下哭訴他們無經驗的受騙，控訴法國人對他們的侮辱，母親不願將這種無辜的嘲弄置若罔聞，乃轉告父親，曾經其極短的思索後，即令速喚惡徒的法國人，他們的回稟是正在給我授課，當時父親就跑到我的屋內，那時保普列躺在床上睡得正濃，我是正在忙於工作，應知我的工作即由莫斯科給我定購的地圖，懸在牆上是一點用這都沒有，好久便垂涎這張紙非但寬而且華麗，已經由她做成一個風箏，所以趁着保普列先生睡覺的時候，乃開始做起。當父親進來的時候，正是把那由菩提樹皮做的尾巴往喜望峰上安拂的時候。父親當時見我正在作地理練習（俏皮語）氣憤之餘竟拉了我的耳朵三次，以後跑到保普列那裏，極無輕重的將他推醒而指臉睡罵，保普列在驚恐中本想掙扎着爬起，然而不聽，原來不幸的法人竟醉若死人「七個不幸一個了」父親提着他的領子一直從床上捧下來推出門外，當日遂逐出院門，這時那沙佛里依維支得到不可形容的快愉，于是我的教育就無形的停頓下來。

在我還沒有成年的時期就是以玩鴿子和農奴們做跑蛙為消遣，這樣到了十六歲的時候，我的境遇變遷了。

（待續）



編輯後記

醞釀已久的「輔仁文苑」第二輯，現在終於和讀者會面了。而我們所以要辦這刊物的原因，以及它的性質和任務，是不能不在這兒向讀者詳細地解釋一下的：

輔仁大學的讀物，對海外有「華僑學誌」，對國內有「輔仁學誌」，但這都是給教授們讀的，給學者們讀的，至於適合輔仁同學課餘的讀物，簡直就沒有一種！於市場上又很少能買到幾種很好的雜誌。在校同學常常覺到缺少課外讀物的痛苦，畢業同學也爲了怀念母校，希望鑑賞鑑賞小弟弟們的成績，藉以知道輔仁目下的情景，常常來信催促我們來辦一個雜誌。學校當局也盼望籌辦一個刊物，使同學們練習寫作的技能，發表研究的心得；並且供給在校同學和畢業同學的閱讀。——這便是要辦「輔仁文苑」的原因了。

「輔仁文苑」是一個純文藝的刊物，它的內容祇限於文藝一項，包括文藝的論文，創作，詩歌，戲劇，批評和翻譯等，至於其他與文學沒有直接關係的作品，以及令人感覺枯燥的論著，是概不收容的。所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作品，我們是絕對擯棄的。

而且，輔仁大學是公教的大學，「輔仁文苑」是輔仁大學的刊物，所以這雖不是一個公教的雜誌，但一切內容至少須與公教精神相吻合。換句話說：就是至少須以不妨礙公教的傳播爲條件。同時文學不僅是表現人生，並且還負着指導人生的重大使命，任何不朽的作品，必定含着永遠不變的真理，所以這刊物積極方面要求每篇作品對人生都有好的影響，最低限度也要不至於發生惡的影響的。

其次要談的，就是「文苑」演變的過程了。「文苑」第一輯是輔仁和燕京的幾個愛好文藝的

朋友所刊的「友誼的純文藝集刊」，但是「輔仁文苑」已經變成輔仁自己的園地了。由學校當局的襄助，師生的捐募，這刊物的基礎是穩固了。以後將每三月刊行一冊。至於現在沿用第二輯期數的理由，是表示「輔仁文苑」與「文苑」有着相當的關係，所以「輔仁文苑」一方面是一個開始，一方面又是一個繼續。

雖然理論上這個刊物的執筆者，應是輔仁的師生，閱讀者又應是輔仁的同學，但實際上，同道的朋友如願意賜給我們大作，或是希望讀一讀這個純文藝的刊物，我們是熱烈歡迎的。更進一步，我們尤其懇切地望富有經驗的作者，時常批評，指導，迅速地把這個幼稚的「輔仁文苑」扶植起來，使它的壽命永遠能延長下去。

二

本期文字在九月開學時已經集齊，本想十月出版；但因爲臨時各方面接洽的事情太多，以致耽擱到十月初才能付印。對於老早就給了我們文章的朋友，是覺得十分抱歉的。

這期的封面，蒙沈院長題字，我們非常感激。論文承孫備承，楊丙辰，李舜野，朱肇洛諸先生賜稿，又承燕大經濟學系教授袁問樸先生爲本刊撰稿，一並在此致謝。

此外，在創作方面，特約文藝界的朋友們幫忙，給了我們很多難得的作品，他們的熱誠扶助這一個文藝刊物，也是使我們衷心感激的。

三

這期統共收到文章有二十萬字，到排印時因爲超過預算的經費太多，不能不減少一些篇幅，所以抽出幾篇文章，留待下次刊登。同時，本想還加印四頁米色道林紙的插圖，也因爲製版和印刷費太多而取消。還有，王善甫先生爲繪精美的封面，也因此而不能製版，我們一方面感激，一方面抱歉。至於那些插圖以後將陸續刊出。計有袁姝貞女士的「沉思」（西畫），劉光華先生的攝影，王青芳，孫明三先生的木刻等。文字方面留待下期刊登的有齊佩瑛先生的「王若虛的讀經」，孫羽先生的「山海城」，百樂先生的「夜書集序」，吳興華先生譯的「危機」。

還有，第一期預告的「老殘遊記未刊稿」，因稿存南方，郵寄未便，一時不能刊出，以後本刊出版叢書時，當單冊發行。

四

這刊物並非營業性質，本應師生每人都贈送一冊，但因經費捐募無多，而且時下紙張昂貴，所以不得不向同學稍取一點代價，所謂定價三角者，倒不如說向同學捐款三角爲合宜呢！至於曾經給了我們經濟的或人力的援助的商家或雜誌社，我們只有將來替他們登一點廣告，聊表謝意罷了。



文苑 第一輯 目錄

論 文

悼錢玄同先生……………趙蔭棠
關於老殘遊記……………紳
一個外國人對於老殘遊記的印象……………謝迪克
自殺——創作……………蕭人

散 文

嚴冬夜輯……………林榕
慕誌銘……………秦佩珩
遠處的青山……………方衡
別……………林圭

「戰爭與和平」導言

英A. Maude作
李舜野譯

德國木刻之過去與現在

德·藍特夫作
楊丙辰譯

詩 歌

詩自選……………吳興華
笑……………張隼

小 說

珂羅佐女神……………張秀亞
瓜蔓鈔……………王戟
吳先生……………張真
歐娜利納太太的故事（法·巴贊作）……………白啓蓮譯

書 評

論雷雨裏的八個人物（戲劇評）……………試工
一幅大家庭的畫圖（小說評）……………阿茨
「里門拾記」（短篇評）……………亞藍
讀「窩狄浦斯王」（翻譯評）……………默丁
編輯後記……………

版出日五十月四年八十二

行編社苑文仁輔

角三價售册每



● 輔仁文苑 ●

● 第二輯 ●

輔仁文苑

純文藝季刊

■ 第二輯 ■

——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

編輯者：輔仁大學文苑社

出版者：輔仁大學文苑社
西城定阜大街
輔仁大學內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印刷者：沙漢畫報社
北京郵局第
三十號信箱

經售處：輔仁大學號房

每 三 月 出 版 一 次

每 冊 定 價 三 角
(外埠加郵三分)